# 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金桃子译丛

# 惊魂街惊魂记●魔鬼面具 II

[美]R.L.斯坦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 被译为 31 种文字

★ 创吉尼斯世界畅销书之最

全球销量 2.7亿 册

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金桃子译丛

A SHOCKER ON SHOCK STREET • THE HAUNTED MASK II



# 惊魂街惊魂记

# 魔鬼面具 II



[美] R.L.斯坦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1995 by Parachute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 555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2, USA.

GOOSEBUMPS,"鸡皮疙瘩" and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Scholastic, Inc.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2 Golden Peach Publishing LLC, CA, USA.

原作版权为Scholastic所有。中文简体版权2002年经Scholastic授权于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

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
Golden Peach Publishing LLC
1223 Wilshire Blvd. #1510, Santa Monica, CA 90403-5400
电　话：310-454-2648
传　真：509-694-6872
E-mail：goldenpeach@adelphia.net

接力出版社
JieLi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　编：530022
电　话：0771-5866644
传　真：0771-5850435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魂街惊魂记：魔鬼面具Ⅱ／（美）R.L.斯坦著；索娃，尼娜，朱蒂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4.3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17）
书名原文：A Shocker on Shock Street · The Haunted Mask Ⅱ
ISBN 7-80679-422-0

Ⅰ.①惊…②魔…　Ⅱ.①R…②索…③尼…④朱…　Ⅲ.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9751号

责任校对：蒋强富
责任监印：刘　签
出 版 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　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　编：530022
电　话：0771-5863339（发行部）
传　真：0771-5863291（发行部）

印　刷：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165千字　　印张：9.5
版　次：200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7月第2次印刷
印　数：80 001—100 000册
定　价：16.00元
桂图登字：20-2004-01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封底均贴有美国金桃子出版公司防伪标贴，环衬和扉页为接力出版社特制防伪用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字样。凡无防伪标贴及特制防伪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与原版权持有者将予以追究。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 致中国读者

读者们，请小心……

我是R.L.斯坦，欢迎到“鸡皮疙瘩”的可怕世界里来。

你是否曾在深夜里听到过奇怪的嗥叫？你是否曾在黑暗中听到脚步声——却根本看不到人？你是否见过神秘可怖的阴影，幽幽暗处有眼睛在窥视着你，或者身后有声音叫你的名字？

如果是这样，你应该了解那种奇特的发麻的感觉——那种给你一身鸡皮疙瘩、被吓呆的感觉。

在这些书里，幽灵在阁楼上窃窃低语；胆战心惊的孩子忽而隐形；稻草人活了，在田野里走来走去；木偶和布娃娃也有生命，到处吓人。

一切都不是看上去的样子。下一个拐弯处，永远有一个——或更多意外的事情等待着你。

当然，这些都是磨砺心理的好玩的吓人事。我

希望你们感到害怕，同时也希望你们大笑。这都是想像出来的故事。当然，最可怕的地方在你们自己心里。

过个害怕的一天吧。



# 序 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　**浦漫汀**

几年前，我到美国的一个小镇做业务考察，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就是从这位老朋友的上初中的孙子和上小学的孙女的书架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排成长长一列的少儿系列丛书“鸡皮疙瘩”，仅粗略地翻阅一遍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周六的早晨，这两个爱睡懒觉的孩子一反常态地早早爬起来，一起闹着要去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参加“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作者R. L. 斯坦与读者的见面会。我非常理解两个小家伙的热情，决定跟着他们去看看。不料，一出门我们的车就被堵在路上，前面的车一辆接一辆，水泄不通，前方路口还有几个警察在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我们原以为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一问才知道，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是去图书馆参加见面会的。结果，本来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一套丛书和它的作者能够得到小读者们如此诚挚狂热的爱戴，一个见面会就能造成交通堵塞，以致惊动了警察，这番景象着实激发了我进一步了解、研究R. L. 斯坦及其代表作“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浓厚兴趣。

# 一

的确，“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和“哈利·波特”像两道雨过天晴的亮丽彩虹出现在西方儿童出版的地平线上，给沉寂低迷的出版市场带来了催春的生机。特别是“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从一九九二年它的第一本书面世，到二〇〇〇年“哈利·波特”出名前的近十年的时间里，它完全是以一枝之秀，独自撑起了美国儿童图书市场的一片繁荣。

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问世不久的一九九二年，该丛书即打入了全美儿童畅销书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一举拿下了一九九四年全美儿童畅销书榜前十名中的八本，稳固建立了执西方儿童系列图书之牛耳的地位。一九九五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一经播放即刻轰动全美，打破北美所有儿童剧的纪录，一跃成为最受欢迎、收视率最高的儿童电视片。此后，影视与纸介出版物良性互动，势如破竹。一九九九年“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以二十七种文字版本出版，全球销售近两亿二千万册的傲人成绩，被吉尼斯世界大全评为历史上销售量最大的儿童系列图书，作者 R. L. 斯坦亦被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

这一系列令人羡慕的成绩单，无疑代表了空前的经济效益和商业成功。然而，让人们更为兴奋和欣慰的是“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所创造的空前的社会效益：它重新点燃了美国孩子的阅读兴趣，使他们又重新爱上了书本，就连平时不爱读书甚至讨厌读书的为数不鲜的男孩子们也深受其吸引。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读者中，男女生比例基本相等（一般图书女生读者数量远远超过男生）。一位小读者的母亲怀着无限感激写信给 R. L. 斯坦：“我的儿子以前从来不碰

书本。自从有了‘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以后，他每个星期都要拽我到书店，惟恐落掉任何一本。”另一位母亲兴奋地告诉R. L. 斯坦：有一次，她竟然发现自己从来不读书的儿子半夜三点钟，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在老师们写给出版社的信中，这种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告诉编辑：现在，几乎每个适龄学生的书包里，都有几本“鸡皮疙瘩系列丛书”。那些平时一下课只知道打打闹闹，从不消停的男孩子们在课间换教室的路上，竟然还在翻阅着手中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

这在信息爆炸、传统的纸介出版受到严重挑战，孩子们面临着网络、电子游戏、电视、多媒体及丰富多彩的课外娱乐生活等种种诱惑和选择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科技最为发达，诱惑和选择幅度最大的美国，“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能够深深吸引住小读者，并且久盛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讨的奇迹。

## 二

由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R. L. 斯坦欲罢不能，几乎是月月有新作，本本风靡市场。“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到一百三十七本。其中包括“鸡皮疙瘩原始系列”六十二本、“鸡皮疙瘩二〇〇〇系列”二十五本、“给你自己一身鸡皮疙瘩系列”四十二本、“给你自己一身鸡皮疙瘩特别系列”八本。在问及“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成功的秘诀时，R. L. 斯坦如是解释：“和成年人一样，甚至更甚，儿童普遍喜欢历险、悬念、刺激和一定程度上的惊恐。与成年人不同的是，儿童更富想像力和幻想。而且他们的幻想世界往往与现实世界相互交错，互为补充。”以当今高科技为后盾，以生动逼真的感官刺

激为手段的视听媒介，又极大地丰富了当今儿童的想像力和娱乐生活，同时也不断改变和提高着他们对于平面纸介读物的要求。今天的少儿读物要想能够抓住今天的少儿读者，就必须跟得上他们不断变化的阅读习惯，符合他们的阅读特点，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对他们有足够的吸引力。

R. L. 斯坦特别形象地用“过山车游戏”的原理来比喻自己的创作，而这一创作风格也为在小读者中深受欢迎的“安全惊险幻想小说”奠定了基础。他以超自然界和超现实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加之以异常的节奏变换，使孩子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能够充分满足对刺激及幻想近乎生理需求的渴望。“过山车”随着设计手段和材料科学的发展，以及声光特殊效果的引入，不断地突破着人们体会惊险的极限。然而，“过山车”毕竟是人为的游戏。虽然坐在上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险象环生与入骨三分的恐怖，甚至坐过很久之后还会谈之变色、心有余悸，但人们都知道到头来总会有惊无险，安全着陆。正是这种“安全惊险”的经历，让“过山车”游戏花样翻新，让人们屡试不厌。“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正是利用了小读者的这一心理，将“安全惊险幻想小说”推向了极致。为了让读者真正体验“过山车”那种身临其境的历险经历，R. L. 斯坦在创作方法上进行了有益和成功的探索。

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里，人们会发现传统儿童幻想文学里严格分隔现实世界与超现实空间和想像世界的分界完全消失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世界的天衣无缝的合而为一。作者没有借助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时空距离，比如特定的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空间来增加效果，他写的就是读者熟悉的环境与身边的人物，家庭、商店、学校、游乐园……小主人公们上学、写作业、玩游戏机、打球、郊游、受表扬、挨训、友爱、吵架、哭哭笑笑……就像邻家男孩和女孩，就像小读者

自己。就是这些平平凡凡的现实人物、精心描绘的细节真实，使小读者犹如身临其境，自然而然地与主人公息息相通、打成一片，身不由己地与主人公一起冒险，感同身受，一起惊叫，一起战栗，也一起弄上一身“鸡皮疙瘩”……

R. L. 斯坦谙熟传统儿童幻想文学之真髓，幻想文学中的各种传统的艺术形象，妖、魔、巫、神、幽灵、怪物、怪兽等等，都能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现实世界里找到它们的身影。传统幻想文学中各种表现手法，变形、分身、宝物、咒语等等，也都曾在小主人公的恐怖经历中大显神通。但是，R. L. 斯坦更深知现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的知识、想像力以及对幻想、惊险小说的更高需求，所以，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中，他将传统幻想与科学幻想紧密结合起来，将幻想、惊险、科幻相融相交，不但加强了作品的现代感与惊险效果，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像《远离地下室》《钢琴杀手》《死亡之屋》等等，都将小读者引向了对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对人与自然的冲突、人类异化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情节结构上的出色设计，是 R. L. 斯坦为小读者建造的这辆“过山车”的一大特色，也是小读者对“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爱不释手的一大原因。无论打开其中的哪一本书，都会像坐上了真正的“过山车”，情节都起伏跌宕，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R. L. 斯坦是个悬念大师，他在作品中糅入了电视连续剧的手法，每一章的结尾都悬念横生，挑动得读者提心吊胆，急奔下文，无法掩卷；即便大团圆的结局到来，皆大欢喜之时，也会突然异峰突起，给人以出乎意料之笔，随后戛然而止，给小读者留下无尽的猜测与遐思。R. L. 斯坦非常注意调动小读者的积极性与参与感。这种努力，在情节发展、故事结局由小读者选择、作品与读者充分互动的“给

你自己一身鸡皮疙瘩系列”中显得更为突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是读者，而且也像小主人公一样，是惊心动魄的活动、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也像作者一样，是充分发挥想像的创作者。这对于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培养孩子们的想像力、创造性，以及增强遭遇惊险时的应变能力，都有很大的探索性意义。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在创作手法上，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R. L. 斯坦放弃了传统经典幻想文学巨著，如《戒指王》《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和今天的“哈利·波特”等，通常采用的主要角色和故事背景贯穿始终、一成不变的传统手法。很显然，从写作角度，特别是从多卷本文学作品的角度，描写特定的时空环境里的特定的人物，比不断创造新的人物、变换新的环境，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作品中主要角色的重复出现，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典型形象就会在读者的印象中逐步加深，并且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可是，R. L. 斯坦却自讨苦吃地选择了全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每一本均从人物到背景都完全不同，又都各有一个独立故事的写法。我们都知道，一部成功的短篇比长篇巨著更容不得任何败笔。它好比一个无情的放大镜会将所有瑕疵成倍放大。然而，对于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充满多元选择的社会里的孩子来说，高潮迭起、“精致的快餐”式的短篇，可能更适合他们精力难能持久集中和时间零碎的特点。如同安徒生和格林等大师的童话作品一样，作者通过这套由一百三十七本各自完全独立的作品和数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组成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为小读者们安上了幻想之翼，创造了一个任凭孩子们的想像力自由翱翔的色彩斑斓的奇妙世界。

小读者对“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如醉如痴的着迷程度以及整套丛书持久不衰的空前成功，充分证明了 R. L. 斯坦的选择

是正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以及它所代表的“安全惊险幻想小说”近十年在全球范围的轰动，为后来的“哈利·波特”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读者基础。

## 三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自出版以来，也受到了老师、家长、儿童教育工作者、儿童文学工作者的肯定和欢迎。而这对于以“惊险”为主题的儿童作品来说是不多见的。这与R.L.斯坦所忠贞不渝地信守的创作原则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所有故事里的男女小主角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这是因为，在R.L.斯坦创作“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好十二岁。他开始是为自己的孩子编故事、讲故事，由于孩子听不够，便一发而不可收。身为一个少儿出版社编辑的R.L.斯坦自然也想到了别人的孩子，千千万万的小读者，所以就一本本写了下去，这才有了今天的以三十一种文字传遍全球，并登上吉尼斯世界大全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作为一个父亲、一位关爱广大儿童的作家，他千方百计保护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及其同龄的小读者们，使其纯洁的心灵不受到社会阴暗面的污染和伤害。他在创作中始终严格信守的一条原则就是：“绝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性、毒品、离婚、虐待儿童等现实生活中龌龊和令人沮丧的题材。”R.L.斯坦一贯坚持，自己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孩子们提供娱乐，借助一个个超越现实的科幻、神话、传说和鬼怪世界，创造一个个挑战孩子们想像力极限的情境和经历。他认为，真正的恐怖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痼疾，而它们恰恰是孩子们不该过早接触和经受的伤痛。

正是作者的上述创作原则和“安全惊险幻想”手法，使得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能够超越国籍、文化、种族的差别，受到了全世界孩子与成人普遍的认同和欢迎。古今中外的幻想文学，无论是中国的志怪小说、鬼狐作品，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还是西方不朽的童话和寓言故事，无一不是通过“异类”的眼睛和奇幻多姿的“异界”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巨大差别，来更深刻、清晰、客观地审视我们生活的社会，发现和反省人类世界自身的丑陋和卑劣，激发和调动我们内心世界真善美的一面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此。《邻屋幽灵》中的小幽灵奋不顾身地从烈火中抢救朋友的感人形象，她在舍己救人中得到升华的善良灵魂，都会引起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真思考。翻读着《小心许愿》和《魔鬼面具》，读者对于弱者的同情和悲悯之心，都会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互助、友爱、以正抗恶，也是作者在“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中不断倡导的主题。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成功，还来自作者对儿童心理细腻而准确的把握和高超的与儿童沟通的语言能力。R. L. 斯坦创作“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时候，总是先将故事里的情节与人物对话讲给儿子听，以保证自己的比喻、幽默以及“关子”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在特定读者对象中引起共鸣。作者与儿童沟通的能力，还得益于他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多年的编辑经验。美国著名的儿童幽默杂志《香蕉》和《一百零一个愚蠢怪物笑话》《傻瓜巡警》等儿童幽默图书，都是出自 R. L. 斯坦之手。

成功的创作经验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我们相信，“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同样会在中国的小读者中找到知音。国内儿童文学作家、工作者，也一定会从“鸡皮疙瘩系列丛书”的创作经验中得到借鉴与启示，为儿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 序二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作家
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获得者　金　波

人当少年时，智慧大增，却更加渴望心灵历险，愿意体验一下“恐怖”的刺激。那感觉，就有如坐上“过山车”，惊险中“呦呦”的呼叫声不绝于耳，既是恐怖的，又是愉悦的。

现在提供给广大读者的这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当你阅读的时候，就像搭乘一次心灵历险的“过山车”。

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磨砺过程，生活阅历中的挫折、情感体验中的悲喜、精神世界中的追求，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历程。

心理上的“恐怖”也是一种体验，它可以给予我们胆识、睿智、想像力。

这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在美国颇受少年儿童的青睐，甚至让那些不爱读书的孩子，也耽读不倦，爱不释手。因此，一九九九年，这套丛书曾以二十七种文字版本出版，全球销售近两亿二千万册，作者R.L.斯坦被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

是的，阅读“鸡皮疙瘩系列丛书”，与我们通常阅读小说、童话以及科幻故事相比较，颇有异趣。书中斑驳陆离的情境、浩瀚恣肆的想像、直抉心灵的震颤，蔚成奇观，参配天地。

阅读“鸡皮疙瘩系列丛书”，感受心灵探险，好奇心得到充分的满足，获得充分的自由、畅快。在想像的世界中，可以我行我素，或走马古老荒原，邂逅精灵小怪；或穿越沼泽湿地，目睹青磷鬼火；或瞻谒古宅废园，发现千古幽灵，尽情享受一番超越现实、脱俗出尘的惊险和快乐。

这里有冥茫混沌中创造出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故事，虽属怪诞，甚至可怖，虽是对不真实或不存在的事物纯乎幻想与游戏性的艺术再现，但它又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通，就如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让你相信那诸多的神灵鬼怪，其实都是摄取于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

阅读这些故事，随着故事的进展，情感也随之波澜起伏，有壮烈的激情，有缱绻的爱意，也有凄美的伤感。总之，阅读的快感，丰沛而多彩。

阅读这些奇异的故事，经过一场心灵的历险和心理上的恐怖体验，同样会对善与恶、美与丑，或彼或此，有所鉴别，这同样有赖读者的灵性与妙悟。

这些故事，打破现实与虚幻、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富于魔幻和神秘色彩。我们畅游于这个奇幻的世界，感受着与宇宙万物的冲突、和谐，与古今哲思的交流、契合，与人类的心力才智的感悟、沟通。

我们可以和魂灵互致绸缪，可以把怪诞噱之入梦。我们的精神世界丰盛了，视野开阔了，心理也会为之更加强健。

要做一个智者、勇者，就要敢于经历心灵的探险。阅读这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虽然会有坐“过山车”的惊恐，但终将“安全着陆”。那时候，你会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 目录


致中国读者 …… R. L. 斯坦 (1)
序一 ……浦漫汀 (3)
序二 ……金 波 (11)


## 惊魂街惊魂记


第一章 ……(3)
第二章 ……(7)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7)
第七章 ……(34)
第八章 ……(40)
第九章 ……(44)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58)

第十二章……(62)
第十三章……(68)
第十四章……(73)
第十五章……(80)
第十六章……(85)
第十七章……(89)
第十八章……(94)
第十九章……(98)
第二十章……(101)
第二十一章……(104)
第二十二章……(108)
第二十三章……(112)
第二十四章……(114)
第二十五章……(120)
第二十六章……(125)
第二十七章……(127)
第二十八章……(129)

## 魔鬼面具Ⅱ

第一章……(133)
第二章……(140)
第三章……(145)
第四章……(150)
第五章……(158)
第六章……(164)
第七章……(168)
第八章……(173)
第九章……(177)

第十章 ……(184)
第十一章 ……(189)
第十二章 ……(195)
第十三章 ……(198)
第十四章 ……(204)
第十五章 ……(208)
第十六章 ……(212)
第十七章 ……(217)
第十八章 ……(222)
第十九章 ……(226)
第二十章 ……(230)
第二十一章 ……(237)
第二十二章 ……(243)
第二十三章 ……(245)
第二十四章 ……(250)
第二十五章 ……(256)
第二十六章 ……(260)
第二十七章 ……(265)
第二十八章 ……(268)

## “鸡皮疙瘩”预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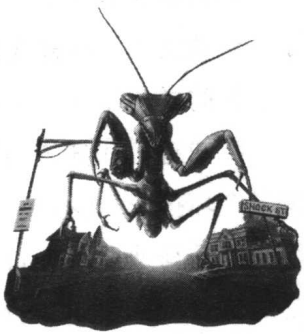
风干骷髅头(精彩片段) ……(273)
草坪矮人精(精彩片段) ……(283)

# 惊魂街惊魂记




翻译：索 娃 尼 娜　校译：尼 娜





# 第一章

“我害怕，爱伦。”我的朋友马迪抓住我的衣袖。

“放手！”我低声说，“你弄疼我了！”

马迪似乎没有听见我说什么。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远处黑暗的地方，依然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马迪，求你了……”我低声说，一边把我的胳膊甩开。我也很害怕，但是我不想承认。

天真黑，比锅底还黑。我使劲眯起眼睛，想要看清楚。一团灰蒙蒙的光在我们前方闪烁。

马迪弓着身子。即使在如此朦胧的光线下，我还是能看见他眼中的恐惧。

他又抓住了我的胳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能听见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尽管我很害怕，但是我脸上还是禁不住浮现出了一丝微笑——我喜欢看马迪惊恐的样子。

他的样子真的让我很满足。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不好，我承认。爱伦·怀特是个坏孩子，真不够朋友。

但是马迪总是夸口说他比我勇敢。一般来说他是对的。他的确是比较勇敢的那个，而我是个胆小鬼。

但是今天可不是这么回事。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看见马迪被吓得战战兢兢、死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时，我感到高兴的原因。

我们前方灰蒙蒙的光线逐渐变得越来越亮了。我听见我俩身旁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在我身后很近的地方，还有人在咳嗽。但是马迪和我都没有转身去看。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

等待着，张望着……

当我眯着眼睛朝灰蒙蒙的光看时，一道栅栏出现在眼前。一道长长的木栅栏，上面的油漆已经退色脱落了。栅栏上有一个手写的标志："危险！禁止入内。说的就是你。"

马迪和我听见一阵抓挠的声音，我俩都倒吸了

一口冷气。那声音开始很轻，接着越变越大，仿佛有一些巨大的爪子在栅栏的另一边使劲抓挠着。

我咽了一口唾沫，口突然觉得很干。我非常想逃，只要转身回头，以最快的速度向后狂奔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能把马迪一个人丢下。再说了，如果我现在逃跑，他会一辈子都跟我没完没了，他会天天嘲笑我。

我只好待在他身边，听着那刺耳的爪子抓挠声逐渐变成捶打声，巨大的撞击声。

难道有人想把栅栏撞破？

我们迅速地沿着栅栏移动，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高大、破旧的栅栏柱在我们眼里逐渐变成一道模糊的灰色。

但是那种声音还是跟着我们。栅栏的另一边还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我们的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我们已经跑到了一条空荡荡的大街上。一条熟悉的大街。

是的，我们曾经来过这里。

雨后的街道上布满一个又一个的水坑。在街灯的照射下，水坑表面反射出灰白惨淡的光芒。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马迪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我俩的嘴都张得很大。

让我们害怕的是，整个栅栏开始摇晃，整条街也开始摇晃起来。雨水坑卷起小浪花，拍打着路牙。

闷雷似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

“马迪！”我战战兢兢地低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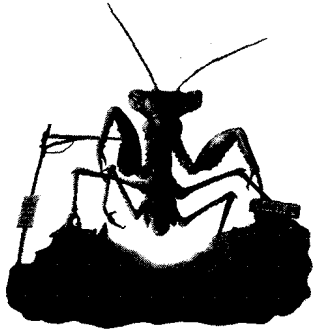
在我还来不及说出其他的话时，整个栅栏倒塌在地上，一头怪兽闯了过来。

那个东西的脑袋像狼——血盆大口上有两排尖尖的白牙，身体则像一只巨大的螃蟹。它对我们挥舞着两只巨大的螯，并张开像猪一样翘着的嘴巴，发出嘶哑的咆哮声。

“不！”马迪和我同时发出恐惧的号叫声。

我们双双跳了起来。

但是我们无路可逃。



# 第二章

我们站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那只狼蟹慢慢向我们爬过来。

“孩子们，请坐下来。”我们身后有一个声音叫道，“我看不见银幕上演什么了。”

“嘘！”另一个人低声说。

马迪和我互相看了看。我猜我俩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至少我觉得自己是。我们一屁股坐回自己的座椅上。

看着那只狼蟹飞快地穿过街道，追赶着一个骑三轮车的小男孩。

“你怎么回事，爱伦？”马迪摇了摇头，低声

说，“这只不过是部电影罢了。你干吗叫得那么大声？”

“你也叫了！”我厉声反驳。

“我是看你叫，我才叫的！”他嘴硬地说。

“嘘！”有人抗议道。我的身体向椅子下方缩了缩。我能听见自己四周传来的各种吃东西的声音。有人在吃爆米花，我身后有人在咳嗽。

银幕上，那只狼蟹伸出巨大的红螯，一把钳住那个骑三轮车的小孩。一剪，两剪。再见，小孩。

电影院里有些人发出笑声，那情景的确有些好笑。

这就是看《惊魂街》系列电影的好处。它们能同时让你尖叫和发笑。

马迪和我放松地靠在椅背上，享受余下的电影情节。我们特别喜欢恐怖电影，而《惊魂街》系列电影是我们的最爱。

电影结束时，警察抓住了那只狼蟹。他们把它放在一个装满沸水的大锅里煮，然后把煮好的狼蟹给全镇的人吃。大家围成一圈坐好，蘸着黄油调料吃。他们都说味道好极了。

这是最好的结局。马迪和我使劲鼓掌、欢呼。马迪像往常一样，把两根手指伸进嘴里，透过牙缝吹起了口哨。

我们刚刚观看的是《惊魂街》第六集，它绝对是整个系列中最好看的一部。

电影院里的灯亮了。我们走到过道，准备从散场的人潮中穿过去。

“特技太棒了！”一个男人对他的同伴说。

“特技？”他的朋友说，“我还以为那全都是真的呢！”

他们都笑起来。

马迪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一下。他觉得把我撞倒很有趣。“这部电影还行！”他说。

我回头对他说：“啊？还行？”

“是呀，它还不够惊险，”他回答，“实际上，这一部有点幼稚。《惊魂街》第五集比这恐怖多了。”

我翻了个白眼：“马迪，你刚才还鬼哭狼嚎的呢，记得吗？你从椅子上跳起来，抓住我的胳膊，还……”

“我是看你吓成那样子，才那么做的。”他不知羞耻地笑着说。真是胡扯！为什么他就从不能承认自己有多害怕呢？

他伸出脚，想把我绊倒。

我向左边闪开，一个趔趄，重重地撞到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上。

“嘿，留神！”她叫道，“你们这对双胞胎小心点！”

“我们不是双胞胎！”马迪和我异口同声地反驳道。

我们不是兄妹，也不是姐弟，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人们总以为马迪和我是双胞胎。

我想我们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十二岁，我们都又矮又胖，我们都有一张圆脸，短短的黑头发和蓝色的眼睛，而且我们都有一只小朝天鼻。

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我们只是朋友！

我向那个女人道了声歉。当我转身走向马迪时，他又伸出脚，想再绊我一次。

我的身体摇晃了一下，但很快就找到了平衡。然后我伸出我的脚，去绊他。

在走过漫长过道的时间里，我们就这样一直互相绊来绊去的。人们都盯着我们看，但是我们不在意，我们笑得很开心。

“你知道这部电影最酷的是什么吗？”我问。

“不知道，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是全世界最先看到这部电影的小孩。”我快乐地叫道。

“对喽！”马迪和我相互击掌欢呼。

我们刚才看到的《惊魂街》第六集是特别首映场。我爸爸在电影圈里工作，是他给我们弄来的票。电影院里其他的人都是成年人，只有马迪和我是小孩。

“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很酷吗？”我问道，“那些怪物，所有的怪物，它们看起来太真实了，根本就不像特技做出来的。”

马迪皱了皱眉，说：“呃，其实我觉得那个电鳗看起来有点假，它看起来不像一条鳗鱼，倒像一条大蚯蚓！”

我笑道：“那为什么当它发出一束电波，把那群十几岁的小孩烧焦的时候，你会从椅子上蹦起来？”

“我没蹦起来，”马迪嘴硬地说，“蹦起来的是你！”

“我才没有呢！是你蹦起来了，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真实了，”我坚持道，“而且那个有毒怪物从原子废料坑里爬出来的时候，我还听见你吓得连气都不敢喘。”

“我只不过是被牛奶糖给卡住了，仅此而已。”

“你害怕了，马迪，因为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

“嘿，要是它们都是真的呢？”马迪大叫道，“如果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技，如果它们都是真的怪兽，那会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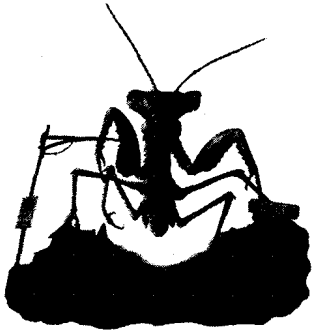
“别傻了。”我说。

我们拐了个弯，进入另一个大厅。

那只狼蟹正站在那儿等我们呢。

我还没来得及尖叫。

它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一声长长的狼嚎，然后用两只巨大的红螯钳住了我的腰。



# 第三章

我张开嘴想要尖叫，结果只发出微弱的吱吱声。

我听见人们的笑声。

大鳌松开我的腰，是塑料鳌。

我看见狼面具背后的两只黑眼睛正盯着我看。我早该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穿着戏服的人罢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站在那里。

我很吃惊，仅此而已。

一道白光，让我不由眨了眨眼。有人给那个家伙照了张相。我看见一个红黄相间的标语贴在墙上："看这部电影，然后玩电脑游戏。"

“如果我吓着你了，对不起。”藏在狼蟹里的男人轻声对我说。

“她很容易被吓着！”马迪向众人宣布。

我狠狠地推了马迪一把，然后我俩赶快跑开。我回头看见那个怪物正在对我挥动它的螯。“我们得上楼看看我爸爸去。”我对马迪说。

“告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行不行？”

他以为自己很风趣。

爸爸的办公室在电影院的楼上，二十九层。我们一蹦一跳地来到大厅尽头的电梯旁，乘上一部电梯上楼。

爸爸的工作很酷。他专门建设主题公园，还设计各种各样的游览车。

爸爸是史前公园的设计者之一。那是个大型主题公园，在那里你可以回到史前的时光。那里有各种好玩的过山车和表演，还有几十只巨大的恐龙机器人在公园里四处游走。

爸爸还设计“梦幻电影摄影厂之旅”。每个来好莱坞的人都会加入这梦幻之旅。

爸爸的创意是，当你穿过一个大幅的电影银幕，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各种电影人物的世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任何电影里的明星！

我知道自己听起来像在吹嘘，但是爸爸真的很

聪明，他是一个天才工程师！我想他是全世界一流的机器人专家。他能制造出可以完成任何任务的机器人！而且他把这些机器人运用到所有他设计过的公园和摄影厂里。

马迪和我在二十九层下了电梯。我们对前台的那个女士挥了挥手，然后飞快地走到大厅尽头爸爸的办公室里。

这里更像间游乐室，而不像办公室。屋子很大，非常大，真的。里面堆满了玩具，有绒毛卡通娃娃、电动机器人和怪兽的模型。

马迪和我特别喜欢在这间办公室里转悠，欣赏所有有趣的东西。爸爸在墙上挂了十几幅不同电影的漂亮海报。他还在长桌上摆放了一个筋斗云的模型，那是他设计的一款过山车。模型上面有一些微型车，真的可以在轨道上滑动。

他还有很多在《惊魂街》里出现过的酷玩意儿。比如《惊魂街上的噩梦》里狼女孩戴过的绒毛爪子。他把那东西放在窗台上的玻璃盒子里。

他有一堆电车、小火车、飞机和火箭的模型，甚至还有一个银色的塑料软式小型飞船模型。那东西是无线控制的，他可以让它在办公室里飞来飞去。

这个地方真棒！我总是把爸爸的办公室当成世

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但是今天，当马迪和我走进去时，爸爸看起来非常不开心。他站在办公桌旁，弓着身子在接电话。他的头很低，眼睛看着下方。当他喋喋不休地说话时，一只手按着自己的额头。

我跟爸爸长得一点也不像。我又矮又胖，他又高又瘦，而且他的头发是金色的，尽管头上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他快秃顶了。

他的皮肤很容易变红。在他讲话的时候，脸颊一般都红扑扑的。他还戴一副又大又厚的黑边眼镜，把他的深色眼睛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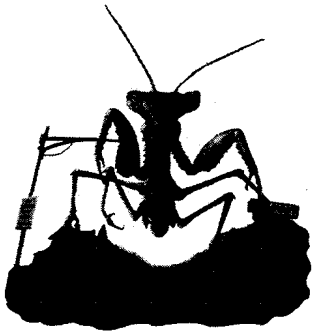
马迪和我在门口停了下来。我想爸爸没看见我们，他的眼光向下盯着桌子。他把自己的领带取了下来，衬衣的领口也没扣上。

他继续对着电话嘀咕了一会儿。马迪和我溜进了办公室。

最后，爸爸放下电话，抬起眼睛看到我们。“哦，你们好呀，两个小家伙。”他轻轻地说。他的脸颊变成亮粉红色。

“爸，怎么了？”我问。

他叹了口气，然后取下眼镜，揉了揉自己的鼻梁：“我有个坏消息，爱伦，非常坏的消息。”



# 第四章

“爸，怎么了？什么事？”我叫道。

接着我看见他脸上慢慢展现出一丝笑意。他的脸颊红彤彤的。“又上当了。你每次都相信这种小把戏。”

“爸！”我发出愤怒的喊叫声，然后冲到办公桌旁，双手掐住他的脖子，假装要把他掐死。

我们双双跌倒在地上，放声大笑。马迪还站在门口，使劲摇头。“怀特先生，太没劲了。”他嘀咕着。

爸爸费力地把眼镜戴上。“不好意思，你们这些小家伙太容易被唬住了。我总禁不住想试一

试。”他微笑着对我说，“实际上，我有好消息。”

“好消息？这是不是另一个玩笑呀？”我怀疑地问道。

他摇了摇头，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样东西：“瞧，小家伙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把那东西放在掌心里。

马迪和我走近去瞧。那是一辆白色的塑料四轮小车。“是某种火车车厢吗？”我猜想道。

“是一辆电车。”爸爸解释说，“看见没有？人们坐在里面的长板凳上。再看这儿，它是马达启动的。”他用手指了指模型的前端，告诉我们引擎在哪儿，“不过你们知道这种电车将被用在哪里吗？”

“爸，我们投降，直接告诉我们得了。”我不耐烦地说，“别再让我们猜了。”

“好吧，好吧。”他的脸颊又变红了，他的笑容也更明显了，“这是惊魂街摄影厂将要使用的电车模型。”

我嘴巴张得大大的。“你的意思是说，摄影厂终于要开放了吗？”我知道爸爸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项目工作。

爸爸点点头：“是的。我们终于要对公众开放

了。但是在我们开放以前，我想让你俩去测试一下。”

“啊，真的吗？你真的要这么做吗？”我尖叫起来。我太兴奋了，觉得自己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我回头看马迪。他正在上蹿下跳，双手在空中挥舞：“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整个观光旅程都是我设计的，”爸爸说，“所以我想让你俩成为全世界第一批参加的小孩。我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看你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马迪继续在空中跳跃。我想我得拿条绳子绑在他腰间，然后牢牢抓住，以防他飘走！

“爸，《惊魂街》电影是最棒的！”我喊道，“这太好了！”接着我补充道，“这个观光旅程很恐怖吗？”

爸爸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但愿如此。”他回答，“我尽我所能地让它变得更恐怖和真实些。你们将坐在电车上，完成整个摄影厂的观光。你们将看见所有恐怖电影中的角色。然后电车会带你们慢慢地游览惊魂街。”

“真正的惊魂街？”马迪叫道，“真的吗？能坐车游览真正的那条他们拍电影用的街道？”

爸爸点点头："是的，真正的惊魂街。"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马迪又开始在空中挥动他的拳头，像个疯子一样开始喊叫。

"太棒了！"我喊着，"简直棒极了！"我跟马迪一样兴奋。

马迪突然停止了蹦蹦跳跳，他的表情变得很严肃。"也许爱伦不应该去，"他对爸爸说，"她会惊吓过度的。"

"啊？"我喊道。

"她在电影首映式上就惊吓过度了，我不得不抓住她的手呢。"马迪对爸爸说。

这个撒谎精！

"胡说八道！"我生气地大喊，"如果有人是胆小鬼，那一定是你，马迪！"

爸爸举起双手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安静下来，孩子们，"他轻声说，"不许吵架。你们必须要齐心协力。要知道，明天你俩将会是整个旅途中仅有的游客。仅有的哟！"

"太好了！"马迪高兴地欢呼，"太好了！太好了！"

"哇！好极了！"我叫道，"绝对棒极了。这将是最好玩的一程！"然后我有了一个主意，"妈妈也能参加吗？我打赌她一定会很喜欢的。"

“再说一遍？”爸爸透过眼镜眯眼看着我，他的整张脸变得又亮又红，“你刚才说什么？”

“我问妈妈是不是也能参加。”我重复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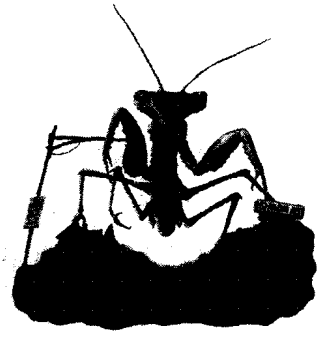
爸爸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研究我。“你没什么问题吧，爱伦？”他终于开口问道。

“我很好。”我怯声怯气地回答。

我突然觉得很疑惑和不安。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妈妈有什么不妥吗？

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盯着我看呢？



# 第五章

爸爸把车停在大门边，警卫抬头看了看我们。他对爸爸热情地笑了笑，然后按了一个按钮，大门就开了。爸爸把车开进摄影厂边上的白色停车场里，停在靠近入口的第一个空位上。停车场大极了，都看不到边儿似的。不过我只看见三四辆车停在里面。

“我们下礼拜开张以后，这个停车场就该满满的了！”爸爸说，“到时候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的。我希望是这样的。”

“那今天就是专给我们开的！”马迪兴奋地大叫着，从车里跳出来。

“咱们可真幸运！”我也说。

几分钟后，我们站在主楼外的站台上，面对着一条大街，等着电车来接我们。这条街一路下去，会经过好几个摄影棚。

爸爸指着两栋像飞机库那么大的楼，给我们讲解道：“这是音响棚，他们在这里面拍过不少电影呢。”

“能带我们进里面去吗？”马迪急切地问，“惊魂街在哪儿？那些怪物在哪儿？现在在拍《惊魂街》电影吗？我们能看吗？”

“咳！”爸爸喊着，把手压在马迪的肩膀上，就像是怕他飞起来似的，我还从来没见过马迪这么怪里怪气的呢，“悠着点儿，小伙子，你这样都能把保险丝烧断了，该参观不下来了。”

我摇了摇头说：“爸，没准咱得给他拴上狗绳儿。”

“汪汪！”马迪学着狗叫，一边冲我龇牙咧嘴，假装要来咬我。

我打了个寒战。浓雾从山上弥漫下来，空气又湿又潮，天变得很昏暗。

有两个穿西装的人开着高尔夫球车从街那边过来，两个人同时都在说话。其中一人冲爸爸招了招手。

“我们能不能坐上那样的小车？”马迪问，“我和爱伦能不能各有一辆那样的小车坐坐？”

“那可不行，”爸爸说，“你们必须坐自动电车，而且记住，要一直待在车厢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说我们都不能在惊魂街上走走吗？”马迪哼唧道。

爸爸摇摇头说：“那是不允许的。必须待在电车上。”

他又转向我：“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个站台等你们。我要你们详细汇报一路的情况。你们得告诉我你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要是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别在意，还有好多要改进的地方呢。”

“嘿，电车来啦！”马迪上蹿下跳，指着电车大喊大叫。

电车从街角悄无声息地拐过来了。我数了数，一共有六节车厢。有点像过山车的坐位，车顶没有篷子，只是更长更宽。车厢都是黑色的。第一节车厢的正面画着一个白色的、龇牙咧嘴的头盖骨。

第一节车厢里最前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穿黑色制服、红头发的年轻女子。电车开进站台的时候，她向我们招了招手。她是车上惟一的乘客。

车停了，她跳了下来，对我们说："嗨，我是琳达，你们的导游。"她冲爸爸笑了笑，红色的长发飘飘的。

"你好，琳达。"爸爸说，也对她笑了笑，他轻轻把我和马迪往前推了推，说，"这是你的第一批受害者。"

琳达笑了，然后问我们叫什么。我们告诉了她。"我们能坐前排吗？"马迪迫不及待地问。

"当然可以，"琳达答道，"你们愿意坐哪儿都行。整个这趟车都是为你们开的。"

"太棒啦！"马迪叫着，跟我击了一下掌。

爸爸笑了笑，对琳达说："我看马迪已经等不及了。"

琳达把散在脸上的红头发捋开，说："你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啦，孩子们。不过，得等我先干完一件事儿。"

她俯身拽出一个黑色的帆布包来。"就几秒钟，"她从包里拎出一把红色的塑料枪，"这是电击射线爆破枪。"

她紧紧抓着那把枪。它看上去很像连续剧《星际旅程》里的道具。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眯起绿色的眼睛："小心这种爆破枪，孩子们。距离二十英尺远它就能把怪物打得动不了。"

她把枪递给我，然后又伸手到包里去掏一把给马迪的。“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咬了咬下嘴唇，“我真希望你们不至于用上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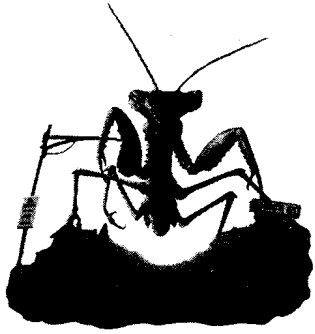
我笑了：“你是在开玩笑，是吧？这不过是玩具，对吧？”

她没有回答，又掏出一把枪，准备递给马迪。

突然她被站台上的一根电线绊了一跤。“啊！”她惊叫了一声，手里的枪走火了。

一声巨响，一道耀眼的黄光。

琳达僵在站台上了。



# 第六章

“琳达！琳达！”我尖叫着。

马迪张大了嘴，发出窒息的格格声。

我转向爸爸。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在笑。

“爸，她……她不会动了！”我叫道。可我转身一看，琳达也是笑容满面的。

我和马迪半天才反应过来，这竟是一场玩笑。

“这是惊魂街上第一起惊魂事件。”琳达说着，放下了红色的爆破枪，她把一只手放到马迪肩上，又说，“看来我真的吓着你了，马迪！”

“根本不是！”马迪申辩道，“我早就知道是玩笑，只不过跟着你们玩下去罢了。”

“得了吧，马迪！”我翻着白眼喊道，“你吓得下巴都快掉了！”

“爱伦，我可没害怕，”马迪急忙解释着，“真的。我只不过是跟着大家一起逗着玩罢了。你还真以为我会被一把破塑料枪吓着吗？”

马迪真没劲。他怎么就永远不能承认自己害怕了呢？

我和马迪爬进电车的前排坐位。我到处找安全带或安全杆之类的，可是根本就没那东西。“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问琳达。

她摇了摇头。“不。你们自己去吧，电车是全自动的。”她把枪递给马迪，“希望你用不上它。”

“啊，是啊，”马迪嘟囔着，直翻白眼，“这枪像小孩玩的。”

“记住，你们回来时我会在站台接你们，”爸爸说着，朝我们挥手告别，“好好玩吧。我可等着你们的全面报告啊。”

“别从车里出来，”琳达提醒我们道，“脑袋和胳膊都别伸出来。车开的时候别站起来。”

她踩了一下站台上的一个蓝色按钮，电车猛地开动了。我和马迪都摔到了坐位上。之后电车平稳下来。

“第一站是恐怖闹鬼屋！”琳达在我们身后喊道，“祝你们好运！”

我转过身，看见她在冲我们招手，她的红发随风飘扬。电车下坡的时候，一股强风迎面吹来，天像夜晚一般黑暗。摄影厂里的一些白楼都被浓雾笼罩着。

“什么破枪，”马迪嘟囔道，手里摆弄着那把枪，“咱们干吗需要这种塑料玩意儿？我真希望整个参观过程可别都这么小儿科。”

“我倒是希望你别一下午都在这儿抱怨，”我皱着眉头说，“你没觉得这有多了不起吗？我们就要看到《惊魂街》电影里的所有人物了。”

“你说咱们能看到绍克鲁吗？”他问。绍克鲁是他最喜欢的人物，大概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吧。

“可能吧。”我答道，眼睛看着我们路过的一些低矮的楼群，它们个个又暗又空。

“我想看狼男孩和狼女孩，”马迪说，扳着手指数着电影里的怪物们，“还有，皮拉哈人、病船长、黄鼠怪，还有……”

“哇噻！看！”我大叫一声，捶了他肩膀一下，朝前指着。

电车转过一个大弯的时候，恐怖闹鬼屋在我们

眼前悄然出现了。它的房顶和塔尖都掩映在浓雾中。露出来的部分在朦胧昏暗的天空下显得灰蒙蒙的。

电车把我们带到这座房子近前。高高的野草吞没了前院的草坪，野草在风中起起伏伏。房子的灰色瓦顶破破烂烂的。房前的高窗子里发出绿色的光，昏暗、鬼怪的光。

我们靠得更近些时，看到一个生锈的铁秋千，在破损的露台上悠荡着，可是秋千上根本没人！

“真酷！”我叫道。

“看上去比在电影里小多了。”马迪嘟嘟囔囔地说。

“可就是这座房子！”我说。

“那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小？”马迪问。

这家伙，总是什么都挑毛病。

我不理他，转身去看闹鬼屋。房子外面围了一圈铁栅栏。我们的车经过房子一侧的时候，生锈的铁门忽然晃悠着开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看！”我指着二层的黑窗户叫道。百叶窗同时腾地打开，又同时啪地关上了。

窗户里面灯亮了。透过窗帘，我能看见吊着的骷髅的影子，慢慢地晃来荡去。

“这倒挺好玩的，”马迪说，“不过不怎么吓

人。”他举起塑料枪，对准骷髅假装射击。

我们的电车绕着闹鬼屋开了一圈。我能听到房子里面传来的可怕叫声。百叶窗一次又一次地开开关关。露台上的秋千继续自行悠荡，像有个鬼在上面一样。

“到底带不带咱们进里面去？”马迪不耐烦地问。

“你就踏踏实实地坐着，别抱怨了好不好？”我厉声说道，“这才刚开始呢。别扫我的兴了，好不好？”

他向我吐了吐舌头，但还是乖乖地坐回去了。我们听到长长的一声嚎叫，接着是一声短促的令人断魂的尖叫。

电车慢慢地、无声地开到房子背后。一扇大门开了，我们的车开了进去。我们迅速通过了杂草丛生的后院。

这时电车加速了。我们在草坪上颠簸，到了房子的后门。后门上有个木牌子写着：“放弃所有希望吧。”

我们就要撞到门上了！我弯下身，举起手挡着头。

但是门喀哒一声开了，我们冲了进去。

电车慢了下来。我放下两手，坐了起来。我们

是在一个黑暗、尘封的厨房里。一个看不见的幽灵格格笑着，是邪恶的大笑。墙上挂满了坑坑洼洼的破锅。我们经过的时候，破锅纷纷落在地上。

烤箱的门也径自开了又关上。炉子上的水壶开始鸣叫。架子上的盘子哗啦哗啦作响。那笑声也越发响亮了。

“这可够吓人的。”我小声说。

“哦，太令人激动了！”马迪嘲弄地说，他两臂交叉在胸前，又说，“没——劲！”

“马迪，得了吧，”我推开他说，“你愿意那么没劲我不管，可别老扫我的兴。”

他似乎听进去了。他嘟囔了一声“对不起”，就缩回坐位上去了。

电车开出了厨房，开进了一个更黑的过道里。过道墙上挂满了鬼怪精灵的画像。

我们接近一个壁橱门的时候，它突然开了，一个尖叫着的骷髅朝我们蹦出来，大张着嘴，伸着两手来抓我们。

我尖叫。马迪大笑。

骷髅退回到壁橱里。电车转了个弯，我看见前方有一闪一闪的亮光。



我们的车开进了一个大圆房间。“是客厅。”我小声对马迪说着，抬眼看了看那闪闪的亮光，原

来是头上的吊灯，上面有几十根燃烧着的蜡烛。

电车在吊灯下面停下来了。吊灯开始抖动。然后，吱的一声，所有蜡烛同时灭了。

整个房间一片黑暗。

接着一阵低低的笑声在我们身边回荡。

我大喘了一口气。

“欢迎光临寒舍！”一个低低的声音突然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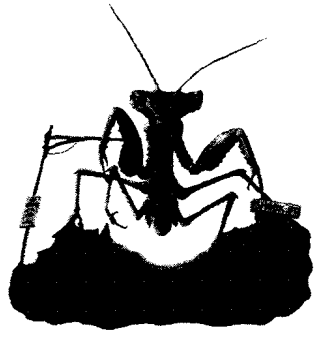
“那是谁？”我对马迪悄声说，“那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没人回答。

“喂，马迪？”

我转身去看他：“马迪？”

他不见了。



# 第七章

“马迪？”

我喘不过气来，僵在那里，盯着黑暗的地方。

他到哪儿去了？我问自己。他知道我们不应该离开电车的。难道他爬到车外面去了？

不会的。

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我应该能听见他的声音。

“马迪？”

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听见一声轻轻的笑声，那是马迪的笑声。

“嘿！你到哪儿去了？我都看不见你了！”我

叫道。

“我也看不到你啊，”他回答，“但是我根本就没动过。我还坐在你旁边。”

“啊？”我伸出手去，摸到了他衬衫的袖子。

“这太酷了！”马迪宣布，“我在挥动我的手臂，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你真的看不见我吗？”

“看不见，”我回答，“我以为……”

“这一定是某种灯光的小把戏，”他说，“黑色灯光或其他什么的。纯粹是某种电影特技。”

“是这样啊，它让我心里发毛，”我承认道，“我真的以为你消失了。”

“小毛头。”他嘲笑着。

接着我们都跳了起来。

一束火光突然闪现在那个砖头垒的大壁炉里。明亮的橙色光线充满了整个房间。一张黑色的大靠背椅旋转过来，上面坐着一具微笑着的骨架。

那具骨架抬起瘦骨嶙峋的黄色脑袋，它的腭骨开始动。“我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房子，”它的声音震耳欲聋，“因为你们永远也出不去了！”

它抬起头，释放出邪恶的奸笑声。

电车摇摇晃晃地开始启动，带我们辘辘地行驶过客厅，驶入一个又长又黑的走廊。骨架的笑声一直跟随我们来到了廊厅。

车越行越快，我的背紧贴在椅子上。

我们急速拐过一道弯，进入另一条长长的过道，里面太黑了，我连墙壁都看不见。

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我们又急转过另一道弯，一道幅度很大的弯。

现在我们开始爬升了。接着车子迅速地下落，我俩都紧抓坐位不断尖叫。

再转过一道大弯。上升，上升，上升，然后我们又急剧下落。

在完全的黑暗中乘坐疯狂的过山车。

这滋味真是太棒了。更棒的是，我们事先根本就没预料到。马迪和我的嗓子都快喊哑了。当电车带着我俩在恐怖闹鬼屋的黑色长廊里绕来绕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前俯后仰，狠狠地向对方倒去。上升，再次上升——然后我们笔直地落下去。

我牢牢抓住车厢的前端，惟恐丢了小命。我的手抓得太紧了，以致开始疼起来。车厢里面既没有安全带，也没有安全扶手。

如果我们被摔出去怎么办？我好奇地想。

车厢大幅度地向一边倾斜，仿佛读懂了我胆小的想法。我发出一声尖叫，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我的整个身体滑到了车厢的一侧。马迪压在了我身上。

我的手疯狂地在空中乱抓，希望能抓住一根救命草。

车厢又回到了平衡位置。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滑回我在长板凳上原来的位置。

“哇噻！刚才真好玩！”马迪边叫边笑，“太好玩了！”

我抓住车厢的前端，又吸了一口气，并屏住呼吸，希望能让心跳慢下来。

在我们的前方，一扇门打开了，我们冲了出去。

车厢剧烈地摇晃着，我看见了树，还有雾蒙蒙的天空。

我们回到了室外。车子在后院的杂草地上飞驰，在昏暗的树丛中绕来绕去。我俩从车厢的一侧颠到另一侧。

“哇噻！停！”我大声叫着，几乎喘不上气。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当我们颠簸着驶过粗糙的地面时，电车发出喀哒喀哒的声响。

我们完全失去了控制。这辆电车一定出了问题。

我在塑料椅子上颠来颠去，手紧紧地抓着车厢前端，努力寻找可以帮助我们的人。

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的车子跌跌撞撞地回到路面，逐渐慢了下来。我回头看马迪，他的头发乱七八糟，盖住了脸。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向上翻，看来已经完全被颠晕了。

电车的速度减慢了，再减慢，再减慢，直到我们能自如地活动。

“太棒了！”马迪宣布。他用双手整了整头发，对我笑起来。我知道他也被吓坏了，但他假装自己很享受这趟疯狂的车程。

“是呀，棒极了。”我也努力掩饰自己，但是我只能发出虚弱而又颤抖的声音。

“我要告诉你爸爸，穿过长廊的过山车之旅是最棒的！”马迪宣布。

“的确很好玩，”我附和道，“也很恐怖。”

马迪转过头：“嘿，我们到哪儿了？”

电车停了下来。我站起来向四周望去。我们停在了两排常青矮树丛中间。矮树丛的枝条很细，形状像长矛一样指向天空。

在我们头顶，下午的太阳正努力冲破雾气。苍白的阳光从灰蒙蒙的天空上一道一道地射下来。矮树丛又长又细的影子投射到我们的电车上。



马迪站起来，走到电车的尾端。“这里什么也没有，”他说，“我们在一片不毛之地。我们为什

么要在这儿停？”

“你以为——”我正准备说下去，但马上停了下来，因为我看见矮树丛在动。

一些树枝动了起来，接着旁边一些树枝也动了起来。

“马迪——”我低声喊道，拉了拉他的衣袖。我看见树丛背后有两个发光的红圈。那是两只发光的红眼睛！

“马迪，那里有东西。”

另一双眼睛出现了。接着又有一双眼睛。全都透过常青树丛瞪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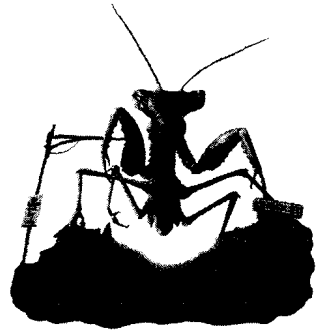
两只黑爪子出现了。

然后是一阵沙沙声。树丛歪到一边，一只黑色的东西跳了出来，另一只紧随其后。

它们咆哮着，怒吼着。

我倒抽一口冷气，想逃跑已经晚了。

我们被一群丑陋的怪物包围起来了。那些东西一边用鼻子嗅着，一边喘着气，从树丛中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它们伸出爪子，想用爪子抓我们，并开始爬进电车。



# 第八章

马迪和我跳了起来。

“噢！”我听见马迪发出恐惧的呻吟。

我的身体向后移动着，心想也许我能从车的另一侧夺门而逃。

但是那些咆哮着的怪兽从两侧向我们靠拢。

“啊！快滚开！”我结结巴巴地说。

一只全身长着杂乱的棕褐色毛的怪兽张开大嘴，露出它又长又尖的黄牙。它朝我脸上喷了口热气，走得离我更近了。然后它朝我挥过来一只大胖爪子，发出一声颇具威胁的吼叫。“你要签名吗？”它咆哮道。

我瞪着它，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啊？"

"签名照片？"它问，再次抬起它那毛茸茸的爪子，爪子里放着一张黑白快照。

"嘿！你是猿脸人！"马迪手指着它大叫。

那个毛茸茸的怪物点点头。它把照片递到马迪面前："你要照片吗？这里是旅途中获得签名的那一段。"

"好呀！好呀！"马迪回答。

猿脸人从耳朵后面拔出一枝签字笔，弯下身来在照片上给马迪签名。

现在我的心跳已经恢复到平常的状态，我也开始认出其他一些怪物的模样。那个浑身淌满紫色黏液的家伙是毒野人。我还认出甜心苏，它是个能走能说的洋娃娃，还有一头真人的头发可以让你梳。但是甜心苏的真实身份是来自火星的变异杀手。

那个长着青蛙脸、全身上下满是紫色和深色瘤子的家伙是神蛙，它还有个名字叫蛤蟆终结者。它是《池塘惊魂》和《池塘惊魂Ⅱ》的主角，那两部电影是迄今为止最恐怖的电影。

"神蛙，我能要你的签名吗？"我问。

"呱呱，呱呱。"它答应着，用布满瘤子的手拿住一枝笔。我热切地把身子探过去，看着它在照片上签自己的名字。写字对它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那枝笔时不时地从它那黏糊糊的蛙掌里滑出来。

马迪和我得到了一叠签名照片。然后那些家伙又咆哮着退回了树丛。

它们离开后，我俩放声大笑。“我们刚才真傻！”我叫道，“我看见它们从树丛背后爬出来的时候，还真以为我们有危险了呢！”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照片，“不过能得到它们的签名照片还真不错。”

马迪做了个鬼脸。“那只不过是一群穿着戏服的演员罢了，”他讥笑道，“他们只会吓着婴儿。”

“但是……但是……他们看起来太真实了，”我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根本就不像穿着戏服。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蛤蟆终结者的手真的很黏，而且猿脸人的毛发也很真实。那些面具太酷了。我根本看不出来那是面具。”

我捋了捋挡在眼睛前面的头发。“他们是怎么把这些戏服穿上去的？我没看见任何扣子和拉链，或其他任何缝隙！”

“那是因为他们穿的是电影戏服，”马迪解释道，“它们应该比普通戏服更精细些。”

这个万事通先生。

电车开始向后退。我在椅子上坐稳，看着两排常青树丛在我的视野里逐渐消失。

在长长的山坡下面，我可以看见那些白色的摄影棚建筑。我想知道有没有人在那些音响棚里制作电影。我想知道这辆电车会不会把我们带到那儿，让我们看他们拍戏。

我看见两辆电瓶车正沿着路面移动。车上载着人，正驶往音响棚。

太阳依然挣扎着想从雾气中透出来。我们的电车在草地上颠簸着，向山上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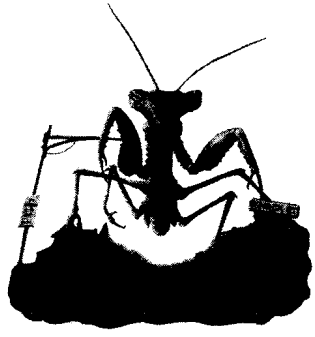
“哇！”当我们的车子急剧转弯，重新朝树丛的方向开去时，我大叫起来。

“请全程待在自己的坐位上。”一个女人的声音从电车的扬声器里传来，“下一站是爬行动物山洞。”

“爬行动物山洞？哇噻！听起来很恐怖的样子！”马迪惊叹道。

“肯定是！”我附和着。

我们根本就想不到，那里究竟有多么可怕。



# 第九章

电车七弯八拐地绕过树丛。树的影子从我们身上掠过，仿佛一个个黑暗的鬼魂。

我们默默地向前移动着。我试图想像着如果车里满载着兴奋的孩子和大人，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觉得，如果被人潮包围，这地方肯定就不那么让人害怕了。

不过我不是在抱怨。马迪和我真的是很幸运的，能成为参加这个旅程的第一批小孩。

“哇！”当我们的眼前出现爬行动物山洞的字样时，马迪忍不住抓住了我的胳膊。山洞的大门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嵌进山坡的一面，仿佛是一张大

嘴。我可以看见入口后面那些苍白的银色灯光忽明忽灭。

电车在我们接近黑色入口时开始减速。入口的上面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只草草地刻了一个词："永别"。

电车突然倾斜前行。"嘿！"我叫起来，赶快低下头。这入口可真挤呀！

我们进入了昏暗闪烁的灯光里。

空气马上变得又冷又潮起来。一股酸腐的土腥气钻进我的鼻孔，让我呼吸困难。

"蝙蝠！"马迪轻声说，"你认为呢，爱伦？这里有蝙蝠没有？"他的身体向我靠过来，在我耳边发出恶毒的笑声。

马迪知道我恨蝙蝠！

我知道，我知道，蝙蝠不是什么邪恶的生物，它们也并不危险。蝙蝠吃蚊子和其他昆虫，而且它们不会攻击人类，也不会在你头发里作乱，更不会吸你的血。那些事情只发生在电影里。

我知道这一切，但还是憋不过那个劲儿。

蝙蝠又丑陋又令人生厌、恶心。我恨它们。

有一天，我告诉马迪我有多么恨蝙蝠。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嘲笑我对它们的态度。

电车继续深入洞穴。空气更冷了。酸腐的气味

几乎让我窒息。

“看——看那儿！”马迪尖叫道，“一只吸血蝙蝠！”

“啊？在哪儿？”我禁不住问，并警惕地叫喊着。

当然这是马迪众多愚蠢玩笑中的一个。他像个疯子一样笑了起来。

我对他咆哮起来，狠狠地朝他肩膀推了一把：“这一点也不好笑，你这个傻瓜。”

结果这让他笑得更开心了。“我打赌这个山洞里一定有蝙蝠，”他坚持说，“当你走进一个像这样深不见底的黑暗洞穴时，肯定能看见蝙蝠。”

我扭过头，不去看他那嬉皮笑脸的样子，并开始仔细聆听。我想听听看有没有蝙蝠翅膀的拍打声，但我什么也没听见。

山洞越来越窄。两面的墙壁似乎要在我们面前关闭一样。车身两侧不断地刮到土墙。我可以感觉到我们正在往下走。

在昏暗的银色灯光下，我看见一长排尖尖的好像冰柱一样的东西，从山洞顶上垂下来。我知道它们有个学名，但我从来就记不起来到底该怎么叫——是石笋呢，还是钟乳石？

当电车在它们下面飞驰而过时，我一遍遍地把

头低下。从近处看，它们像一根根尖尖的象牙。

“我们离蝙蝠越来越近了！”马迪讥笑着说。

我不理他，继续把视线保持在正前方。山洞又变得开阔了。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墙上的黑色阴影不断推移，仿佛在跳舞。

“噢。”我发出一声呻吟，觉得有什么又冷又黏的东西掉进了我的脖颈里。

我跳了起来，迅速地扭头看着马迪。“住手！”我生气地说，“把你那冰手从我身上拿开！”

“说谁呢？我呀？”

他根本就没碰我。他的双手正紧紧地抓着车厢的前端。

那么我脖子后面是什么东西呢？那么冷，那么湿，像冰一样湿。我打了个冷战，全身开始发起抖来。

“马……马迪！”我结结巴巴地说，“快……快救我！”

马迪瞪着我，显得非常困惑：“爱伦……你怎么了？”

“我脖子后面……”我哽住了。

我能感觉到那又冷又湿的东西开始移动。我决定不去等马迪的救援了。

我自己把手伸到背后，把那东西扒了下来。那东西被我的手指夹住，摸起来又冷又黏。它不安地扭曲着身体，滑动着，我一下子把它甩在椅子上。

一条蚯蚓！

一条又大、又长、又白的蚯蚓。那么冷，那么又湿又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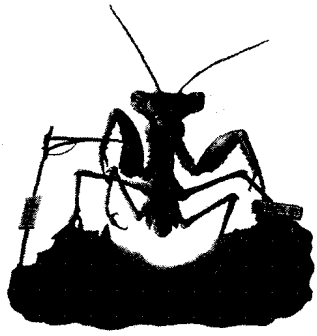
“奇怪！”马迪惊叹道，他凑过来仔细研究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蚯蚓！而且这么白！”

“它，它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我边说，边看着它在我身旁扭动，“它像冰一样冷。”

“啊？让我碰一碰。”马迪说。他举起手，慢慢地伸出食指戳了戳那条蚯蚓。

他的手指戳到了蚯蚓的中间部分。

接着马迪张大嘴发出一声恐怖的号叫，声音在山洞里不断回响。



# 第十章

“怎么了？马迪，出什么问题了？”我尖叫起来。

“我……我……我……”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我……我……我……”的声音。他的眼睛鼓了出来，舌头往外伸。

他举起手，从他头顶上揪下来一条白蚯蚓：“我……我……我也有一条！”

“恶心！”我叫道。他身上那条蚯蚓简直跟鞋带一样长！

我俩同时把蚯蚓扔到了电车外。

但是接着我感到一团软乎乎、湿漉漉的东西扑

通一声掉在肩膀上，又有一团冷冰冰的东西扑通一声掉在我头顶上，另一团在我的脸上，像冷冷的一记耳光。

“哦，救我！”我呻吟道，开始挥舞手臂，拼命想把那些蚯蚓抓住，从我身上扯下来。

“马迪，求你了！”我回头向他求助。

但是他也在跟它们搏斗，不断地扭动着身子，不断地低头抬头，希望能够躲过越来越多的从洞顶上掉下来的白蚯蚓。

我看见一条掉在他肩膀上，另一条开始把他的耳朵团团围住。

我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把黏糊糊、湿漉漉的东西从我身上扯下来，把它们扔到正在慢腾腾地行走着的电车外面。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想知道。

我向上看去，结果一条又肥又湿的蚯蚓掉在了我眼睛上。

“哎呀！”我发出一声尖叫，抓住它，把它甩开。

电车急剧地转弯，使我们双双滑到了坐位的一旁。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通道，山洞又变得狭窄起来。我们的车颠簸地向前行进，银色的灯光变得更加昏暗了。

两条白蚯蚓，每条至少有一英尺长，在我的膝盖上蜿蜒爬行。我把它们扯下来，扔到电车外。

我喘着粗气，寻找着其他蚯蚓。我全身都痒，脖子后面麻麻的，而且根本止不住发抖。

“它们不往下掉了。”马迪用颤抖的声音宣布。

可是为什么我还觉得痒呢？

我擦了擦脖子后面，站起来，开始检查坐位和地板。我发现了最后一条蚯蚓，正在我的鞋上爬。我把它踢开，然后一屁股坐回椅子上，长长地嘘了口气。

“刚才太恶心了！”我抱怨道。

马迪挠了挠胸口，然后用双手擦了擦自己的脸。“我猜那就是他们把这里称做爬行动物山洞的原因。”他说，用手梳理了一下他的黑头发。

我还在发抖，身上还是很痒。我知道已经没有蚯蚓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它们给我的感觉。“那些恶心的白蚯蚓——你觉得它们是活的吗？”

马迪摇了摇头。“当然不是，它们是假的。”他窃笑道，“我想它们把你蒙住了，对吗？”

“它们摸起来跟真的一样，”我回答，“而且它们扭来扭去的模样……”

“它们是机器人或其他什么东西，”马迪挠了

挠自己的膝盖说，“这里的任何东西都是假的。肯定是这个样子。”

“我可不那么肯定。”我说。我全身还在发痒和发麻。

“那好吧，问问你爸不就知道了。”马迪恶声恶气地回答。

我不得不感到好笑。我知道马迪为什么突然这么不高兴。无论那些蚯蚓是真的还是假的，它们都把他吓坏了，而且他知道我知道他被吓坏了。

“我不认为小孩子会喜欢那些蚯蚓，”马迪说，“我认为它们太吓人了。我要把这一点告诉你爸爸。”

我刚要回答，结果感到又有什么东西掉到我身上，有些刺痛，有些干。

它盖住了我的脸，我的肩膀……我的全身。

我抬起两只手，试图把它推开。我觉得好像是个什么网子。

我急切地用手去抓，希望把它从我脸上弄下来。在我挣扎的时候，我回头看见马迪在挥舞和拍打手臂，他也被同样的网罩住了。

电车在昏暗的山洞通道中颠簸行驶。黏糊糊的网像棉花糖一样贴在我皮肤上。

马迪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这……这是一张

大蜘蛛网！”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又拖又拽又拉。但是黏性的蜘蛛丝紧贴在我的脸上、手臂上、衣服上。“呃！这太恶心了！”我边喘气边说。

然后我看见一些黑点在网上爬来爬去。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那是些什么东西。蜘蛛！成千上万的蜘蛛！

“噢！”我的喉咙发出一声呻吟。

我两手并用地拍打着蜘蛛网，使劲擦我的脸颊，试图把黏糊糊的蜘蛛丝刮下来。我把一只蜘蛛从额头上摘下来，又把另一只从我肩膀上扯下来。

“这些蜘蛛——它们跑到我头发里去了！”马迪抱怨道。

他突然忘记要装酷了，开始用双手抓自己的头发，拍打自己的头顶，使劲地捏死和扫除那些蜘蛛。

电车默默地前行着，我俩“手舞足蹈”，挣扎着把身上的黑蜘蛛甩开。我从头发里扯出来三只，接着又感觉到有一只爬进了我鼻孔里！

我张开嘴发出一声惊恐的号叫，打了个喷嚏把它喷了出来。

马迪从我脖子上扒下来一只蜘蛛，把它甩到半空中。最后一只。我再也看不见——或感觉不出——

其他蜘蛛了。

我们双双坐回椅子上，粗粗地喘着气。我的心在胸膛里剧烈跳动。“你还认为所有一切都是假的吗？”我用虚弱的声音小声问马迪。

“我……我不知道，”他轻声回答，“那些蜘蛛有可能是玩具，你知道，就是无线遥控的那种。”

“它们是真的！”我尖声叫道，“承认吧，马迪——它们都是真的！这是爬行动物山洞……它们就是活的！”

马迪眯起眼睛：“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点点头：“它们肯定是真的蜘蛛。”

一丝笑容出现在马迪脸上。“这太酷了！”他宣布，“真的蜘蛛！这绝对太酷了！”

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跌坐在椅子上。我完全不认为这有什么酷的。我觉得这又令人生厌又恶心。

这些观光旅程本应该全是人造景观，那才是它们的好玩之处。我决定告诉爸爸，这些蚯蚓和蜘蛛实在太吓人了。他应该在摄影厂对公众开放前把它们弄走。



我双手抱胸，眼看前方，想知道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什么东西。我希望再也不要有其他任何恶心的

虫子随时准备着掉到我们身上，或爬到我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想我听见蝙蝠的声音了！”马迪讥笑道，他朝我斜过身来，坏笑着，“听见那些翅膀拍打的声音了吗？那是巨大无比的吸血蝙蝠！”

我把他推回他原来坐着的那半边座椅。现在我完全没心情理睬他的玩笑。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山洞中出去？”我不耐烦地问，“这里一点也不好玩。”

“我觉得这里很酷，”马迪又说，“我喜欢在山洞里探险。”

狭窄的通道逐渐变得宽阔。洞顶看起来起码有一英里那么高。在洞的地面上是众多巨型的岩石。那些岩石成堆地散落着，遍地都是。

在我们前方不远的地方，我听见水滴下来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

山洞墙壁上发出怪诞的绿光。电车开到后墙的位置，停了下来。

“现在又要怎么样？”我低声说。

马迪和我在坐位上转来转去，用眼睛搜索着巨大的山洞。我只能看见岩石，光滑的岩石，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方的。

滴答滴答……在我们右侧的某个地方，水不

停地滴着。空气显得又冷又潮湿。

“这有点无聊，”马迪嘀咕着，“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动？”

我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停在这儿呢？这里只不过是个巨大空旷的山洞罢了。”

我们等待着电车退回去把我们带离这里。

继续等待着。

一分钟过去了。接着又有几分钟过去了。

我们朝四周看了又看，并站起身来，看看车厢的后端。所有的东西都是静止的。我们聆听着有节奏的水滴声，不断在高高的洞穴墙壁间回响。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我把身体向前倾，用手卷起一个话筒，大声喊道：“嘿——有人听见我们说话吗？”

我等待着，聆听着，没人回答。

“有人听见我们说话吗？”我又试了试，“我想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没人回答。有节奏的滴答声依然继续着。

我等待着，眯起眼睛努力看着闪烁的绿光。

为什么电车不走了呢？难道它坏了？我们真的被困在这里了吗？

我回头看马迪：“这电车怎么了？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哎！”

我倒抽一口冷气，盯着旁边空荡荡的座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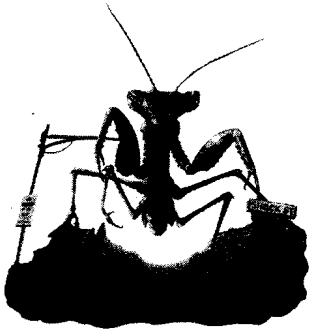
我伸出双手，希望能摸到马迪。

这是另一个光线把戏吗？另一种视觉错觉？

“马迪？嘿——马迪？”我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的背脊一阵发凉。

这次马迪真的不见了。



# 第十一章

“马迪？”

电车旁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转过身去，看见马迪站在洞穴的地上，对着我坏笑：“上当了吧。”

“你这个讨厌鬼！”我喊叫着，挥出我的拳头，但是被他低头躲过了，他还大笑起来，“你这个死讨厌鬼！”我叫道，“你总是故意吓唬我。”

“这并不难做到啊！”他反击道，他的笑容退去了，“我是爬下来检查检查的。”

“但是电车随时都有可能开动！”我对他说，

“你知道那个导游曾经对我们说过什么。她说我们千万不能离开电车。”

马迪蹲下来，继续研究车轮。“我觉得电车可能被卡住了。也许它偏离轨道了。”他抬眼看着我，烦恼地摇摇头，“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轨道。”

“马迪，快回来，”我哀求着，“要是它开起来了，会把你丢在这儿干站着的……”

他双手抓住车厢的一侧，使劲地摇晃。电车随着车胎的弹性晃动了一下，但是并没有移动。

“我想它已经坏了，”马迪轻声说，“你爸爸说过，有些东西不一定运作正常。”

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在这个可怕的山洞里只有我俩？”

他走到车前面，从电车和洞壁之间的缝隙钻过去，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双手试着把电车向后推。

车纹丝不动。

“哦，哇，”我咕哝着，一个劲地摇头，“这太可怕了。这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我重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最大的力量喊道：“这里有人吗？有人在这里工作吗？电车卡住了！”

滴答……滴答……水滴声是给我的惟一回答。

“有人能帮帮我们吗？”我喊道，“救命呀！

有人帮忙吗？”

没有回答。

“现在该怎么办？”我哭喊道。

马迪依然在车头前，用全身力气把车向后推。他做了最后的努力，然后叹了口气，放弃了。“你最好下来，”他说，“我们必须得走出去。”

“啊？走？在这个又黑又恐怖的山洞里？门儿都没有，马迪！”

他绕到我所在的车厢这一侧：“你不会害怕吧？会吗，爱伦？”

“是的，我害怕，”我承认，“有一点儿。”我看了看巨大无比的山洞，“我看不见任何出口。我们必须得往回走过那些通道，重新遭遇所有的蜘蛛、蚯蚓什么的。”

“我们能找到出口的，”马迪坚持说，“这里某个地方肯定有门。大人们总是会在这类主题公园旅程里留几个紧急出口。”

“我认为我们应该留在电车里，”我不确定地说，“如果我们待在这里等着，总有人会过来找咱们的。”

“那得等多少天呢？”马迪说，“快来，爱伦。我可是打算要走。你跟不跟我走？”

我摇摇头，抱在胸前的双手叉得更紧了。“没

门，”我坚持说，“我要留在这里。”

我知道他不会一个人离开的，我知道除非我加入他的行列，否则他不会走。

“好吧，那么再见。”他说，然后转身快速地向山洞入口走去。

“嘿，马迪？”

“再见。我可不打算在这儿等一整天。明天见。”

他真的准备离开，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辆破电车里，丢在这个可怕的山洞里。“但是，马迪——等一等！”

他回头看着我。“你到底来不来，爱伦？”他不耐烦地对我喊着。

“好吧，好吧。”我嘀咕着。看来我没有其他选择了。我爬到电车的另一侧，跳到山洞的地上。

地上的土很松软很湿。我开始慢慢朝马迪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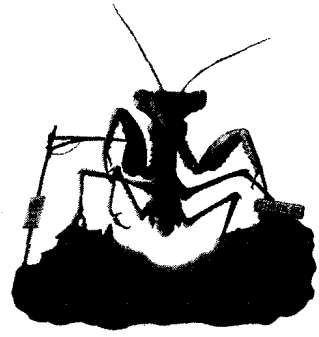
“快点儿，”他喊道，“让我们离开这里。”他背过身子退着走，慢腾腾地等着我赶上他。

可我停了下来，嘴巴因为恐惧而张得大大的。

“别这样看着我！”他叫道，“别盯着我，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一样！”

但是我不是在盯着马迪。

我是盯着那只从马迪身后偷偷爬出来的东西。



# 第十二章

“呃……呃……呃……”我挣扎着想要警告马迪，但是喉咙里却只能发出恐惧的咕噜声。

他继续退着走，眼看就要退到那个庞大的东西身上了。

“爱伦，快点儿走呀，你怎么了？”他问道。

“呃……呃……呃……”我终于设法用手指了指。

“啊？”马迪转过身，也看见它了，“哇！”他尖叫着，当他跑回到我身边时，几乎是踩着运动鞋一脚从松软的山洞地面上滑过来的，“那是个什么东西？”

起初我以为那是台机器。它看起来像在建筑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高高的钢铁起重机，全身折射出金属般的银色光泽。

但是当它抬起像金属丝一样细的后腿时，我发现它是活的。

它有一双像桌球一样大的黑眼珠子，在瘦骨嶙峋的银色头颅上滴溜溜乱转，头顶上还有两根细天线一样的东西。它的嘴看起来很软，一条灰舌头从钢毛般的长胡子中伸出来。

它细长的身体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样弯着，长长的后腿一屈一伸、一屈一伸地向前跳过来。它那厚厚的舌头从一侧荡到另一侧，黑色的眼珠停止了转动，盯着我看。

“那是……那是只蝗虫吗？”我呼吸困难地说。

马迪和我双双退回到电车边上。

那个东西挥舞着细棍般的手臂，越跳越近了，它的触角在头上缓慢地来回转动着。

马迪和我的后背已经紧紧贴在冰冷的山洞壁上，没法再往后退一步。

“我想那是只螳螂。”马迪回答，抬头瞪着它。那只昆虫至少有我们三个叠加起来那么高。当它向前移动的时候，它的头部几乎要刮到山洞的顶

部了。

它用舌头舔了舔自己软乎乎的嘴唇，结果嘴唇折叠起来，发出巨大的吸吮的声音。我的胃开始泛酸，那声音太让人不舒服了！

它的圆眼睛向下瞪着马迪和我。这只身体有着金属一样光泽的巨型螳螂又朝我们的方向跳了一步，接着它把头低下来。

“它……它要干什么？”我结结巴巴地说，后背跟洞壁贴得更紧。

让我吃惊的是，马迪突然开始大笑起来。

我扭过身去对着他，抓住他的肩膀。他是不是疯了？

“马迪。你还好吗？”

“当然！”他回答，他从我身边抽身走开，并朝高大的昆虫迈了一步，“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爱伦？它是个机器昆虫。它是被设定好了朝电车走过去的。”

“啊？但是，马迪——”

“一切都在电脑的控制下，”他向上盯着那个慢慢低下来的巨大头部，继续说，“它不是真的。这只不过是旅程的一部分罢了。”

我看着那个东西。一大滴口水从它肥厚的舌头上滑落下来，溅在山洞的地上。

“它……呃……看起来很像活的。”我咕哝着。

“你爸爸在这方面真是天才！”马迪宣称，“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他花在这只螳螂上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笑起来，“你爸爸说这里还存在一些小问题，需要改进毒虫，记得吗？这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那只昆虫的前腿相互摩擦，发出一种尖锐的轰鸣声。

我掩住自己的耳朵。这么尖锐的声音让我耳朵都疼起来了！

当第二只螳螂从高大的岩石后跳出来时，我依然掩着自己的耳朵。

“看——又一只！”马迪一边用手指着，一边喊道，他拉住我的胳膊，“哇，它们的动作多流畅。你都看不出来它们是机器昆虫。”

两只银色的昆虫相互啾啾而鸣，金属般的声音又尖又刺耳。它们的黑色眼珠子转来转去，触角快速地旋转着，显得非常兴奋。

大量的口水从它们的舌头上流下来，溅到地板上。其中一只抖了抖身后银色的翅膀，又很快把它们收了回来。

“多棒的机器昆虫呀！”马迪惊叹道，他转头

对着我说，“我们最好回到电车上去。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大虫子，它可能马上就会启动。”

那两只昆虫似乎又在商量着什么。它们聚集到一起，竹竿似的腿像弹簧一样，在平滑的山洞地面上跳跃着。

“我希望你是对的，”我对马迪说，“这些虫子看起来太像真的了。我想马上离开这儿！”

我紧紧地跟着他，想要回到电车上。

第一只螳螂敏捷地向前一跃，跳到我们和电车之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嘿！”我叫起来。

我们试着从它身边绕过去，但是它又跳了一步，挡在我们前面。

“它……它不让咱们过去！”我结结巴巴地说。

“噢！”当那只巨大的东西突然弯下身子，把头撞向我的胸口时，我叫喊起来。厉害的铁头功把我撞倒在地上，四脚朝天。

“嘿——停下来！”我听见马迪喊道，“那机器肯定出什么毛病了！”



那只螳螂的黑色眼珠子兴奋得发光，它又低下头，又狠狠地撞了我一下，把我撞到洞穴的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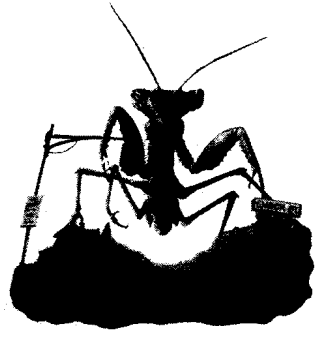
它的同伴迅速地移动着，企图去袭击马迪。它弯下身子，要把铁头功施展在马迪身上。但是马迪迅速向后退去，抬起双手挡在胸前，仿佛一面盾牌。他赶快跑向我。

我听见有什么东西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刺耳的吱吱声和喳喳声。

我转过身去，发现另外两只巨大而丑陋的螳螂正从石头背后爬出来。接着又有两只，它们的触角兴奋地转动着，它们的灰色肥舌头在张开的大嘴上舔来舔去。

马迪和我在山洞中央紧紧地抱成一团，那些东西跳了过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接着它们全都用后腿直立着站起身来，黑色的眼珠子隐约地闪烁着，又短又细的前臂挥舞着。

“我们……我们被包围了！”我哭喊道。



# 第十三章

所有的巨大昆虫同时发出啾啾声。它们兴奋地摩擦着自己的前腿，尖锐刺耳的声音传遍整个洞穴，在石墙上回响着。

它们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圆圈，身体向后仰，靠它们细长的后腿支撑着。它们继续靠拢，缩小了包围圈。它们的舌头来回移动着，大滴大滴的口水溅到地面上。

“它们失去控制了！”马迪尖叫道。

“它们要对我们做什么？”我哭喊着，用手捂住耳朵，不去听它们震耳欲聋的兴奋的鸣叫声。

“也许它们是声控的。”马迪大声说，他仰着

头，对它们喊道，“停！停下来！”

它们没有停下来。

它们中的一只歪着它那颗银色的脑袋，张开丑陋的大嘴，吐出一团黑糊糊的痰，结果溅到了马迪的运动鞋上。

他企图闪到后面去，但是他的运动鞋被粘在地上了。他挣扎着想重获自由。“呃！小心！那些黑糊糊的东西——就像胶水一样！”他叫道。

冬！

另一只螳螂张开大嘴，也吐出一团黑糊糊、黏糊糊的东西，正好溅到了我肩膀的T恤衫上。

“噢！”我哀号起来，那东西非常烫——热力一直穿透我的衣服灼到了我的身体。

其他昆虫继续刺耳地鸣叫着，挥舞着它们细如发丝的前臂。它们的舌头来回移动，它们开始低下头对准我们。

“爆破枪！”我一把抓住马迪的胳膊喊道，“也许那些枪能对付这些虫子！”

“那只不过是些玩具枪罢了！”他哀叹道。

啪嗒！

另一块黑痰掉到了离马迪的脚只有几英寸的地方。

“再说了，枪在电车里呢。”马迪仰头看着那

些丑陋的东西继续说，“它们才不会让我们走到电车里去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哭喊道。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闪过一个主意。

“马迪，”我低声说，“你一般会怎样去除掉虫子？”

“啊？爱伦，你是什么意思？”

“你会踩死它们，对不对？你平常不是都会踩死它们吗？”

“但是，爱伦，”他抗议道，“这些虫子这么大，足以把我们给踩死了！”

“至少值得我们试一试！”我喊道。

我抬起脚，用尽全身力气朝离我最近的那只螳螂腿上踩了一脚。

那只巨大的昆虫发出一声尖锐的嗞嗞声，向后退去。

在我身旁，马迪重重地跺了另一只昆虫一脚，他的脚后跟狠狠地戳在螳螂细长的腿上。那东西向后倒下去，抬起头也发出一声尖锐的哀嚎。它的眼睛瞪得很大，触角伸得很直。



我又狠狠地踩了一脚。在刺耳的哀嚎声中，一只巨大的螳螂向一侧倒下去。它的四条细腿在空中

乱抓。

“让开！”我喊道。

我七弯八拐地冲出昆虫的包围，根本就不知道该向哪儿逃，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离开这里。

整个山洞不时爆发出刺耳的嗞嗞声和愤怒的唧唧声。我瞥见马迪脚步蹒跚地跟着我。

我不去理会那些鸣叫声和回响，继续跑。

朝电车的方向跑。

跑到电车旁边，我弯下身子，赶紧把两把塑料爆破枪都抓在手里。

然后我抽身离开电车，沿着山洞的石墙朝相反的方向急奔。

我能去哪儿呢？

我该怎么逃走呢？

身后的唧唧声和嗞嗞声变得更大更疯狂了。巨型昆虫的高大影子投射到洞壁上，跟着我奔跑。我总觉得那些影子会来抓住我。

我回头看了看。

马迪用最快的速度，紧紧地跟着我跑。

所有的螳螂都一蹦一跳地追赶着我们。

我们该往哪儿逃？哪儿？

接着我看见山洞的洞壁上有一道很窄的口子。

实际上，只是一道小裂缝。

但是我还是一头冲了进去，使劲地钻，把自己挤进石头间那个黑色的小洞里。

接着闯到了另一边，闯到了雾蒙蒙的日光下。

终于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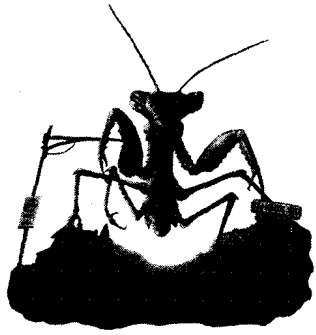
我能看见生长在斜坡上的树木，看见通往摄影棚建筑的小路。

太好了！终于出来了！我成功了！

我觉得太高兴了，也很安全。

但是我没有太多时间享受这种感觉。

正当我要喘几口气的时候，就听见马迪恐惧的大叫声："爱伦！救命！救命！它们抓到我了！它们正在吃我！"



# 第十四章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身来。

我该如何帮助马迪呢？我该如何把他弄出山洞呢？

让我吃惊的是，他正斜靠着山洞的墙，一只胳膊肘撑在岩石上，双腿交叉着。他的圆脸上挂着巨大的坏笑。

“愚人节快乐。”他说。

“哎呀！”我发出一声愤怒的尖叫，然后我扔下两把塑料枪，向他冲过去，准备用拳头好好揍他一顿，“你这个坏蛋！你把我吓死了！”

他一边笑，一边闪到一旁，躲过了我的袭击。

我挥舞着拳头，却只打中空气。

“不要再开任何类似的愚蠢玩笑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这个地方太可怕了！那些大虫子……”

“是呀，它们很可怕，”他承认道，笑容从他脸上退去，“它们看起来跟真的一样！你觉得，他们是怎么做到让它们像那个样子吐痰的？”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嘀咕说。

我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我知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我开始觉得，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也许是我恐怖电影看得太多，但这里所有的巨型螳螂、白色蚯蚓、昆虫和怪兽似乎都活了起来。

它们活动起来并不像机器，它们好像在呼吸，而且它们的眼珠子一直盯着马迪和我，仿佛真的能够看见我们。

我想告诉马迪我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他只会嘲笑我。

他非常肯定地认为，它们都是机器，我们看到的都是些逼真的电影特技。当然，这也有道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毕竟是在一个摄影厂里。

我希望马迪是对的。我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一些电影魔术。

我爸爸是设计机械生物和建造主题公园的天才。也许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也许这一次，爸爸真的超越自己了。

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不舒服。我总觉得我们还处在危险中，真正的危险中。

我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仿佛有什么东西失去了控制。

我突然希望我们不是第一批过来玩的小孩。我知道，成为第一批来这儿的小孩应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一件事。但是这里太安静，太空荡荡，太可怕了。如果我们身边有成百上千的游客，那会比现在好玩多了。

我想把这些告诉马迪，但是我该怎么说呢？

他那么渴望证明他比我更勇敢，那么渴望证明他什么也不怕。

我不能告诉他我真实的想法。

我捡起两把塑料爆破枪，递给他一把。我不想拿着两把走。

他把那把枪插在自己牛仔裤的口袋里。“嘿，爱伦——看看我们在哪儿？”他喊道，一边蹦到我前面，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快看这儿！”

他跑过草地。我连忙转身跟着他，我不想让他跑得离我太远。

天更黑了。太阳躲到了一层层像被子一样厚的云彩后面。薄薄的雾低低地飘荡在寒冷的空气中。夜幕就要降临了。

我们横过马路，走进一个小镇。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为拍电影布置的小镇。小镇上有一些矮矮的一层或两层建筑，一些小商店，以及一间乡下样式的杂货店。在商店前面的那条街上，有一些又大又旧的房子。

“你觉得这是他们真正用来拍电影的布景吗？”我赶紧跟上马迪，问他。

他回头看着我，深色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你没认出来吗？你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吗？”

接着我的视线停留在一栋被扭曲的树半遮住的老破房子上。在它对面，我看见那道把老坟场圈起来的破旧栅栏。

我终于知道，我们是在惊魂街上了。

“哇噻！”我惊呼着，左顾右盼，想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清楚，“这里真的是惊魂街。这就是他们拍所有那些电影的地方！”

“这里跟我想像的不大一样，”马迪说，“看起来要更恐怖一些！”

他说得没错。天空越变越黑，进入夜晚，长长

的影子投射到空荡荡的建筑上。冷风呼啸着扫过街道的每一个角落。

马迪和我一直走到街道的尽头，想把所有的东西看个遍。我们不停地从街道的一边走到另一边，一会儿透过落满尘土的商店窗子向里窥视，一会儿又跑到一栋破旧的房子前面仔细观看。

“快看那片空地，”我边指边说，“那是疯狂绞肉人的老巢。记得吗？在《惊魂街》第三集里，记得吗？——它把每个经过的路人都绞成碎块。”

“我当然记得。”马迪生气地说。他走到空地上。高高的杂草被呼啸的寒风刮得弯下腰来。一些影子跟着我们，在背后的栅栏上移动着。

我站在人行道上，使劲眯起眼睛，想要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影子。

难道疯狂绞肉人还在那边埋伏着？

那片地方全都空荡荡的。那么，在栅栏上又怎么会出现移动着的高大阴影呢？

“马迪，回来，”我哀求着，“天太黑了。”

他回过头来：“害怕了，爱伦？”

“那里只不过是一片空地罢了，”我对他说，“我们继续走吧。”

“人们总是觉得那只不过是一片空地，”马迪用一种可怕的嗓音低声回答，“直到疯狂绞肉人跳

出来，把他们绞死！”

“马迪，你越来越没幽默感了。”我咕哝着，摇了摇头。

他从空地小跑回来，我们横过街道。“我多希望自己带了照相机，”他说，“我真的想要一张自己站在疯狂绞肉人的空地前面的照片。”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或者比这还好……”

他没有把话说完，就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开了。

“嘿，等一等！”我叫道。

几秒钟以后，我看见了他正准备去的地方，那个老坟场。

他跑到又破又旧的木门前，回头看着我。“这里更好，我想要一张自己站在坟场前的照片。这是他们拍摄《惊魂街坟场》的实景地。”

“我们没有照相机，”我在街道的另一边喊道，“快离开那儿。”

他没有理睬我，而是准备把门打开。门的底端被草卡住了。马迪使劲地拉。最后，门终于被拉开了，转动的时候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马迪，快住手，”我坚持地说，“太晚了。爸爸可能在等我们，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事呢。”

“但是这是观光旅程的一部分！”他坚持说，

并把沉重的门拉开一道刚好可以让我们钻进坟场的小缝。

“马迪，求你了！不要进去！”我哀求道，并跑到他身旁。

“爱伦，这只不过是一个电影布景罢了，”他回答，“你以前可不是这样一个胆小鬼！”

“我……我对这个坟场有不好的预感，”我结结巴巴地说，“非常不好的预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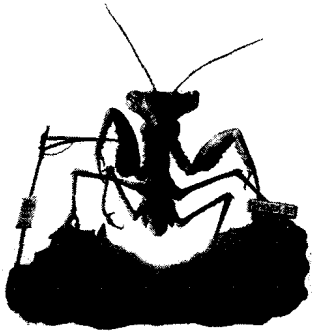
“这是观光旅程的一部分！”他重申了一遍。

“但是这扇门是紧闭着的！”我喊道，“它关起来的原因就是不让人进去。”我抬眼看了看坟场，结果看见地上的一个个古老坟墓像歪歪斜斜的尖牙一样竖立着，“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马迪不理会我。他把门拉得更开一些，然后钻进了坟场。

“马迪，求你了！”我用双手紧紧抱住矮栅栏，看着他。

他朝老坟场走了三步。然后他的手突然举到空中——接着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 第十五章

我死死盯着黑暗的地方，使劲眨眼。

我咽了一口唾沫，一次，又一次。

我无法相信他就这样不见了，这么迅速地消失了。

冷风从参差不齐、横七竖八的墓碑间咆哮而过。

“马迪？”我发出的声音毫无气力，“马迪？”

我把栅栏抱得太紧，以致手都开始疼起来。我知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必须要走进去，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门缝里挤了进去。地面很松软。我的运动鞋被高高的杂草盖住。

我走了一步。

然后是第二步。

当我听见马迪的声音，就停了下来。“嘿！小心。”

“啊？”我向四周看了看，“你在哪儿？”

“在下面。”

我向下看——看见一个又黑又深的洞。一个开着的墓穴。马迪抬头看着我。他的脸颊上和T恤衫上都沾着泥土。他举起双手：“帮忙把我弄出去。我掉下来了！”

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他看起来可笑极了，站在那个洞里，浑身是土。

“这并不好笑。快把我弄出去。”他不耐烦地又说。

“我警告过你，”我说，“我有不好的预感。”

“这下面有股味道。”马迪抱怨着。

我弯下腰：“闻起来像什么？”

“像土腥味。把我弄出去！”

“好的，好的。”我抓住他的手向上拉。他的腿蹬了一下，脚尖踩在松软的土地上。

几秒钟之后，他回到了地面上，疯狂地拍打着身上的泥土。“刚才真酷！”他说道，“现在我可以告诉别人，我曾经在惊魂街坟场的墓穴里头待过。”

风越来越大，我的脖子感到一阵寒意。“我们快离开这儿吧！”我哀求道。

有一些灰色的东西静静地在两个墓碑之间飘忽着。是一片薄雾，还是一只灰猫？

“快看这些墓碑，”马迪边说边拍打牛仔裤上面的泥土，“它们都又破又旧。我几乎看不清上面的名字。这太酷了。看看他们在那排墓碑上布置的蜘蛛网。很可怕，是不是？”

“马迪，我们能走了吗？”我又哀求道，“爸爸现在肯定很担心。也许电车又开动了。也许我们能找到它。”

他不理会我。我看着他朝一块墓碑探过身去，读着上面雕刻的字。“吉姆·萨克斯，”他读道，“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八七年。”他笑起来，“吉姆·萨克斯。听明白了吗？再看看旁边那些人的名字，本·多福，西德·阿普。这些名字太有趣了！”



我笑起来。本·多福和西德·阿普的名字是挺有趣的。

当我听见一阵轻轻的哭声从墓地背后传来，就止住了自己的笑声。我看见墓碑后面有另外一团灰色的东西。

我屏住呼吸，使劲用耳朵听。冷风刮过高高的杂草。

除了风声，突然有一声尖叫。

一只猫？我好奇地想。难道这个坟场到处都是猫？要不就是一个小孩？

马迪也听见了。他沿着那排墓碑走到我身旁。他的眼睛兴奋地发着光。“这太酷了。你听见声响了吗？那里肯定有一个扬声器藏在地下。”

又是一声尖叫。

肯定是人发出来的。是一个女孩？

我开始发抖：“马迪，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赶快回头找我爸爸去。我们整个下午都在这儿。而且……”

“但是剩下来的观光旅程怎么办？”他争辩道，“我们必须看完所有的东西！”

我听见另一声尖叫。声音更大，离我们更近。一声恐惧的尖叫。

我企图忽视它。也许马迪是对的。这些尖叫肯定是从某个扬声器里发出来的。

“可我们怎么走完观光之旅呢？”我问道，

“我们本应该待在电车里的——记得吗？但是电车……啊！”

我大叫起来，一只手突然从我们前面的地面上伸出来，一只绿色的手。长长的手指伸得直直的，仿佛要伸向我们。

“哇！”马迪叫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

另一只绿手也突然从地面伸出来，接着又有两只。

许多只手从墓穴里伸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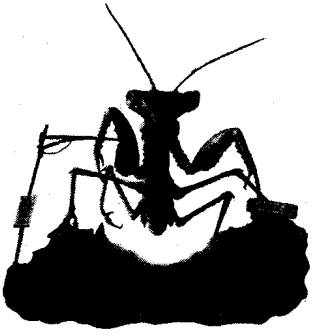
我发出恐惧的喘气声。更多的手从草丛中钻了出来。我们的四周都是手。它们的手指扭曲着，想要抓住点什么。

马迪开始笑起来：“这绝对太酷了！跟电影里一样！”

当一只手从他身边伸出来，并抓住他的脚踝时，他就笑不起来了。“爱伦，快救我！”他喊道。

但是我没法帮忙。

两只绿手已经一把抓住我的脚踝，还把我往下拽，想把我拉到墓穴里去。



# 第十六章

“到下面来，”一个轻轻的声音呼唤着，“到下面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不，不，不！”我尖叫道。

我的手臂在空中乱抓。我试图用脚踢，但是那些手把我抓得那么紧，那么牢。

我全身疯狂地抽动，前后摇晃，挣扎着不掉下去。如果我再往下掉一点点，我知道它们会把我的双手也抓住，然后把我底朝天地拖到地底下。

“到下面来，到下面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可不是开玩笑，我想。这些手是真的。它们真的企图把我拖到地底下。

“救命！噢，救命！”我听见马迪的叫喊。然后我看见他掉了下去。他的身体朝草地上倒下去，最后跪在了地上。

有两只手抓住他的脚踝，另外又有两只手从土里伸出来，抓住他的手腕。

“到下面来，到下面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个忧伤的声音呻吟着。

“不！”我尖叫道，双手不顾一切地拼命挥舞。

让我吃惊的是，我逃脱了。

一只脚踩在松软的草地上，我向下看去。我的运动鞋松了。那只手依然抓着鞋子，但是我的脚却出来了。

现在我终于自由了。自由！

我使劲喘了几口气，弯下身子，迅速把我的袜子脱掉。我知道光着脚跑会更方便一些。我把袜子丢到一旁，然后赶快跑到马迪身边。

他脸朝下地平躺在地上。有六只手抓着他，把他往下拖，使劲往下拖。他的身体不停扭曲着，抽动着。

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爱伦，救我！”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跪在地上，把手伸向他的运动鞋，把它们脱

了下来。

那些绿手紧紧地抓住运动鞋。马迪的双脚自由地踢了踢，然后试着慢慢跪在地上。

我抓住一只绿手，想把它从他手腕上扒开。那只手打了我一巴掌，又冷又重的一巴掌，打得我的手痛痛的。

我没有理会它，继续抓住另一只绿手。

马迪翻过身来，终于自由了。他跳了起来，口里喘着粗气，身上还在发抖，他的嘴巴张着，深色的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的袜子，”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把它们脱下来！赶快！”

他笨拙地把袜子从脚上脱下来。

那些手疯狂地想要抓住我们。几十只手从土里伸出来。成百上千只手从墓地上高高的杂草中钻出来，伸向我们。

“到下面来，到下面来呀，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个声音呻吟着。

“到下面来，到下面来呀，加入我们的行列。”几十个轻轻的声音从地底下传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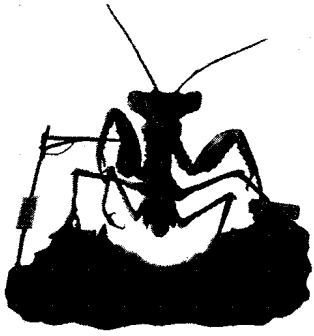
马迪和我僵住了。那些轻柔忧伤的声音似乎把我催眠了。我的腿突然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

“到下面来，到下面来。”

接着我看见一颗绿脑袋从土里钻了出来，接着另一颗脑袋，又一颗。绿色的秃脑袋上有两只空荡荡的眼洞，和一张一颗牙也没有并且张开着的嘴巴。

我看见肩膀，然后是手臂。更多脑袋钻了出来。绿绿的身体也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马，马迪……”我结结巴巴地说，“它们冲着我们来了！”



# 第十七章

当那些丑陋的绿色人形从地底下钻出来后，整个坟场都弥漫着咕哝和呻吟声。

我最后朝它们破烂的衣服看了一眼，看了看它们黑黑的眼窝，看了看它们那一颗牙也没有，但还在坏笑着的嘴巴。

然后我开始奔跑。

马迪和我同时奔跑起来，互相一句话也没说。我们肩并肩，飞快地跑过两排破旧墓碑之间的长长的杂草。

我的心在胸口剧烈地跳动。我的头颤动着。我的光脚不时陷进冰冷的泥土里，在又高又湿的杂草

上打滑。

马迪最先到达木门。他跑得太快，结果撞到了栅栏上。他发出一声哀号——然后从门缝里钻到了惊魂街上。

我能听见身后那些恶心的绿人发出不安的呻吟和哀号。但是我没有向后看。我一头钻进门缝，使劲挤了出去，然后把门关得紧紧的。

我跑到街上，停下来喘气。我弯下身子，用手按住膝盖，觉得身体的一侧很疼痛。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气。

“别停下来！”马迪疯狂地大喊，“爱伦，继续走！”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跟着他沿着街道继续走。我们的光脚板拍打着路面。

我依然还能听见深沉的呻吟声和召唤声，但是我太害怕了，根本就不敢往回看。

“马迪，人都到哪儿去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惊魂街上空荡荡的，所有的房子和店铺都很黑。

这里不是本应该有人的吗？我好奇地想。这是个大摄影厂。那些为惊魂电影工作室工作的人们都到哪儿去了呢？那些为摄影厂工作的人们都去哪儿

了呢？

为什么没有人来帮我们？

“有点不对劲！”马迪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一边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我们经过了恐怖五金店和惊魂城市电子商城。

“那些机器好像失控了！”

马迪终于同意了我的说法。他总算相信这里非常不对劲。

“我们必须找到你爸爸，”马迪边说边横过马路，跑到下一条满是黑黢黢房子的街道上，“我们必须告诉他，这里有问题。”

“我们得先找到电车才行。”我喊道，努力地跟上他的脚步，“噢！”

我的光脚丫踩在某个硬邦邦的东西上。可能是一块石头。疼痛的感觉马上遍布我的大腿。但是我还是继续蹒跚前行。

“如果我们回到电车里，它就会把我们带回到爸爸那儿去。”我喊道。

“这里肯定有一条从惊魂街出去的路，”马迪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电影布景罢了。”

我们跑过一幢有两个塔楼的大厦。它看起来像一座邪恶的城堡。我记不起来这栋建筑物在哪部《惊魂街》系列电影里出现过。

在大厦前面，延伸出一片巨大空旷的泥土地。在空地的最后有一道矮砖墙，只比马迪和我高出一两英尺。

“从这里穿过去！”我对马迪说，“如果我们能爬上那道墙，也许可以看见摄影棚的道路情况。”

我只不过在猜测罢了，但是还是值得我们试一试的。

我们都转身走向空地。

我的光脚丫重重地踩在松软的泥土上。

那泥土显得很冷很湿。当我们穿过那片空地时，脚上都沾满了大块大块的稀泥。

地上的稀泥变得越来越软，我的双腿走得也越来越用力，光脚丫几乎要陷进去了。当我奔跑时，冷冰冰的稀泥一直漫过我的脚踝。

马迪和我眼看就要到达砖墙了，结果我们俩跑进了一片沼泽。

“哎呀！”当我们身下的地面开始陷下去时，我们都发出了刺耳的叫声。

在我们的身体往下陷时，稀泥发出恶心的咕嘟声。



我伸出双手，希望能抓住点什么东西。

但是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们抓。

稀泥慢慢漫上来，盖住我的脚踝、我的小腿，然后是我的膝盖。

它要把我吸下去，我想。我试图再一次呼救，但是已经恐慌得发不出声音了。

我瞥了身旁的马迪一眼。他的手臂正疯狂地挥舞着。在他陷下去的时候，整个身体扭曲着，挣扎着。稀泥已经漫到他的腰部——而他还在迅速地往下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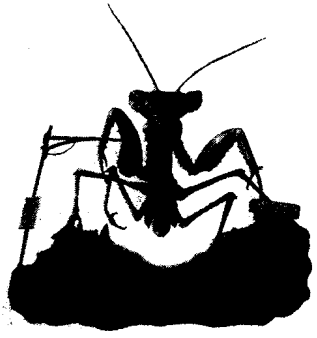
我使劲地蹬腿，试图抬高自己的膝盖。

但是我被困住了。不仅被困，而且不断地下陷，陷进湿乎乎的黑色软泥里。

我被稀泥覆盖的双臂在地面上拍打着。

我无法阻止自己往下陷。

稀泥已经在我脖子附近冒泡，而我越陷越快。



# 第十八章

我屏住呼吸。稀泥已经上升到我下巴的高度了。

很快它就会覆盖住我的头，我想。

我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

稀泥继续向上蔓延，完全盖住了我的下颌。当泥巴淹没我的嘴巴时，我开始吐唾沫。

接着，我觉得有东西抓住了我的胳膊。非常有力的双手插到我胳膊下面。我能感觉到那双手在稀泥中游走。



它们把我抓得更紧了。

我觉得自己被拖起来，某个力气非常大的人把

我给拉了起来。

当我开始上升时，稀泥发出非常大的咕嘟声。我感觉到泥巴从我的胸口、大腿和膝盖滑了下去。

然后我又站在了地面上，那两只有力的手依然抓着我。

“马迪——”我大叫道，尝到了嘴唇上泥土的酸味，“你——”

“我起来了！”我听见他沙哑的回答，“爱伦，我没事！”

有力的双手终于放开了。我的腿在发抖，身体摇摇晃晃，但是还是站稳了。

我回头看看到底是谁救了我。

结果看到了一双闪闪发光的狼的眼睛。

一个长着狼脸的人。爪子似的手被黑毛覆盖住，棕色的长嘴巴正在微笑，露出嘴里的尖牙。在一丛厚厚的黑狼毛后面，有一对尖尖的耳朵。

那是个女人。她穿着银色的女式贴身的紧身连衣裤，显得非常苗条。当我惊讶地看着她的时候，她张开嘴巴，发出一声嘶哑的狼嚎。

我马上认出她来，是狼女孩！

我转头去看她的同伴——狼男孩。是他把马迪从污泥中解救出来的。马迪的全身沾满厚厚一层烂泥。他想把脸擦干净，结果只把更多稀泥涂在了脸

颊上。

“你们……救了我们！谢谢你们！”我大声说，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嗓音。

两个狼人发出低沉的嗥叫作为回答。

“我们……我们跟电车走散了，”我向狼女孩解释道，“我们需要回去。你知道的。回到整个观光旅程开始的地方。”

她发出一声刺耳的嗥叫，然后猛地咬住满是尖牙的下颌。

“求求你，”我哀求道，“你能帮助我们回到电车上吗？或者你能把我们带回到站台那里去吗？我爸爸在那里等我。”

狼女孩的眼睛闪了闪。她又开始咆哮。

“我们知道你们只是演员！”马迪不假思索地脱口尖声说道，“但是我们不想再被吓一次了。我们今天已经被吓够了。没问题吧？”

两个狼人继续咆哮。一道白色的口水从狼男孩的黑色嘴唇上流淌下来。

我心里感到有一丝不对劲。我已经完全迷惑了。“停止！”我尖叫道，“快停下来！马迪是对的！我们不想再被吓着了。所以快停下你们的狼人表演，来帮帮我们吧！”

两个狼人又嗥叫起来。狼女孩张合着她的大

嘴，一条粉红色的长舌头伸了出来，她好像很饥饿似的舔了舔自己参差不齐的牙齿。

“够了！”我尖声大喊起来，“停止表演！停！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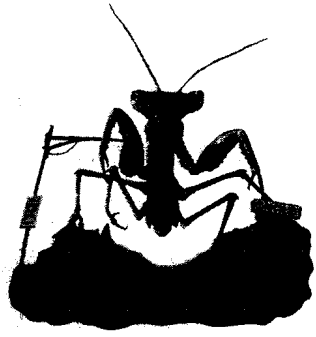
我太生气了，太愤怒了——不得不伸出双手，抓住了狼女孩面具上的长毛。

接着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拉那个面具。

使劲拉，双手用最大的力气去拉。

结果我感觉到了真正的毛发和温暖的皮肤。

那不是一个面具。



# 第十九章

“哦！”我大喘一口气，赶紧放开双手。

狼女孩的红眼睛在发光。她张开嘴巴，再次饥饿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她那又黄又尖的牙齿。

我的全身开始发抖，退到了砖墙边上。“马，马迪……”我结结巴巴地说，“那不是表演。”

“啊？”马迪僵硬地站在狼男孩面前，他脏兮兮的脸上那双深色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们不是演员，”我低声说，“这里很不对劲。简直太不对劲了。”



马迪的嘴巴张得很大，他向后退了一步。

两个狼人都发出低低的咆哮声。他们低下自己

的头，仿佛准备好随时发起进攻。

“你相信我了吧？”我喊道，“现在你终于相信我了吧？”

马迪点点头。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想他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口水不断地从狼人的嘴里流出来。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像火一样闪闪发光。他们毛茸茸的胸口开始剧烈地起伏，呼吸也变得急促和剧烈。

当两个狼人抬起头，双双发出长长的可怕的怒吼时，我连忙向后跳到墙根上。

他们要对我们做什么？

我一把抓住马迪，把他拉到墙边。“上去！”我喊道，“快上去！也许在上面他们就抓不到我们了！”

马迪纵身一跃，把手尽量伸长一些。他的手拍到了墙头，然后滑了下来。他再试一遍，弯下膝盖，向上跳，想要抓住墙头，却又滑下来。

“我做不到！”他哀号道，“墙太高了。”

“我们必须这么做！”我尖叫道。

我转过身，看见两个狼人重心朝后，然后跳了起来。他们咆哮着，吼叫着，大滴大滴的口水从他们那些被咬得嘎吱作响的尖牙中间流淌下来。

“上去！”我喊道。

当马迪再次向墙头上跳时，我向下伸出手，抓住他那沾满稀泥的脚。“上去！”我使劲把他向上推了一把。

他的手在空中乱舞，抓住了砖墙的墙头，抓得很牢。

他的光脚丫在空中乱踢。但是他抓牢了，并把自己拉了上去。

他跪在墙头，转过身来抓住我的手。他向上拉，而我纵身一跃，挣扎着想要攀登到他的旁边。

但是我没办法把膝盖抬上去，没办法让它们在墙上停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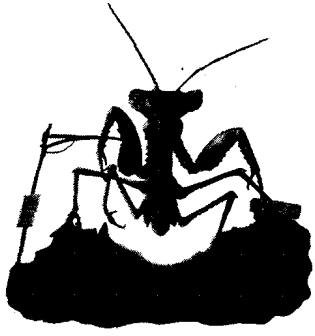
我的光脚丫疯狂地乱蹬，马迪把我向上拉的时候，我的膝盖不停地刮到墙面。

“我做不到！我没办法！”我气喘吁吁地说。

狼人又开始咆哮了。

“不停地试！”马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拉住我的胳膊，用尽全身力气使劲拉。

当两个狼人跳起来的时候，我还在挣扎着。



# 第二十章

我听见嘴巴的吧嗒声。

我觉得脚底下有阵热气。

两个狼人重重地击打着墙面。

我发出绝望的呼号声，奋力一搏，跳到了墙头，然后平躺在砖头上，使劲喘气。

我抬起头，刚好看见两个咆哮的狼人再一次跳起来。嘴巴在我面前猛地咬了一口。红色的眼睛充满饥饿地看着我。

“不！”我喊叫着，赶快坐起身来。

狼人抬起他们的头，发出愤怒的嗥叫声，准备再一次进攻。

马迪和我紧紧缩在一起，向下看着他们。

他们跳了起来。

他们的爪子在砖头上抓挠着。刺耳的摩擦声让我的背上感到一阵凉意。他们的牙齿嘎吱作响。

他们掉了下去，准备着下一次的跳跃，兴奋地咆哮着。

“我们不能永远待在这上面！”马迪哭喊道，“我们该怎么办？”

我眯起眼睛朝黑暗中望去。墙的另一边是通往主楼的道路吗？

太黑了，我看不清楚。

狼人又跳起来，尖牙扫过我的脚踝。

我向后一躲，几乎从墙头上掉下去。

马迪和我相互撞到了对方，我们看着两个咆哮着的生物在准备继续向上跳。

枪！那把塑料爆破枪！

我的枪早就从我手上掉了。它可能正埋在那片沼泽里呢。但是我的视线停留在马迪的枪上。它的把手从他的牛仔裤口袋里伸出来。

我二话不说，抓住把手，把塑料枪从马迪的牛仔裤里扯出来。



“嘿！”他喊道，“爱伦……你要干什么？”

“他们给我们枪是有理由的，”我在两个狼人

令人恐惧的怒吼声中大声解释着，“也许这东西能制止住他们。”

“那……那只不过是个玩具罢了！”马迪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有理会。至少这值得我们一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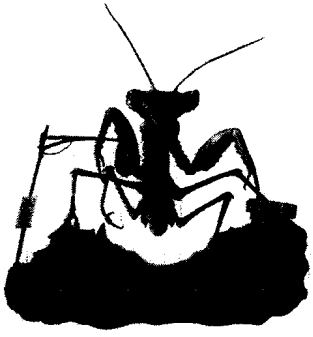
也许它会把他们吓住，也许它会伤害到他们，也许它会把他们赶走。

我举起塑料枪，瞄准两个正在往上跳的狼人。

“一……二……三……开火！”

我扣动扳机。一次，又一次。

再一次！



# 第二十一章

那把枪发出很大的嗡嗡声，射出一道黄光。

太好了！我想。太好了！我祈祷着。

那光会制止他们。

它是一把爆破枪——不是吗？嗡嗡声和亮光会把他们惊吓住。它会把他们镇住，这样马迪和我就能逃走了。

我使劲扣动扳机。一次，又一次。

它没有制止狼人，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让他们感到吃惊。

他们跳得更高了。我觉得锋利的爪子刮到了我的小腿。我发出痛苦的叫声。

而那把塑料枪从我的手中飞了出去。

它在墙头上弹了几下，然后滑到了地上。

只不过是个玩具罢了。马迪是对的。它不是真正的武器，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玩具。

“小心！”马迪张嘴发出尖声叫喊，那些咆哮的东西又对墙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的爪子在砖头上摩擦，并抓牢了。红眼睛盯着我。热乎乎的狼气让我的皮肤隐隐发麻。

“噢！”我的胳膊飞舞起来，我失去了平衡。我挣扎着想要继续待在上面，但是我的膝盖弯了，脚下打滑。

我想抓住马迪，但是没有抓到。

接着我掉了下去，我的背重重地摔在围墙另一边的地面上。

当我恐惧地向上看去时，看到马迪跟着我跳了下来。

两个狼人现在都在墙头上。他们向下盯着我们，红眼睛闪闪发光，舌头伸出来，重重地喘着气。

他们准备好了要扑向我们。

马迪拖着我的脚。“快跑！”他嘶哑地喊道，眼睛因为恐惧而瞪得大大的。

狼人在我们头顶上咆哮。

地面仿佛是倾斜的。我依然觉得昏头涨脑的，还没从那一跤中清醒过来。“我们……我们没办法跑得过他们！”我呻吟道。

我听见了一阵轰隆声，以及喀哒喀哒的响声。

马迪和我同时转过身，看见两只黄眼睛在夜幕下闪烁着。

某种动物的黄眼睛向我们飞驰而来。

不！那不是一只动物。

当它越来越靠近后，我可以看清楚它那又长又苗条的身形。

是电车！

电车颠簸地行驶在路上，前面的头灯发出昏黄的光。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太好了！

我回头看着马迪。他也看见了吗？是的，他看见了。

我们二话不说，双双开始朝路的方向跑去。电车开得很快。我们必须得爬上去。我们没有选择！

在我们身后，我听见狼人的咆哮。我听见砰的一声，接着又一声，他们从墙头上跳下来了。

电车前面的两盏黄色头灯扫射过我们。

狼人依然愤怒地咆哮着，怒吼着，在我们身后追赶着。

我前面几英尺的地方，马迪正向前急奔，他的头低着，脚步飞快。

电车渐渐驶近了，越来越近。

咆哮的狼人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我脖子后面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们吐出来的热气。

再过几秒钟。再过几秒钟——马迪和我就要纵身一跃了。

我看着电车飞速地转弯，黄色头灯照亮黑黢黢的路面。我死死盯住第一节车厢，深深地吸了口气，准备要跳。

然而马迪摔倒了。

我看见他的手伸过来，看见他的嘴巴由于惊讶而张得大大的，不，是由于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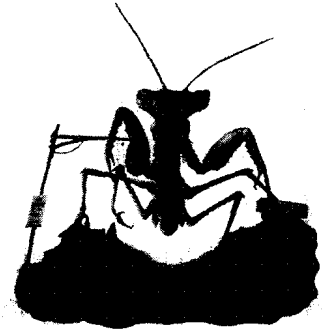
他被自己的光脚丫给绊倒了，跌在地上，摔了个狗啃泥。

我没能及时停下来。

我向他冲了过去，却被他绊倒了。

并重重地摔到他的身上。

结果我们看着电车飞快地从我们面前开过。



# 第二十二章

“呜……”

两个狼人发出胜利的嗥叫声。

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攀爬着站起身来。“起来！”我疯狂地用双手把马迪拉起来。

我们重新跟着电车跑起来，光脚丫在路面上连续拍打着。最后一节车厢就在我们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颠簸着。

我先跟上那节车厢，伸出右手，抓住车厢的后端。



我不顾一切地奋起一跃，跳了上去。往上爬了爬，坐到了最后一排椅子上。

我正要挣扎着喘几口气，转头发现马迪还在车厢后面猛追着。他的手向电车的后端伸过来。“我……我抓不到！”他气喘吁吁地说。

“快点跑！你必须得抓到！”我尖叫道。

在他后面，我看见狼人们紧紧跟随着。

马迪一鼓作气地加快了速度。他用双手抓住车厢的后端。电车拖着他开了好几英尺——直到他一跃而起，落到了我旁边的椅子上。

太好了！我高兴地想。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从那些咆哮的狼人嘴边逃了出来。

我们真的逃出来了吗？

他们会跟着我们跳到电车上来吗？

我转过身，浑身发抖。接着我看见狼人渐渐从我们的视线里隐去。他们跟着跑了一会儿，接着就放弃了。他们都站在路上，沮丧地弓着身子，看着我们逃离。

逃生——

这是个多么美妙的词语啊。

马迪和我相互笑了笑。我们击掌欢呼。

我们都气喘吁吁，浑身污泥。我的双腿由于过度的奔跑而隐隐作痛。我的光脚丫在抽动。我的心还在因为刚才那场恐怖大逃亡而剧烈跳动。

但是我们已经成功逃脱了。而现在我们正安全

地坐在电车上，一路往回走，回到我爸爸身旁。

“我们一定要告诉你爸爸，这个地方糟糕透顶。”马迪边喘气边说。

“这里非常不对劲。”我同意他的说法。

“那些狼人……他们不是在开玩笑，”马迪继续说，“他们……他们是来真的，爱伦。他们不是演员。”

我点点头，非常高兴马迪终于赞同我的看法了。而他也不再假装自己很勇敢，他不再假装这一切都是机器和特技在作怪。

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危险，真正的怪兽。

惊魂街摄影厂里有什么东西出大问题了。爸爸告诉过我们，他想要完整的报告。那么好吧，他会获得完整的报告的！

我靠在椅背上，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但是当我发现车上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人时，又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马迪——快看！”我指着电车的前端，“我们不是惟一的乘客。”

实际上，每一节车厢似乎都坐满了乘客。

“这是怎么回事？”马迪咕哝着，“你爸爸说这次旅行中只有我们两个观光客。而现在电车里……哦！”

马迪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嘴巴吃惊地张开，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也倒抽一口冷气。

电车里的其他乘客都同时转过身来。我看见它们咧开的下巴，它们漆黑空洞的眼窝，以及它们灰色的头骨。

那是些骨架。

那些乘客都是些咧嘴笑着的骨架。

它们的嘴巴张开，发出干笑声。那些残酷的笑声听起来像寒风在光秃秃的树木间呼啸而过。当它们抬起自己发黄的只剩下骨头的手指着我们时，全身的骨头发出喀哒喀哒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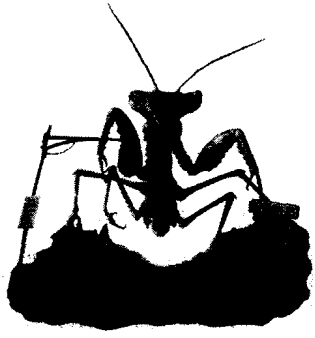
当电车载着我们，越开越快，越开越快，一直开向黑暗时，它们的头骨上下震动着，弹跳着。

马迪和我滑到椅子下面，不停地发抖，眼睛还盯着那些微笑着的头骨和指过来的手指。

它们是谁？

它们怎么会跑到这辆电车上来的？

它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 第二十三章

那些骨架继续干笑着。它们的骨头发出喀哒喀哒的声音。它们发黄的头骨在那些喀哒作响的肩胛骨上松散地震动着。

电车加快了速度。我们在黑暗中飞驰着。

我强迫自己收回投向微笑的头骨的目光，向外看去。在树的后面，我能看到矮矮的摄影棚。我继续盯着看，那些建筑越变越小，逐渐消失在夜幕中。

“马迪，我们不是往站台方向开，”我小声说，“方向错了，我们正离那些建筑越来越远。”

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我在他的眼中看到恐惧。“我们该怎么办？”他呼吸困难地说。

“必须下车！”我回答，“我们得跳下去。”

马迪本来整个人从椅子上滑下去，缩到最底端。我想他是试图躲开那些骨架。

现在他抬起头，从电车的一侧向外望去。“爱伦，我们不能跳！”他叫道，“车速太快了。”

他是对的。电车正像火箭一样飞驰在路面上，而且不断加速，车外的树木变成一道道模糊的黑影。

然后，当我们拐了一道急弯后，一栋高楼似乎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那是一座城堡，被无数盏聚光灯照耀着，所有的灯光都是灰色和银色的。两座塔楼直冲天际，一道坚固的石墙从路面上升起。

这就是我们正在行走的路。它蜿蜒曲折地延伸到城堡的石墙根。这条路到那道墙那儿就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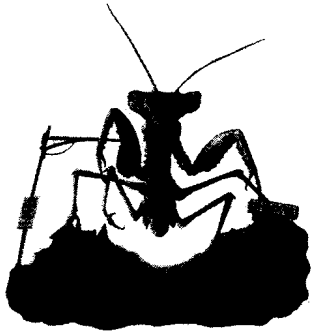
而我们还在这条路上飞驰，还在继续加速。

朝城堡飞驰。

骨架们依然发出吱吱哑哑的声音和几声干笑，令人毛骨悚然的干笑。它们在座椅上颠簸着，所有的骨头嘎吱作响，当我们离城堡越来越近时，它们兴奋地上蹿下跳。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要到达坚固的石墙了。

马上就要撞到上面去了。



## 第二十四章

我的腿在发抖，我的心跳在加速，但是我还是努力站在了椅子上。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闭上眼睛——然后纵身一跳。

我身体的一侧重重地摔到地面上，然后整个身体滚了几圈。

我看见马迪犹豫了一下。电车颠簸着，马迪向电车的一侧扑了下去。

他摔到地上，肚子先着地，然后翻了个身，在地上继续滚起来。

我停在了一棵树下，然后我转身看向城堡——

刚好看见电车陷进了石墙里。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第一节车厢撞到城堡的墙壁上，然后穿了过去。

安静地穿了过去。

我可以看见那些骨架们正在上下来回地动着。

接着我看见第二节车厢、第三节、第四节……全都穿过城堡的墙壁，消失了，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

几秒钟以后，整辆电车都消失了。

路两旁寂静无声。

投射在城堡上的聚光灯全部暗了下来。

“爱伦，你还好吗？”马迪虚弱地喊道。

我转过身去，发现他双手和膝盖着地趴在路的另一旁。我立住脚跟。我身体的一侧被刮伤了，但是并不很疼。

“我没事。”我告诉他，并指着城堡说，“你刚才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马迪回答着，一边慢慢地站了起来，“但是我不相信。”他伸展了一下身体，“电车是怎么穿过那道墙的？你觉得城堡根本就不存在吗？那是不是只是一种视觉幻象？某种骗人的把戏？”

“要搞清楚很简单。”我说。

我们肩并肩地走在路上。冷风吹过树梢，树叶在我们周围哗啦哗啦地响。我们的光脚丫下，地面显得很冷。

“我们必须找到我爸爸，”我小声说，“我想他肯定能向我们解释这一切。”

“我希望如此。”马迪嘀咕着。

我们走到城堡的墙壁前面。我伸出双手，期望它们能穿过墙去。

但是我的手拍到了坚硬的墙壁。

马迪放低他的肩膀，朝城堡的墙壁撞过去。他的肩膀砰的一声撞到了墙壁。

“这道墙是实的，”马迪摇了摇头，说，“这是一道真的墙。那么电车是怎样穿过去的呢？”

“那是一辆幽灵电车，”我用手摸了摸用冷冰冰的石头砌成的墙，低声说，“一辆载满骨架的幽灵电车。”

“但是我们也搭乘过它呀！”马迪喊道。

我双手拍打着墙面，然后转身背对着它。“我受够了这些未解之谜！”我悲伤地喊道，“我受够了被恐吓的感觉！我受够了狼人和怪兽！只要我还活着，就再也不看任何恐怖电影了！”

“你爸爸会解释这一切的，”马迪摇了摇头，

轻轻地说，“我肯定他会的。”

“我不想听他解释！”我喊道，“我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我们紧紧跟随着对方，走到了城堡的一侧。我可以听见身后传来一些奇怪的动物叫声，而在我们的头顶上，一声恐怖的格格叫声划破夜空。

我不去理会所有的声音。我不想再去思考那些声音到底是真正的怪兽发出来的，还是机器发出来的。我不想再去想那些我们碰到过的可怕生物，以及马迪和我遇到的那些惊险场面。

我不想再动脑筋。

在城堡的背面，那条路又出现了。“我希望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我嘀咕着，顺着路拐到山坡上。

“我也希望。”马迪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们加快步伐，飞快地走在路中间。我们试着不去注意那些动物尖锐的叫声。尖叫声、咆哮声和呻吟声似乎一路伴随着我们。

路变成了上坡。马迪和我身体重心向前地攀爬着。那些可怕的叫声和怒吼声一路跟随我们到山顶。

当我们快到山顶的时候，我看见几栋很矮的建筑。

“太好了！”我喊道，“马迪——快看！我们肯定在朝站台的方向走。”我开始三步并作两步地朝那些建筑跑去。马迪疾步跟在后面。

当我们发觉自己在什么地方时，都停了下来。

我们又回到惊魂街了。

不知何故我们绕了一圈。

经过那些老房子和小商店，惊魂街坟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看着那道栅栏，我又想起了从地底下伸出来的绿手，还有绿色的肩膀，绿色的脸庞。那些手拖着我们，把我们往地底下拖。

我的全身开始发抖。

我不想回到那儿去。我永远也不想再看见这条恐怖的街道。

但是我无法从坟场上收回视线。当我盯着街道对面那些古老的墓碑时，我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动。

一团灰色的小东西，就像一片小小的云彩。

它从破旧的墓碑之间升起来，静静地飘悠在空气中。

接着另一团灰色的轻烟从地面上升起来，又有一团。

我瞥了马迪一眼。他站在我旁边，手叉在腰上，使劲盯着看。他也看见了那些东西。

灰色的轻烟静悄悄地升起来，就像雪球或棉花

一样。大约有几十个，从坟场里飘起来。

飘到坟场的上空，然后飘到大街上。

飘到马迪和我的头顶，低低地盘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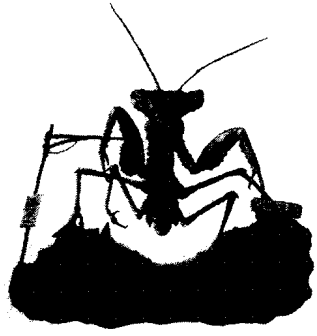
接着，正当我们盯着它们看的时候，它们开始胀大，开始充气，就像灰色的气球。

我看见它们里面有几张脸。黑色的脸，布满了阴影和皱纹，就像月球上的男人脸。那些脸闷闷不乐地看着我们。那些脸已经很老了，布满了皱纹，窄窄的眼睛像一道道黑色的裂缝，皱着眉头。冷笑的面孔藏在翻腾的白色轻烟里。

我抓住马迪的肩膀。我想要逃跑，离开这儿，从它们下面躲开。

但是，就像一阵烟一样，那些带着邪恶面孔的薄雾盘绕下来，围住我们。把我们困住了，牢牢地困在里面。

那些脸，丑陋和皱着眉头的脸，在我们周围旋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把我们包围在旋涡般令人透不过气来的薄雾里。



## 第二十五章

我用手遮住眼睛，试图把它们挡在外面。

我被吓得当场僵住，不能思考，不能呼吸。

我能听见那些幽灵般的云彩在我们周围盘旋时发出的刺耳的风声。

然后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盖过了风声："停！把这一段冲印出来！这个镜头不错，谢谢大家！"

我慢慢放下双手，睁开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一个男人大步走向马迪和我。他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灰毛衣，上面罩着一件深色的皮夹克。他头上

斜斜地戴着一顶蓝白相间的棒球帽，一条金黄的马尾辫在帽子后面甩来甩去。

他的手上拿着一个夹有纸的记事板，一个银色的口哨套在他脖子上。他对马迪和我笑了笑，然后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嘿，你们怎么样，小家伙们？我叫罗斯·丹佛。干得不错！你们看起来真的很害怕。”

“啊？”我叫道，惊诧得瞠目结舌，“我们的确被吓着了呀！”

“我真高兴能见到真的大活人！”马迪喊道。

“这个观光之旅——真的糟糕透了！”我尖叫道，“那些怪物——它们都活过来了！它们想要伤害我们！它们真的要那么做！真的一点也不好玩！这根本就不像一次观光之旅！”所有的话从我嘴里一股脑儿冲出来。

“真是恶心透了！狼人朝我们张牙舞爪，把我们追到了墙头上！”马迪叫道。

我们两个同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告诉这个叫丹佛的家伙我们在这次旅行中遇到的所有可怕事情。

“哈哈！”笑容绽开在他英俊的脸孔，他举起那记事板，仿佛要抵挡住我们，“那些都是特技，孩子们。难道他们没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在这儿

拍电影吗？而且我们在拍你们的反应？”

“没有，没人告诉我们，丹佛先生！”我生气地回答，“是我爸爸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他设计了这个摄影厂。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第一批来这儿的游客。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拍电影的事情。我真的觉得……”

我察觉到马迪的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知道马迪正努力让我平静下来，但是我不想镇定下来。

我真的很生气。

丹佛先生回头对他身后街道上的那群摄影人员说：“镜头三十拍完了，伙计们，大家解散吃晚饭去吧。”

他们相互交谈着解散了。丹佛先生回头对我们说：“你爸爸应该向你们解释的……”

“没关系，真的。”马迪插嘴说，“我们只不过有点害怕罢了。所有的怪物看起来跟真的一样，而且我们没有看见其他任何人，你是我们整个下午看到的第一个真人。”

“我爸爸肯定很担心，”我告诉那个电影导演，“他告诉我们他会在站台等我们。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去那儿吗？”



“没问题，”丹佛先生回答，“看见那边那栋敞开着门的大房子了吗？”他用手上的记事板朝前

指了指。

马迪和我看着街道对面的房子。一条窄窄的小路伸向那栋房子，敞开着的门里露出一道昏黄的灯光。

“那是绍克鲁的惊魂屋，”那个导演解释道，“直接走进那扇门，穿过那栋房子。”

“但是我们在里面不会被电到吧？”马迪问道，“在电影里，任何走进惊魂屋的人都会被两千万伏的电给电到。”

“那只在电影里发生，”丹佛先生解释说，“那栋房子只是个电影布景，里面绝对安全。穿过那栋房子，然后在后面，你们会看见街道对面的主控制中心。你们绝对不会错过的。”

“谢谢你！”马迪和我同时喊道。

马迪转身朝那栋房子全速跑去。

我回头看着丹佛先生。“我为刚才的大喊大叫道歉，”我对他说，“我只是太害怕了，我以为……”

我突然卡住了。

丹佛先生已经转身离去了，而我看见一条长长的电线——那条电线插在他的背后。

它不是真人，它不是一个电影导演，它是某种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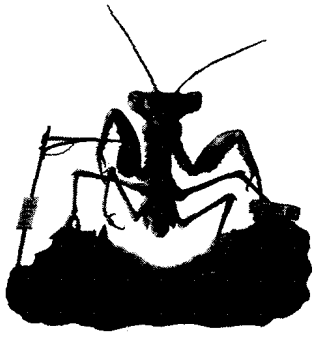
它跟其他东西一样，也是假的。它对我们撒了

谎。撒谎！

我转身用手在嘴巴边围成话筒，一边跑，一边疯狂地对马迪喊着："不要进去！马迪——停下来！不要跑到那房子里去！"

太迟了。

马迪已经跑进门去了。



# 第二十六章

“马迪——等一等！停下来！”我边跑边喊。

我必须让他停住。

那个电影导演是假的，我知道它没有说真话。

“马迪——求你了！”

我的光脚丫拍打着坚硬的地面。我沿着小路一路追赶，而马迪已经疾步走在门廊上。

“停下来！”

我飞快地跑到门廊上。伸出双手，使劲向他扑过去。

但是没有抓到。

我的身体飞出去，肚子滑过路面。

就在马迪走进那栋房子的时候，我看见一道白光，听见一声巨大的响声，然后是一道强烈的电流。

那间屋子爆发出一道闪电，那么耀眼，以致我必须捂住自己的眼睛。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只看见马迪脸朝下平躺在地板上。“不……”我发出恐惧的哀号声。

我赶快站起来，冲进屋子里。

我也会被电到吗？

我才不在乎呢，我必须到马迪身边去，我必须把他从那里救出来。

“马迪！马迪！”我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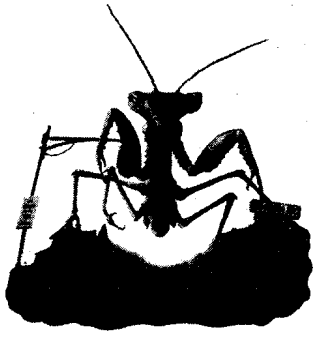
他没有动弹。

“马迪，求你了！”我抓住他的肩膀，开始摇晃他，“醒一醒，马迪！快清醒过来！马迪！”

他没有睁开眼睛。

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一个黑色的影子遮住了我。

接着我意识到，屋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



# 第二十七章

我转过身去，倒抽了一口冷气。

那是绍克鲁吗？还是其他什么可怕的怪物？

一个高大的人形朝我探过身子。我眯起眼睛朝黑暗的地方看去，想要看清楚他的脸。

“爸爸！”等我瞧清楚以后，就大叫起来，“爸爸！噢，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爱伦，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低声问道。

“是，是马迪！”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一定要救他，爸爸。他被电到了，而且他……他……”

爸爸靠过来。在他眼镜后面，他的眼神很冰冷，他脸上的五官恼怒地皱到一起。

“想想办法，爸爸！”我哀求道，“马迪受伤了，他不能动弹，他不能睁开眼睛。这个摄影厂之旅糟透了，爸爸！所有的东西都不对劲！所有的东西都很不对劲！”

他没有回答，靠得更近了。

当他的脸被柔和的灯光照射到时，我发现他不是我爸爸！

“你是谁？”我尖叫道，“你不是我爸爸！你为什么不帮我？你为什么不帮马迪？想想办法——求你了！我爸爸在哪里？他在哪里？你是谁？救我！来人啊！救我呀啊啊！救噢噢噢噢噢……爸——啊啊啊啊啊……嗒嗒嗒嗒嗒……”



# 第二十八章

怀特先生站在那里，向下看着爱伦和马迪。他哀伤地摇摇头，闭上眼睛，发出一声长叹。

贾瑞德·科蒂斯，摄影棚工程师之一，跑进惊魂屋。“怀特先生，你的两个儿童机器人发生什么事情了？”他问道。

怀特先生又叹了一口气。“编程问题。”他嘀咕着。

他用手指了指爱伦机器人，它僵硬地跪在马迪机器人身旁。“我不得不把这个女孩的开关给关掉。它的记忆芯片肯定坏掉了。爱伦机器人本应该把我当成它的爸爸。但是刚才，它认不出我来。”

“那么马迪机器人又是怎么回事呢？”贾瑞德问道。

“它完全坏掉了，”怀特先生回答，“我想是电子系统短路了。”

“多可惜啊。”贾瑞德弯下身子把马迪机器人翻过来说，他撸起马迪的T恤衫，在背上乱按一气，“嘿，怀特先生，用机器人小孩测试公园的主意棒极了。我想我们能修好它们的。”

贾瑞德打开马迪背后的控制面板，并眯眼看着里面的红色和绿色电线。“其他所有的动物、怪兽机器人都运行正常，一点毛病也没有。”

“我昨天就应该察觉出问题来的，”怀特先生说，“我们都聚在我的办公室里。爱伦机器人问到了它妈妈。是我制造了它，它哪有什么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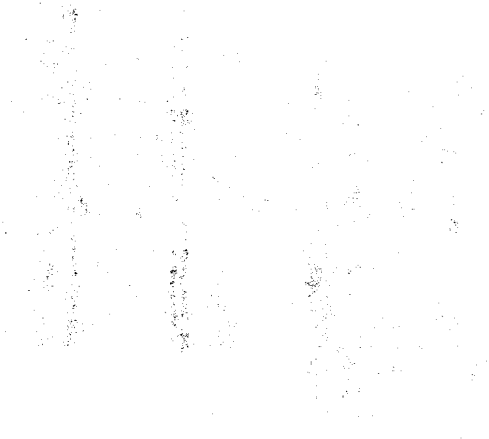
怀特先生挥了挥手：“哎，好吧，没问题。我们重新给这两个机器人编程，放进新的芯片。很快它们就会跟新的一样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公园对真正的小孩开放之前，让它们再试一次惊魂街摄影厂之旅。”

他从贾瑞德手中接过马迪机器人，把它一下扛在肩上。然后他捡起爱伦机器人，把它甩到另一个肩上。最后，他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扛着它们走向工程楼。

# 魔鬼面具Ⅱ



翻译：索 娃 朱 蒂 校译：尼 娜





# 第一章

我不知道你跟一年级的学生相处过没有，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们，那就是：怪物。

一年级学生是一群没心没肺的怪物。

跟谁我都敢承认这话是我说的。

我名叫史蒂夫·博斯韦尔，我上六年级了。也许我不是胡桃路中学里最聪明的人，但有件事是绝对不会错的：一年级学生是一群没心没肺的怪物。

我怎么会知道？告诉你，我可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我是在每天放学后训练一年级的足球队时发现的。

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会选择训练他们的足球队呢？唉，其实根本就不是我选择的。那是对我的惩罚。

有人偷偷地在女生更衣室里放了一只松鼠。那个人就是我。但那不是我的主意。

我最好的朋友，查克·格林，抓了一只松鼠。他问我应该在哪个地方放生。

我说："女生更衣室怎么样？就在星期四她们的篮球比赛之前。"

也许的确有一半是我的主意。但是查克跟我一样也有错。

当然，我是那个当场被抓到的人。

正当我把松鼠放出盒子的时候，体育老师科蒂小姐一把抓住了我。那只松鼠从体育馆一直跑到了露天看台。所有在露天看台的孩子全都跳了起来，然后四处乱窜，失声尖叫，像疯子一样。

那只不过是只该死的松鼠罢了。但是所有的老师都开始四处围剿它。结果几个小时以后它才被抓住，而所有人也才安静下来。

所以科蒂小姐说，我必须受罚。

她让我从两种不同的惩罚方式中选一种。一个是：我每天放学后到体育馆给所有的篮球打气，而且必须用嘴吹，直到我的头爆炸为止；另一个是：

我可以训练一年级的足球队。

我选择了第二种惩罚方式。

那真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的朋友查克本应该帮助我训练那支球队的。但是他对科蒂小姐说，他放学后有一份工作要做。

你知道他那份工作是什么吗？回家看电视。

很多人认为查克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原因是我俩长得像。我们都很高很瘦。我们都有棕色的直发和深棕色的眼睛。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戴棒球帽。有时人们甚至以为我俩是亲兄弟！

但是那并不是我喜欢查克，而查克也喜欢我的原因。我们能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是因为我们彼此能让对方开心。

当查克告诉我他放学后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我笑得快要断气了。但是我现在可笑不出来了。

我在祈祷。每天我都祈祷上天下雨。只要一下雨，一年级的足球训练就可以取消了。

很不幸的是，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秋风送爽的十月天。站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我企图找到一片云彩——哪怕是一小片——结果却只看见蓝色的天空。

“好啦，小肥猪们，大家听着！”我大声喊着。我绝对没有开他们玩笑的意思。这个称呼是他

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队名。你相信吗？听听，胡桃路小肥猪。

你知道这是群什么样的孩子了吧？

我把双手围成话筒状放在嘴边，然后又喊了一次："排好队，小肥猪！"

安德鲁·福斯特抓起挂在我脖子上的口哨，正冲着我的脸吹起来。然后鸭子·本顿狠狠地在我的新运动鞋上跺了一脚。每个人都叫他鸭子，因为他总是嘎嘎叫个不停。他和安德鲁觉得那好笑得不得了。

接着玛尼·罗森跳到我的背后，双臂圈住我的脖子，爬到我的背上。玛尼有一头红色的鬈发，满脸雀斑，还有我在孩子们身上所见到过的最邪恶的笑容。"载上我一程，史蒂夫！"她大喊道，"我要搭车！"

"玛尼——从我身上滚下去！"我叫起来。我试着把她圈在我脖子上的手臂拉开。她都快把我给掐死了。现在所有的小肥猪都在笑我。

"玛尼——我……喘不过气了！"我气喘吁吁地说。

我弯下身子，企图把她从我的背上摔下来。但是她抱得更紧了。

然后我感到她的嘴唇贴到了我的耳朵上。

“你在干什么？”我大叫一声。难道她想要亲我？

呃，太恶心了！她把口香糖吐到了我耳朵里。

然后，她像一个发疯的魔鬼一样大笑起来，从我身上跳下来，向草坪的另一端跑去，她那红色的鬈发在她头上上下跳跃。

“饶了我吧！”我生气地大叫。紫色口香糖塞住了我的耳朵。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把它全抠出来。

我处理完这事时，他们已经开始一场练习比赛了。

你以前看过六岁孩子踢足球吗？基本上我把这种比赛总结为追和踢，再追，再踢。每个人都在追那个球，每个人都想踢到它。

我试着教他们什么是球位，我试着教他们怎样相互传球，我试着教他们什么是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只想着追和踢，再追，再踢。

这我倒没什么意见，只要他们别来烦我就行。

我吹着口哨，充当他们的裁判，并努力让比赛进行下去。

安德鲁·福斯特在跑过我面前时，把一大块土踢到我的牛仔裤上。他假装那是个意外。但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然后鸭子·本顿与约翰尼·麦尔斯大打出手起

来。鸭子老是跟他爸爸一起观看电视播放的曲棍球比赛，他认为在比赛中应该打架。有些时候鸭子根本就不去追球，他只打架。

我让他们在整整一小时的时间里追和踢，再追，再踢。然后我吹响口哨，宣布训练结束。

这次训练的结果还不错，只有一个流血的鼻子。这就已经是一次胜利了，因为那不是我的鼻子！

“好吧，小肥猪们——明天见！”我喊道。我快步跑离操场。他们的家长和保姆会在学校门口等着他们。

这时我看见一群孩子在场地的正中央紧紧地围成一圈。他们都咧嘴笑着，所以我决定最好还是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

“你们大家在做什么？”我问道，跑回到他们中间。

一些孩子散开了，我看到一个足球放在草地上。满脸雀斑的玛尼·罗森正对着我微笑：“嘿，史蒂夫，你能从这儿射门吗？”

其他孩子也从足球旁散开。我瞟了一眼球门。它离得真是很远，至少有半个足球场那么远。



“你们在打什么鬼主意？”我问道。

玛尼收起微笑：“没有什么鬼主意。你能从这

儿射门吗？”

“没门！”鸭子·本顿叫道。

“史蒂夫能做到，”我听见约翰尼·麦尔斯说，“史蒂夫能把球从比这儿更远的地方踢进球门。”

“没门！”鸭子坚持说，“就算对六年级学生来说，这也太远了。”

“嘿——这太容易了！”我吹牛道，“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更难的活儿干干？”

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必须做一些能唬住他们的事。只不过为了证明我比他们强。

接着我走向球的后方。在离球大约八到十步距离的地方停下来，给我自己足够的起跑空间。

“好吧，大家看看专业选手是怎样进球的！”我大声说。

我跑到足球的位置。抬起腿，使出全身力气。

然后奋力一踢。

当场僵住一秒钟。

接着发出一声又长又响亮的惊恐尖叫。



# 第二章

几分钟后，在回家的路上，我经过好朋友查克的家。查克沿着他家碎石铺成的车道跑过来迎接我。

当时我谁也不愿意答理，包括我的朋友。

但是他就在我面前，我能怎么办呢？

“哟，史蒂夫！”他在车道中间停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一瘸一拐的？”

“水泥。”我痛苦地呻吟道。

他摘下他那红黑条纹的帽子，挠了挠头上浓密的棕色头发：“啊？”

“水泥，”我虚弱地回答说，“那群孩子弄了

一个水泥足球。”

查克眯眼看着我。我知道他还不明白。

“其中一个孩子住在街对面。他在他朋友的帮助下，把一个水泥做的球滚到了学校，”我解释道，“那个球被刷成了黑白相间的足球模样。其实是结结实实的水泥。他们把它放在球场中央。接着他们要我射门，结果……结果……”我一口气卡在了嗓子眼里，无法把话说完。

我蹒跚地走到查克家车道边的那棵大山毛榉树旁，背靠它冰冷的白色树干。

“哇，这个玩笑可不好笑。”查克边说，边把帽子戴回到头上。

“可不是嘛！”我呻吟道，“我想我脚上的每块骨头都碎了，甚至周围的骨头也碎了。”

“那些孩子真是群怪物！”查克宣称。

我一边呻吟一边抚摩那只疼痛的脚。它并没有真正碎掉，但是真的很痛，非常痛。我换个肩背书包，然后再靠到树干上。

“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我对查克说。

“报复他们？”

“猜对了！”我回答，“你怎么知道？”

“掐指一算。”他走到我身旁。我知道他正在绞尽脑汁地思考。每当他努力思考的时候，脸上的

五官总会缩到一块。

“就快到万圣节了，”他终于说，“也许我们能想些法子吓唬吓唬他们。我的意思是说，好好吓吓他们。”他深棕色的眼睛兴奋得发光。

“呃……也许吧。”我有点犹豫不决，“他们只是些小孩子，我并不想对他们做任何太恶毒的事情。”

我的书包感觉有点不对劲——太满了。我把它从肩膀上取下来，放到地上。

我弯下身子拉开拉链。

结果成千上万根羽毛从里面飞了出来。

“那些臭小孩！”查克惊呼。

我彻底打开背包。我的所有笔记本，我的所有课本都被黏糊糊的羽毛覆盖着。那些怪物用胶水把羽毛粘到我的书本上了。

我把书包往地上一扔，然后对查克咆哮说：“也许我应该做些恶毒的事情！”

几天以后，查克和我一起从操场走回家。那是个寒冷、刮风的下午。乌云渐渐从远处飘过来。

那些乌云来得太晚，帮不上我什么忙。我刚刚结束下午与小肥猪们的训练。

那不是一次太糟糕的训练，当然也不是一次太

好的训练。

训练刚开始的时候，安德鲁低头全速向我冲过来。他大概有上千磅重，而且还有一颗非常坚硬的头。他一头撞向我的肚子，把我撞得晕头转向。

我在地上来回翻滚了好几分钟，一边呻吟，一边喘气，几乎要窒息过去。其他孩子都在看热闹，觉得有趣极了。安德鲁宣称这是一次意外。

我会报复你们的，我对自己发誓。我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但是我会报复你们这些家伙的。

接着玛尼·罗森跳上我的背，还把我那新大衣的衣领给撕了下来。

查克在训练结束后与我会合。从上次的事情之后他就开始每天都这么做。他知道，在与一年级学生共同度过一小时后，我一般都会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回家。

“我恨他们，”我小声嘀咕着，“你知道恨的同义词是什么吗？小——肥——猪！”我那被撕烂了的衣领在风中来回拍打着我的肩。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用一个水泥足球来训练呢？”查克建议我，他整了整头上那顶条纹帽子，“不，等一等。我有了——让他们轮流当一回足球！”

“不。这个主意不好。”我一边回答，一边摇

头。天更加黑了。树枝开始左右摇摆起来，枯树叶如同下雨般滑落到我们脚边。

我的运动鞋把树叶踩得嘎吱嘎吱响。“我不想伤害他们，”我对查克说，“我只想吓唬他们。我想把他们吓得半死。”

风变得越发冷了。我感到一滴冰冷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

在我们横过马路的时候，我发现两个我们班的女生正在马路另一边走着。我认出其中一个是萨博丽娜·梅森，她在人行道上匆忙地走着，她那黑色的马尾辫像秋千一样晃来晃去。在她身旁的那位，我认出来是她的朋友白佳丽·考德威。

“嘿！”我正要招呼她们，但是突然打住了。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主意。

看到白佳丽，我就知道该如何吓唬那些一年级学生了。

看到白佳丽，我也知道我到底希望干些什么了。



# 第三章

我正准备跟那两个女生打招呼，查克用手一把捂住我的嘴，并把我拽到一棵大树后。

“嘿，把你的脏爪子从我嘴上拿开。你在打什么主意呢？”当我终于把他的手推开后，我大声叫起来。

他把我压到粗糙的树干上。“嘘，她们没看见我们。”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偷看两个女孩。

“那又怎么样？”

“那我们就可以偷偷地跑过去吓唬吓唬她们，”查克低声说，他的棕色眼睛闪烁着邪恶的光芒，“让我们把白佳丽吓得尖叫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为了过去的友谊？”

查克点点头，咧嘴笑了。

多年以来，让白佳丽尖叫是我俩最大的爱好。那是因为她真的很会尖叫，而且她可以为了任何事情尖叫。

去年的一天，在午餐室里，查克把一条蚯蚓塞进他的火鸡三明治里。然后他把三明治给了白佳丽。

她吃了一口，觉得味道有点不对劲。当查克向她展示三明治里剩下的蚯蚓时，白佳丽尖叫了整整一个星期。

查克和我经常打赌谁更能吓唬白佳丽，以及谁能让她尖叫。我想这有点恶毒，但是也很有趣。

有时，当你知道有些人非常容易受惊吓时，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尽可能多地吓唬他们。

不过，情况在去年万圣节的时候全改变了。

去年万圣节查克和我着实被吓坏了。白佳丽戴了一个我见到过的最可怕的面具。那不仅仅是一个面具，它已经变成了一张活生生的人脸。

它太丑陋，又太真实了。它用邪恶而又逼真的眼光盯着我们。它的嘴巴恶狠狠地对我们冷笑。它的皮肤发出一种病态的绿色。而且白佳丽平常那种柔和的嗓音变成了可怕的动物咆哮声。

查克和我落荒而逃。

一点也不夸张，我们被吓坏了。

我们跑过了无数个街区，尖叫了整整一天。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

从那以后，所有情况都改变了。

差不多一年过去了，我们再没有试过吓唬白佳丽一次。我认为白佳丽不会被吓唬住了，再也不会了。

自从过完去年万圣节以后，我想没有任何事情能再吓着她了。

她完全无所畏惧。在整整一年里，我一次也没听到过她的喊叫或尖叫。

所以现在我也不想尝试去吓唬她。我需要跟她谈谈，谈谈关于她那恐怖的面具。

但是查克一直把我压在树干上。“来吧，史蒂夫，”他低声说，“她们没有看见我们。我们弯腰从树篱的这边走，赶到她们前面去。然后等她们靠近后，我们跳出来吓唬她们。”

“我真的不……”我正准备说。但是我发现查克已经打定主意要吓唬白佳丽和萨博丽娜了，所以我就由着他拖着我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开始下小雨了。狂风把雨点吹到我脸上。我蹑手蹑脚地走在树篱的一旁，弯着腰，跟着查克。

我们超过了女孩们，并且继续前进。我能听到萨博丽娜在我身后发出笑声。我听到白佳丽说了些什么，然后萨博丽娜又笑起来。

我非常好奇她们在说什么。我停下来透过树篱向外望去。白佳丽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她黑色的眼睛向前直望去，身体僵硬地活动着。她把身上的蓝色羽绒衣的衣领竖起来，遮住她的脸庞。

随着女孩们越来越靠近，我重新弯下腰来。我回过头来，发现查克和我正站在老木匠府邸前宽阔的草坪上。

我的目光越过长满杂草的草坪，看着笼罩在一片深深的黑暗中而且显得阴气沉沉的老房子，我感觉自己打了一个冷战。大家都说那栋房子闹鬼——一百年前，有人在那里被谋杀了。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鬼，但是我也不喜欢离让人毛骨悚然的老木匠府邸那么近。

我把查克拉到隔壁的空地上。雨点急速地拍打着地面。我把落在自己眉毛上的雨滴擦掉。

白佳丽和萨博丽娜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我可以听见萨博丽娜正兴奋地说着某件事情，但是我听不清楚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查克回头看着我，脸上挂着邪恶的微笑。“准备好了吗？”他低声说，“开始！”

我们双脚起跳，然后双双跳出来，伴随着剧烈的尖叫声。

萨博丽娜被吓得倒抽一口冷气，她目瞪口呆，嘴巴仿佛快要掉到地上了，她的双手高举到空中。

白佳丽盯着我。

然后她的头歪到一边，抵着她蓝色的衣领，接着掉了下来。

她的头脱离肩膀掉下来了。

那颗头掉到地上，然后在草地上弹了几下。

萨博丽娜低头看着地面，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白佳丽掉下来的脑袋。

然后萨博丽娜的双手开始在空中疯狂地挥舞。她张开嘴恐惧地尖叫起来。不停地尖叫，尖叫，再尖叫。



# 第四章

我呼吸困难起来，我的膝盖开始发软。

白佳丽的头在草丛中看着我，萨博丽娜的尖叫声在我耳边回响。

接着我听到轻轻的笑声。笑声是从白佳丽的大衣里传来的。

我看到一撮棕色头发从衣领间冒出来。然后白佳丽满是笑意的脸庞也从大衣下面钻了出来。

萨博丽娜停止住疯狂的尖叫，也开始笑起来。

“吓着你们了吧！”白佳丽大声说。她和萨博丽娜抱成一团，像疯子一样笑了起来。

“哦，哇！”查克呻吟着说。

我的膝盖还在发抖。我想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没顾得上呼吸。

我弯下腰捡起白佳丽的脑袋，那是一颗假脑袋。我猜大概是一个雕塑。我在手掌中玩弄着那颗脑袋。太神奇了，它看起来跟她一模一样。

“那是用巴黎石膏做的，”白佳丽一边解释，一边从我手上把它抢过去，“我妈妈做的。”

“但是——它看起来太逼真了！”我泄气地说。

她咧嘴笑了：“妈妈越来越熟练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做我的头像。这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

“还好啦。但是没有骗过我们。”查克说。

“是啊。我们知道那是假的。”我也连忙掩饰。但是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和颤抖。我还停留在惊吓的状态中。

萨博丽娜摇了摇头。她那黑色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摆。萨博丽娜非常高，比查克和我还高。白佳丽是个小个子，她的身高只到萨博丽娜的肩膀。

“你们应该看看自己脸上的表情！”萨博丽娜大声说，“我还以为是你们的脑袋要掉下来了呢！”

两个女孩再次相互拥抱，并继续放声大笑。

“我们在一里地以外就看见你们了，”白佳丽

一边说，一边用手摆弄那颗假头，“幸好我今天把这颗头带到美术课上去炫耀了。我用大衣盖住脑袋，让萨博丽娜把石膏头塞进衣领里。”

“要吓唬你俩太简单了。”萨博丽娜得意地笑着说。

“我们没被吓着。真的。”查克坚持说，“我们只是顺着你们演戏罢了。”

我想改变话题。这两个女孩会整天整夜地谈论查克和我的熊样，只要我们不去阻止她们。我可不想让她们这样。

大雨继续拍打着地面，狂风加快了雨点滴落的速度。我开始颤抖。我们四人都被淋得很湿。

“白佳丽，你还记得去年万圣节你戴的那个面具吗？那是从哪儿来的？”我问。我尽量用平常的口气问。我不想让她觉得答案对我很重要。

她把石膏头抱在胸前：“啊？什么面具？”

我叹息着。她有时候真是烦人！

“还记得去年万圣节你戴的那个真的很吓人的面具吗？那是从哪儿来的？”

她俩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白佳丽说：“我不记得了。”

“你得了吧！”我呻吟道。

“真的。真的不记得了。”她坚持说。

“你记得的，”查克对她说，“你只是不想告诉我们。”

我知道白佳丽为什么不想告诉我们。她也许正计划着万圣节在同一个商店再买一个让人更毛骨悚然的面具。她想成为小镇上最吓人的孩子。她不想让我也跟她一样能吓人。

我转头对萨博丽娜说：“你知道她在哪儿买的吗？”

萨博丽娜在嘴上做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我不告诉你，史蒂夫。”

“你不会想知道的。”白佳丽断言，手里还抱着那颗石膏头，“那个面具太恐怖了。”

“其实你是不想让我变得比你更能吓人，”我生气地回答，“但是今年我真的需要一个恐怖的面具，白佳丽。我想吓唬一群孩子，而且……”

“我是认真的，史蒂夫，”白佳丽打断我，“那个面具真的非常不对劲。它不仅仅是一个面具，它活了过来。它紧紧地夹住我的脑袋，我根本就摘不下来。那个面具可能有鬼魂附在上面。”

“哈哈！”我干笑着，翻了一个白眼。

“她说的是真话！”萨博丽娜喊道，朝我眯起她那双黑眼睛。

“那是个邪恶的面具，”白佳丽继续说，“它

开始命令我，还开始用一种可怕而又刺耳的咆哮声自言自语。我无法控制它，而且我也无法把它取下来。它变成我的脑袋的一部分了！我，我当时害怕极了！”

“哦，哇噻！”查克咕哝着，摇了摇头，“你有很好的想像力，白佳丽。”

“这个故事真动听，”我赞同地说，“留着到英语课上去讲吧。”

“但是我说的是实话！”白佳丽激动地说。

“你就是不想让我也变得能吓人罢了，”我抱怨地说，“但是我需要一个又逼真又恐怖的面具，就像那个一样。求你了，”我哀求道，“快告诉我吧。”

“告诉我们吧。”查克坚持说。

“快告诉我。”我重复道，试着让自己听起来很凶。

“没门！”白佳丽回答说，摇了摇她那圆乎乎的小假头，“我们回家吧，雨真的下大了。”

“不准走，除非你告诉我！”我喊道。我抬脚走到她面前，堵住她的去路。

“把那颗头抢过来！”查克大声喊道。

我从白佳丽手中抢过那颗石膏头。

“还给我！”她尖叫起来。她朝头的方向猛冲

过来，但是我一缩手，让她扑了个空。然后我把它丢给了查克。

他向后逃去。萨博丽娜向他追去："把那个还给她！"

"如果你告诉我们在哪儿买的面具，我们就还给你！"我对白佳丽说。

"没门！"她喊道。

查克把头丢给了我。白佳丽疯狂地想要截住它，但它还是被我抓住了，然后我又投回给查克。

"还给我！求你了！"白佳丽一边哭喊，一边追赶着查克，"那是我妈妈做的。如果把它弄坏了，我妈会杀了我的！"

"那么告诉我们你在哪儿买的面具！"我坚持说。

查克把头丢给我。萨博丽娜跳起来把它拍到地上，然后猛地扑到地上想捡回它，但是我比她先得手。我从草丛中捡起它，然后把它投回给查克。

"停！还给我！"

两个女孩都生气地大叫。但是查克和我继续做着我们的躲闪游戏。

白佳丽疯狂地跃身扑向那颗头，结果肚子先着地摔在草地上。当她站起来时，大衣和牛仔裤的前面全湿了，而且额头上还粘满了杂草和污泥。

“快说！”我继续坚持，把石膏头举在空中，“告诉我，你就可以拿回这颗头！”

她对我怒目而视。

“好，”我警告她，“那我就只能把它踢到房顶上去了。”

我转身面向草坪尽头的大房子，然后双手把头举到身前，假装要把它凌空踢到房顶。

“好吧！好吧！”白佳丽哭喊道，“别踢，史蒂夫。”

我继续把头举在面前：“你在哪儿买的面具？”

“你知道离学校只隔两条街的那间奇怪的聚会用品店吗？”

我点点头。我看到过那间商店，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

“我就是在那儿买的。那儿有一间密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奇怪和丑陋的面具。我就是在那儿找到了我的那个面具。”

“太好了！”我高兴地大叫起来。我把白佳丽的石膏头还给她。

“你们真坏！”萨博丽娜嘀咕着，把衣领竖起来抵挡风雨。她把我推到一边，然后把白佳丽额头上的杂草和污泥擦干净。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们，”白佳丽哀声说道，“我没有编造刚才那个关于面具的故事。当时真的是太可怕了。”

“是啊，没错。”我又翻了一次白眼。

“求你了，别去那儿！”白佳丽哀求着，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求你了，史蒂夫。求你别到那个聚会用品店去！”

我把胳膊抽出来，眯眼看着她。然后我笑了。

可惜我没把她的话当真。

可惜我没听进去她的话。

否则我就能从一个无穷无尽的恐怖夜晚中解救出来了。



# 第五章

“从我身上滚开！从我身上滚开，玛尼！我真要生气了！”我大吼道。

那个小红发魔头骑在我背上，一边大笑，一边用利爪掐我的脖子。她到底在想什么，难道我是过山车吗？

“滚开！这是我的好毛衣！”我大喊道，“要是你把它弄坏了……”

她的笑声更厉害了。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一直在下雨，但是吃中饭的时候，云就散了。现在天空一片晴朗。我没有选择，必须主持小肥猪们的足球训练。

在操场的另一边，我看到鸭子·本顿正在与安德鲁·福斯特打架。安德鲁拿起一个足球，使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把它扔向鸭子的肚子。

鸭子的嘴巴大张，吐出一大口气，一块巨大的口香糖飞到空中。

“滚开！”我向玛尼恳求，试着快速旋转和扭动自己的身体来把她从我身上甩下去。我知道如果这件毛衣出什么问题的话，妈妈会大发雷霆的。

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穿着自己最好的蓝色羊毛衫参加足球训练。这是个好问题。

回答是：今天是全班照集体和个人相的日子。妈妈想让我照一张好照片，以便寄给我所有的阿姨和叔叔。她强迫我穿这件毛衣。她还强迫我在上学前洗头，并不准我戴那顶奥兰多魔术队的帽子，以免毁了发型。

所以整整一天我看起来像个傻瓜。现在，又是这个足球训练。而我在出门前忘了带一件运动衫什么的来换下这件好毛衣。

“哇！”玛尼在跳离我身体前，又朝我身体的一侧狠狠地踢了一脚。

我赶紧整理毛衣，希望它还没有完全变形。接着我听见愤怒的吼叫声，抬头一看，发现安德鲁和鸭子正在拳脚相向，在草地上滚作一团。

我伸手拿我的口哨，结果扑了个空。

玛尼把它偷走了。她把口哨高举过头顶，边笑边一溜烟跑过草地。

“嘿，你！”我尖叫着追赶这个小偷。

我刚跑了三步，运动鞋就踩到了烂泥，结果双脚一滑，在发出了一声怒吼后，我摔了个狗啃泥，肚子首先着陆在一片肮脏的湿泥泽里。

“不！”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号叫，“天哪，不！”

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污泥也跟上来了。我全身沾了一层厚厚的湿泥。我那件漂亮的蓝色毛衣呢？现在已经是一件难看的棕色毛衣了。

一声哀啼以后，我重新跌回地上。我要消失，钻进大泥潭，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我的忠诚的队伍，可怕的小肥猪们，全都又笑又叫。他们觉得好笑极了。真是群好孩子，不是吗？

我的泥潭翻跃举动使安德鲁和鸭子停止了打架。

污泥的重量把我往地上拽，使我爬起来的动作缓慢。我觉得自己就像安德鲁，好像也有上千磅重。也许我真的有了！

我用双手把眼睛周围的污泥擦掉，结果看见查克站在我面前。他啧啧了几声：“你看起来糟透了，哥儿们！”

“说点儿有用的吧。”我咕哝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

我透过两英寸厚的污泥眯眼看着他：“再说一遍？”

“你看起来像一头泥浆怪兽。”查克窃笑道。

“哈哈！”我阴沉沉地冷笑了两声。

“你叫我到这儿来找你，史蒂夫。你说我们要直接去聚会用品店买那件东西。”

他回头看了一眼我那支一年级的队伍。他们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正致力于相互投掷泥团。

我把手当成铲子，沿着毛衣的前面刮掉了大约十磅重的胶质物体。“我……呃……我想训练结束后我最好先回家换件衣服。”我对查克说。

真是一个漫长的下午！

我必须要阻止那场泥团大战，然后我必须把所有的小天使交还给他们的家长和保姆。

接着我还必须得向愤怒的家长和保姆们解释，为什么他们训练的是泥团大战，而不是足球。

我蹑手蹑脚地溜回家。查克在外面等我。我把在污泥里浸泡过的衣服深藏在壁橱里面，因为没有时间向妈妈解释。

然后我换上了一条干净的牛仔裤，一件乔治城球兰队的红灰相间的运动衫，这是我的一位叔叔寄

给我的。我对球兰队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球兰是什么，但是这是件很酷的运动衣。

我用帽子压住满头被污泥纠缠在一起的头发，然后急忙回头去找查克。

“史蒂夫！是你吗？”妈妈从书房里叫喊着。

“不，不是的！”我回答，关上身后的前门，赶在她阻止我出门以前，一口气跑到车道的尽头。

我真的非常渴望找到那间聚会用品店和奇怪的面具，就因为过于热切，结果忘记了带钱。

查克和我已经走过两条街了，我才把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我们一路小跑回到家，我再次蹑手蹑脚地溜回房间。

“今天真不走运。”我对自己嘀咕。

但是我知道，一旦把恶心和可怕的面具买到手，我马上就会欢欣雀跃起来。接着我就可以继续我的计划，吓唬小肥猪们，最终报复成功。

报仇雪恨！

这是个多么美好的词呀！

等我再长大一点，并拥有自己的汽车时，我就要在我的车牌上用这个词。

我把藏在衣柜抽屉里所有的零花钱都拿了出来，快速地数了一遍，总共大约有二十五美金。然后我把所有的钞票塞进兜袋里，急忙跑下楼。

“史蒂夫，你又要出去吗？”妈妈从书房里呼喊着。

“马上就回来！”我大声喊道，砰地关上前门，跑到车道尽头找查克。

我们的运动鞋在厚厚的湿落叶上打滑。一轮苍白的圆月挂在树梢上。街道和人行道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闪闪发光。

查克穿着一件带帽子的运动衫，他把手放进衣服的口袋里。在行进过程中，他的身体迎着风，稍稍有点倾斜。“我会赶不上吃晚饭的，”他满腹牢骚地说，“这也许会让我有大麻烦。”

“这么做肯定值得的。”我兴奋地对他说。我们穿过通往聚会用品店的街道。一个小杂货店就在街角处，其他小商店也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我简直等不及看那些面具啦！”我大声说，“如果我找到一个有白佳丽那个一半可怕的……”

它出现了！在黑暗中静静地立着一家四四方方的小商店，我勉强可以看清它的招牌：“聚会用品商店”。

“咱们快去看看！”我喊道。

我越过一个消防栓，飞一般地跑到大橱窗前。

接着我透过橱窗望进去。



# 第六章

“哦，哇噻！”查克走到我身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

我们俩都把脸贴在橱窗上，使劲地往里面看。

里面只是一片黑暗。

“是关张了吗？”查克小声说，“可能只是天晚关门了吧。”

我失望地叹了口气：“不会。我看是彻底关张了。这店完了。”

透过落满灰尘的橱窗，我能看见里面空空的货架。一个大铁架子倒放在店当中。柜台上立着个满是废纸和空饮料罐的垃圾筐。

“门上又没挂‘停止营业’的牌子。”查克说。他跟我特铁，看到我那么失望，他就尽量往好处想。

“全空了，”我叹气道，“彻底清空了。明天早晨是肯定不会开门的了。”

“是啊，看来你说得对。”查克低声说，他拍了我肩膀一下，又说，“哥儿们，算了吧，在别的店一样也能找到一个吓人的面具。”

我离开橱窗，抱怨道：“可我想要白佳丽那样的。你记得她那个面具吧？记得那会发光的眼睛吧？还有那会动的嘴，冲我们吼的时候大尖牙还往下淌口水呢。真是恶心死了。可是完全跟真的似的，就像是真的魔鬼！”

“凯马特那类连锁店里可能就有那种面具呢。”查克说。

“得了吧你。”我嘟囔了一句，伸脚去踢了踢从人行道那边吹过来的一张糖纸。

有辆车慢慢地开过来了，车灯照到店里，照亮了里面空空的货架和柜台。

“咱们还是快回家吧，”查克拽着我说，“我爸妈不让我天黑后在外面瞎逛。”

他还说了些别的，可我根本没听见。我脑子里还是想着白佳丽的面具，还是撇不开那个失望劲

儿。

“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对查克说，“那些一年级的家伙净跟我捣乱。今年万圣节我非得报复他们不可。非报复不可！”

“他们不过就是一年级的小孩子呗。”他说。

“不，他们不是。他们是怪物！可恶的、吃人的怪物！”

“没准咱们可以做一个可怕的面具，”他提议道，“用纸壳什么的。”

我都懒得理他。查克是个大好人，可有时候他想的主意真是笨到家了，没人能想得出来！

我都能想像出，要是我万圣节晚上戴那么个面具出来，玛尼·罗森和鸭子·本顿会是怎么个德行：“哦，我们好怕呀！纸壳做的哟！”

“我饿了，”查克嘟囔道，“走吧，史蒂夫。咱们走吧。”

“好吧。”我同意了。我开始跟着他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又一辆车开到这条街上，车灯照到聚会用品店旁边的一条胡同。

“哎，查克！快看！”我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扳过身来，“看！”我指着那条胡同，“那门开着呢！”

“啊？什么门？”

我拖着他进了小巷。人行道上有扇黑色的大活板门没关。路灯刚好照着它。

我和查克从门口往里面看，看到有很陡的楼梯通向地下室。

聚会用品店的地下室！

查克转向我，满脸的疑惑：“那又怎么样？他们没关地下室门，那又怎么样？”

我抓住活板门，借着路灯光俯身往里面看：“底下有些箱子。一大堆纸箱。”

他还是不明白。

“可能聚会用品，像面具、服装什么的，都装在这些箱子里呢。可能都还没运走呢。”

“嘿，你想什么呢？”查克问道，“你不是要下去吧？你不是要溜到那黑黢黢的地下室里去偷面具吧？啊？”

我没吭声。

我楼梯已经下到一半了。



# 第七章

我摸索着下楼梯，心开始怦怦乱跳。楼梯窄窄的，风吹雨淋弄得它滑溜溜的。

“啊！”我脚下一滑，差点儿摔倒，不禁大叫一声。我伸出两手乱抓，去够扶手，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扶手。

我砰的一声落到硬硬的地下室地上，幸好是两只脚都着了地。我觉得有点儿发抖，深深吸了口气，屏住呼吸。

然后我转身朝门那边对查克喊道：“我没事。你下来吧。”

借着路灯的光，我能看到他一脸的不高兴，他

往下探着头，小声说："我……我真的不想去。"

"查克，快点儿吧，"我逼他道，"别待在那胡同里了。要是有人开车过来看见你，该起疑心了。"

"可是天太晚了，史蒂夫，"他哼唧道，"而且擅自闯进人家的地下室也是不对的，还有……"

"不是我们闯进来的，"我不耐烦地说，"谁让他们开着门呢？快点儿吧。要是咱俩一块儿翻这些箱子，五分钟就成了。"

他俯下身，抱怨道："下面太黑了，咱们连个手电筒都没有。"

"能看见，"我说，"快下来吧，别浪费时间了。"

"可是这是违法的呀……"他又来了。忽然他被暴露在强烈的车灯照射中。只见他表情全变了，张大了嘴，猛喘了口气，一毛腰钻进了入口，冲下楼梯。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到我身边说："我觉得他们没看见我。"他扫了一眼宽大的地下室，又说，"这里太黑了，史蒂夫，咱们还是回家吧。"

"你眼睛适应一会儿就好了，"我对他说，"我就能看见。"

我慢慢地扫视着地下室。这里看来比我想像的

还要大。四下黑洞洞的，我都看不见墙在哪儿。

天花板特别低，离我们的头顶就一两尺远。虽然光线这么暗，我还是能看见房梁上的厚厚的蜘蛛网。

楼梯旁边摞着两排纸箱。我能听见滴答滴答的滴水声从地下室的另一端传来。

“噢！”我听到劈里啪啦的响声，吓了一跳，大叫了一声。

几秒钟以后我才反应过来，那是风吹着上面那金属活板门的声音。

我走到离我最近的纸箱那儿，弯腰仔细查看，发现纸箱都盖着，但都没封。

“咱们来看一看吧。”我小声说着，伸手去开纸箱。

查克抄着手，一本正经地说：“这么做不对，这是偷。”

“咱们还什么都没拿呢！”我辩白道，“就算咱们找到了个吓人的好面具，把它拿走了，也算是向他们借的，过了万圣节送回来就是了。”

“你有没有点儿……害怕？”查克轻声问着，一边用眼睛扫着黑洞洞的屋子。

我点了点头。“是啊，是有那么点儿，”我坦白道，“这儿又冷又黑的。”风又一次把我们上面的活板门吹得劈啪作响。我又听到了远处水滴到水

泥地上的声音。

“快点儿吧，”我催道，“快帮帮我。”

查克走到我身边，但只是低头看着那些纸箱，并不伸手帮忙。

我打开了第一个纸箱，掀开纸箱盖，往里面看去。“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伸手进去掏出一个聚会用的尖帽子来。看来这箱子里都是这种帽子。

“太棒了！”我高兴地说。

我把帽子扔回到纸箱里：“我猜对了，店里的东西都打包放在这儿了，咱们会找到吓人的面具的，肯定会的！”

纸箱摞着纸箱。我又搬下一个打开，并命令查克说：“你来看最底下那个。”

他犹犹豫豫地伸出手，嘴里嘟囔着：“我感觉不对头，史蒂夫。”

“找到面具就是了。”我应道。我打开第二个纸箱，心跳加快，手发抖，激动不已。

“这个里面都是蜡烛。”查克汇报道。

我开的这箱里面装的是聚会用的餐具垫、纸巾、纸杯。“接着来，”我催逼道，“面具肯定是在这里的。”

在我们头顶上，风再次撼动活板门。我真希望门别突然关上。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又冷又黑的地下

室里。

我和查克又把两个箱子拉到外面的光照得到的一小块地方。我拿的那个纸箱是用胶条封着的。我用力把胶条扯开。

忽然，我听到头顶上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赶紧停了下来。

是有人踩地板的声音吗？

我僵住了，两手还悬在纸箱上面。“那是什么声音？”我悄声问。

查克冲我皱了皱眉，说：“什么呀？”

“你没听见楼上的动静吗？听起来像是脚步声。”

查克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又侧耳听了几秒钟，现在没声音了，我就又回头去拆那纸箱。

我用力把箱盖掀开，急切地往里面看。

问候卡。很多张问候卡。我在里面一通乱翻。生日卡、情人节卡……整箱都是这些。

我失望地把纸箱推向一边，转向查克问：“运气怎样？”

“还没发现。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吧。”

他双手掀开纸箱盖，俯下身往里看。

“噢，恶心！”他叫道。



# 第八章

“实在太恶心了！”查克呻吟道。

“什么？是什么？”我问着，一步跃过我翻看的那个纸箱，凑到查克身边。

“来看看吧。”查克从纸箱里拽出个什么东西，脸上现出笑容。

我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其丑无比的紫色面具，豁牙露齿，脸上还有个洞，里面爬出一条又长又肥的蚯蚓。

“你找到面具了！”我尖叫道。

查克高兴地笑出了声：“整整一箱子的面具！而且个个吓死人！”

我从他手里拿过那个难看的面具，细细查看："哎，它还是热乎乎的呢！"

地下室里这么冷，这面具怎么会是热乎乎的？

那条蚯蚓从那丑脸上晃晃荡荡地爬出来，就跟活的一样。

我把这个面具放到一边，伸手到纸箱里去掏出另外一个。这是个恶心的猪脸，鼻孔里滴出稠稠的绿色黏液。

"这个就像白佳丽本人！"查克笑道。

"这些面具可比白佳丽去年的那个吓人多了。"我说。

我从纸箱里又拎出一个，是个毛茸茸的兽脸，有点儿像大猩猩，不过它有两个大长尖牙一直垂到下巴那儿。

我扔下这个，又抓起那个，一个个地看。这回是个邪恶的光头，一只眼睛从头上掉出来，只用一根细线拴着，脑袋正中还有一支箭穿过。

我把它扔给查克，又拎出一个。

"太棒了！"我高兴地喊道，"这些面具肯定能吓坏那帮小孩。不过我怎么才能挑出最好的一个呢？"

查克发出厌恶的呻吟声，把他手里的那个面具扔回到纸箱里："感觉太像真人的皮肤了，热乎乎的。"

我没理他。我忙着一翻到底，想把所有的面具都好好看一遍再作决定。

我想从这箱子里找到最吓人、最恶心的面具。我想让这个面具给那些老惹我的一年级小孩带来无穷的噩梦。

我又拎出一个面具，是个女孩的脸，嘴里吐出一条蜥蜴。

不行，不够吓人。

又掏出一个怒嗥着的狼脸，张着大嘴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尖牙。

不够厉害。

我这次拎出了个嘴斜眼歪的老头儿，恶毒地笑着，一只又长又弯的大牙凸在下嘴唇外面。

这个面具有着长长的、线一样的黄头发，耷拉到老头儿皱皱巴巴的额头上。我还看见黑色的大蜘蛛在它的头发里和耳朵里爬。它的额头缺了一块，露出灰灰的头骨。

不错嘛，我想。

这个面具闻起来都挺臭的！

我正要把它放回去，那嘎吱嘎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次声音更大了。

我头顶上的天花板呻吟着。

我大喘了口气。听起来真的很像脚步声，好像有人正在上面走动。

可是这家店刚才看着那么黑、那么空。我和查克都从窗户往里使劲地看了半天的，要是真有人藏在里面的话，我们肯定应该能看见的呀。

又一阵嘎吱声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僵在那里，使劲地听，听见了地下室另一头滴水的声音，又听见了风摇晃活板门的声音。

我还能听到自己短促的呼吸声。

天花板嘎吱作响。我费力地咽了口唾沫。

这是栋老楼，我告诫自己。所有老房子都会发出这种嘎吱声。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有风的晚上。

脚蹭地面的声音令我惊叫起来。

“查克，你听见了吗？”

我手里捏着那个老头儿面具，仔细倾听着。

“你听见没有？”我又低声问，“你看是不是还有别人在这楼里？”

没有声音。

又是一声鞋蹭地面的脚步声。

“查克？”我小声叫道，“喂，查克？”

我的心怦怦乱跳。我转身去看查克。

“查克？”

他不见了。



# 第九章

“查克？”

一种恐怖的感觉向我袭来，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听到运动鞋踩在混凝土地上重重的脚步声，就连忙回到楼梯旁。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查克往活板门外走去了。

他一到路面上，马上回过头来。“史蒂夫，快出来！”他压低声音向下喊道，“快！从里面出来！”

太迟了。

天花板上的灯亮了。

明亮的灯光刺得我眼睛一个劲地眨，我看见一个男人迅速地穿过地下室。他的手顺着墙面一挥，把一条长长的黑绳子一拉，活板门重重地关上了。

“啊！”我虚弱地低呼了一声。那个人生气地看着我。

我被关起来了。

查克出去了，我却被关起来了。与这个人一起被关在了地下室里。

这个人看起来多么奇怪啊！首先，他身后披着一件长长的黑斗篷，在他穿过整个房间朝我走来时黑斗篷拖着地。

那是万圣节的装束吗？我好奇地想。

他整天都披着这件黑斗篷吗？

在飘起的斗篷下，他穿了一件黑西装，款式比较老旧的那种。

他有一头闪着光泽的黑发，梳着中分头，头发用某种发胶粘在一起。他的上嘴唇上还翘着两条细长的黑色八字胡。

他站在我面前，黑眼睛像两团火球那样闪闪发光。

就像吸血鬼的眼睛！我想着。

我全身都在发抖，紧紧抓着硬纸箱的边，企图回应他的目光。

被困在这儿了，我想，跟一个吸血鬼被困在了一起。一边等待着他发话。

“你在干什么？”他终于说话了。他把斗篷挥到身后，然后双手抱胸，炯炯的目光严厉地盯着我。

“呃……我只是在看这些面具。”我努力不让自己结巴。我还跪在地上，知道自己的双腿颤抖得太厉害了，根本就站不起来。

“这家店关门了。”这人咬牙切齿地说。

“我知道，”我一边承认，一边看向地板，“我……”

“这家店歇业了。我们永久地关张了。”

“我……我很遗憾。”我咕哝着。

他会让我走吗？他会对我做什么？

如果我开始尖叫，没有人能听见。

查克会为我搬来救兵吗？还是他已经就快到家了？

“我就住在楼上，”那个人解释道，依旧生气地看着我，“我听见楼下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箱子被移来移去的声音，正准备报警呢。”

“我不是贼，”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千万不要报警。活板门是开着的，所以我和我朋友就走了下来。”

他的眼睛把房间迅速地搜索了一遍："你的朋友？"

"他听见你走过来，就逃跑了。"我对他说，"我只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面具。你知道，万圣节戴的面具。我并不打算偷任何东西。我只是……"

"但是这家店已经关门了！"那个人又重复了一遍，他看着我面前被开启了的箱子说，"这些面具非常特殊，是不卖的。"

"不……不卖？"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不应该闯进店里来。"那人说，一边摇了摇头，他那油腻的头发在天花板的灯光下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光泽，"你多大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张开口，但是说不出答案，因为我太害怕了，竟然忘记自己几岁了！

"十二。"我终于说出了答案，并进行一次深呼吸，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

"十二岁就破门而入，入室行窃了。"那个人轻声说。

"我没有破门而入！"我抗议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前从来没做过类似的事情。我是来买面具的。瞧，我带钱来了。"



我把颤抖的双手伸进兜里，抽出一沓钞票。"二十五美金。"我说道，并把钱举起来，好让他

能看清楚，“都在这儿。够不够买一个面具的？”

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我告诉过你，年轻人。这些面具很特殊，它们是不卖的。相信我——你不会想要这里面任何一个的。”

“但是我真的想要。”我喊道，“它们太酷了！它们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面具。万圣节就要到了。我需要一个。我迫切地需要一个。求你了！”

“不行！”那个男人急忙喊道，“不卖。”

“为什么不卖？”我哀声说。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太逼真了，”他回答，“这些面具太逼真了。”

“但是这正是它们很酷的原因呀！”我大声说，“求求你！求你了！把我的钱拿去，这儿。”我把一沓钞票推到他面前。

他没有回答。相反，他转身走开了。他的斗篷在身后起伏。“跟我来，年轻人。”

“啊？去哪儿？”冰冷恐惧的感觉传遍我全身。我依然把钱举在自己面前。

“跟我上楼。我要给你的家长打电话。”

“不要！”我惊呼，“求求你！”

如果我爸妈知道我闯进一家商店的地下室，而且被抓住了，他们会勃然大怒的！他们会把我一辈子关在家里！我将错过今年的万圣节以及以后将要

到来的三十个万圣节！

那个人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想报警，”他轻轻地说，“我宁愿给你的家长打电话。”

“求求你……”我低声说，脚步越来越沉重。

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我可以逃跑。

我迅速地瞟了一眼通往活板门的混凝土楼梯。如果我能一溜烟跑过去，也许能在这个男人抓住我之前跑上去。

活板门是关着的，但是也许没锁上。我可以从下面把它推开，然后继续逃。

我再次瞟向楼梯。值得一试，我决定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并屏住呼吸。

然后默默地数到三。

一……二……三！

数到三的时候，我起跑了。我的心跳声比运动鞋撞击坚硬地板的声音还要沉重。但是我只花了一秒半的时间就跑到了楼梯下！

“嘿，停下来！”我听见披斗篷的男人的惊呼声。我还能听见他追赶我时沉重的脚步声。

“停下来，年轻人！你要去哪儿？”

我的速度丝毫没有慢下来，也没有回头看。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楼梯。

太好了！太好了！我逃跑了！我想。

我到达楼梯顶端，伸出双手，使出全身力气用力把活板门向上推。

它纹丝不动。



# 第十章

“噢！”我发出恐惧的呻吟。

披斗篷的男人已经到达楼梯下了。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就从下面传到我脖子后面。

这扇门必须打开！我对自己说，必须打开！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用肩膀撞向那扇门。在我撞击的时候，不由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

再撞。

披斗篷的男人企图抓住我。

我感到他的手触碰到我的脚踝。

我把那只手踢开，然后继续用肩膀撞门。

结果，门被撞开了。

“太好了！”我的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欢呼，跌跌撞撞地跑进胡同里。

凉风吹到我热乎乎的脸上。我被一块坚硬的东西绊了一下——一块石头或砖头。我没有停下来看它，只是一鼓作气地跑出窄巷，一直跑到商店前面的人行道上。

我向四周看了看，寻找查克的踪影，结果没有看见他。

披斗篷的男人有没有跟着我追出活板门？他是不是跟在我身后？

我回到胡同口，只看见一片黑暗。

然后我重新起跑，飞奔过人行道，窜到街道的另一头。明亮的灯光打在我身上。一辆车的喇叭突然响了，把我吓得跳起来一丈高！那辆车从我身边开过。

“嘿，史蒂夫！”查克从一片高高的常青灌木后面现出身来，“你出来了！”

“是啊，出来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喘气。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支吾着说。

我摇了摇头：“那你就在这儿干站着？”

“我在等你，”他说，“我真的很害怕。”

真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走吧！”我催促道，回头看了看街对面，“他有可能在追我们。”

我们并肩向前跑，在寒冷的夜晚，嘴里呼出的气体形成一团团的哈气。一栋栋房子和一片片草坪都慢慢地落到我们身后，成为一片模糊的灰色。我们互相再也没有说话。

经过三条街后，我们离查克家越来越近了，就慢下了脚步。我侧着身子，企图把身体一侧的疼痛甩掉。我总是这样，跑不了几条街，身体就会产生难忍的疼痛。

“再见！”查克气喘吁吁地喊着，“没能得到你想要的面具，真遗憾。”

“是啊。太可惜了。”我情绪低落地嘀咕着。

我看着他绕过整栋房子，一直消失在房子后面，然后再深吸一口气，又开始跑起来，不过这次是慢跑，朝着就在下一条街的自己家里跑。

我的心依然怦怦直跳。但是我开始平静下来。披黑斗篷的男人没有追我们。几秒钟后，我就能安全地回到家了。

走上我家车道，我慢慢停了下来。身体一侧的疼痛逐渐消退成麻木的感觉。



我走到前门廊的黄色灯光下，能听见我家的狗——小火花在门里叫唤。小火花知道我回来了。

当我走上家门口的台阶的时候，笑容爬上了我的脸庞。

一种胜利的笑容。

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实际上，我高兴坏了。我觉得自己就要高兴得跳起来了，或者来一场疯狂的舞蹈，或者像公鸡一样啼叫，又或者抬起头对着月亮吼叫。

整个夜晚行动圆满成功。

我没有告诉查克。我不想让查克知道。

其实就在披斗篷的男人打开地下室灯光的一刻，就在他看清楚我、我看清楚他的前一秒钟，我从箱子里拿了一个面具出来，并把它塞进了我的运动衫里面。

我有一个面具了！

得到它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上，被关在神秘的地下室里，跟那个奇怪的人待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但是我有一个面具了！此刻就万无一失地藏在我的运动衫里面。

在我奔跑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它在我胸前的摩擦。现在，当我就要走进家门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它温暖地接触着我的皮肤。

我太高兴了。对自己太满意了。

然后，我感到那个面具自己在移动。

我尖叫起来，好像有什么锋利的东西咬到了我的胸口。



# 第十一章

我抓起运动衫的前面，双手紧紧抓住面具凸起的部分。

“哇噻！”我低声说着，在运动衫下面把面具放好。

不要胡思乱想，史蒂夫，我责怪自己。

镇定下来。只不过是面具从我胸口往下滑了，仅此而已。它没有自己移动，也没有咬你。

进屋去，我命令自己。把这个东西藏在房间的一个抽屉里，然后振作起来。

我干吗那么紧张呢？

最惊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与一个最棒的面

具一起逃出来了，现在轮到我吓唬别人了，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吓唬自己呢？

我一只手护住运动衫的前面，一只手推开前门，走进屋子。“坐下，小家伙！坐下来，小火花！”当我的小黑狗欢迎我的时候，我这么说道。它从地板上高高跳起，在我身上跳来跳去，还大声地哼叫着，仿佛有二十年没见到我了似的。

“坐下，小火花！坐下！”

我本来想要溜进去，溜回我的房间，在我的父母发现我之前，把面具藏起来。但是小火花把我的计划给毁了。

“史蒂夫，是你吗？”妈妈冲进客厅，脸上还带着愤怒的表情，她生气地盯着我，把挡在眼前的一绺金色的鬈发拨开，“你刚才到底去哪儿了？你爸爸和我已经吃完晚饭了。你的那份晚餐现在已经凉透了！”

“对不起，妈妈。”我说，手还放在胸前，以免面具掉下来，同时还要把小火花从我身上推开。

一绺头发又垂到她脸上，她只好把它吹开：“还有，你去哪儿了？”

“我……呃……”

快点开动脑筋，史蒂夫。

你总不能告诉她你跑出去，从一家商店的地下

室里偷了一个万圣节面具吧。

“我帮查克干了点活。”我终于回答。

当然，这是个谎言，但不是一个很严重的谎言。

一般来说，我是个很诚实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刻，我最关心的是留住面具！我好不容易得到了它，现在我迫切地需要把它从运动衫里面拿出来，藏到我房间里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吧，你刚才就应该告诉我你去哪儿了。”妈妈责备道，“你爸爸出去买东西了。他也很生气。你应该回家吃饭的。”

我低下头：“对不起，妈妈。”

小火花抬头看着我。它是在盯着我运动衫上凸起的地方吗？

如果狗都能看出来，那么妈妈肯定也能看出来了。

“我去把外衣脱下来，马上就下来。”我对她说。

没等她回答，我就转身跳上了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去。我飞奔穿过楼道，冲进自己的房间，并把身后的门砰地关上。

我花了几秒钟来喘气，然后竖起耳朵听着，生怕妈妈也尾随我上楼来。

没有。我能听见她在厨房里准备我的晚餐的声音。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那个面具！

我到底拿了哪个？当商店地下室的灯光亮起时，我急忙抓起一个面具，没来得及看一眼就塞进了运动衫里。

现在我急切地把手伸进运动衫里，把历尽艰辛才得来的战利品拿出来。

“哇噻！”我双手把它举起来，崇拜地看着它。

那个老头面具。我拿了那个恶心老头的面具。

我整了整它的黄头发，抓着它的大尖耳朵，把它举到面前，仔细地检查它。

一颗白牙从嘴巴里凸出来，压住下嘴唇。那颗牙的中间有一个被虫蛀穿了的黑洞。

我意识到，在门口的时候，就是这颗牙刮到了我的胸口，让我产生面具咬我的错觉。

它的嘴巴扭曲着，带有一丝邪恶的微笑，两片嘴唇像两条棕色的蚯蚓。

长长的鼻子里有绿色的黏液流出来，前额上有一块皮肤不见了，我可以从洞里看见灰色的头骨。



整张脸皱皱巴巴，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脸上的肌肉呈现出病态的绿色，脸皮就像要脱落下来一

样。黑色的疤痕在凹陷的脸颊上凸出来。

黑色的蜘蛛似乎在一缕一缕的黄头发里爬来爬去，还有些蜘蛛从两只耳朵中冒出来。

“恶心！”我叫道。

难道我手上拿着的不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万圣节面具吗？

不，是全宇宙最可怕的！

单单只是拿着它，我就已经开始感到一丝不安。我用一只手指摸了摸那布满疤痕的脸颊，它的皮肤是温暖的，像真人的皮肤一样。

“嘿——嘿——嘿——”我练习像一个老头那样笑，“嘿——嘿——嘿——”我又试着干笑了几声。

小心点，小肥猪！我对自己说。等我在万圣节的夜晚，戴上这个面具跳到你们面前，你们非得被吓得没魂儿了不可！

“嘿——嘿——嘿——”

我梳了梳面具头顶上那些难看的黄头发，结果手指碰到发丛中的蜘蛛。那些蜘蛛摸起来并不像橡胶做的，而是软乎乎的、温乎乎的，就像那面具的皮肤一样。

我高兴地盯着那张令人厌恶的老脸。它也对着我微笑，棕色蚯蚓般的嘴唇似乎在颤抖。

我要不要试一试?

我拿着它走到壁橱门上的镜子前，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偷偷地戴上几秒钟就好，我决定了。这已经足够让我看到自己会变得多么丑陋和可怕了。

我双手捧着它，把它罩在我的头上。

然后我缓慢而又小心地……非常小心地……把面具向下拉，再向下拉，让它覆盖住我的整张脸。



# 第十二章

“史蒂夫！”

妈妈的吼叫声从楼下传来，把我吓了一跳。

“史蒂夫，你在哪儿？快下来吃你的晚餐！”

“我来了！”我回应道，取下面具，决定以后再试它。

我快步走到衣橱前，把放袜子的抽屉打开。梳理好丑脸上布满蜘蛛的黄头发后，我小心翼翼地把面具放进抽屉。然后把几双袜子盖在上面，关上抽屉。

我连忙下楼，走进厨房。妈妈把一盘色拉和一盘加热过的芝士通心面放在桌上。

我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饿极了！我坐下来，把色拉推到一边，然后狼吞虎咽地把通心面吃了个干干净净。

我低头看去，发现小火花正用它那深情的大黑眼睛盯着我。它发现我也看着它，就把头歪过一边。

“小火花，”我说，“你不喜欢通心面，记得吗？”

它把头歪过另一边，好像正努力搞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偷偷扔给它几根面条，它闻了闻，就扭头走开了。

在我身后，妈妈正忙碌地清理冰箱，留出足够的空间放爸爸正要买回来的食品。我真想告诉她恐怖面具的事情。我想拿出来给她看，也许戴上它，吓吓她。

但是我知道，她马上就会问我一连串的问题：我在哪儿买的，它值多少钱，以及我花了多少零花钱买下它。

这些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

所以我咬住舌头，强迫自己不要说出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否则这个万圣节我又要变成流浪汉了。

那是我过去五年的万圣节装束——一个流浪

汉。事实上，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规的装束。我穿着我爸爸的一套松松垮垮的旧西服，裤子上还打着补丁。妈妈用煤炭在我脸上画一画，让我看起来脏兮兮的，然后我肩上扛着一根钓竿，竿上挂一个背包。

毫无新意！

这个万圣节一切将会不同，我对自己保证。这个万圣节不会那么无聊。

我太高兴了。在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芝士通心面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恶心的面具。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决定。我要吓一吓所有我认识的人。

我甚至不打算告诉查克。不管怎样，他逃跑了，让我一个人待在黑暗的地下室里。

小心，查克小子！我对自己说着，咧嘴笑了起来，笑得太厉害，以致面条都从嘴里掉了出来。我连你也要吓唬！



# 第十三章

第二天放学后，我又要训练一年级的足球队。那是个十月里晴朗而又凉爽的下午。阳光照在黄色和棕色的落叶上，使它们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团团像棉花一样的白云在蓝天上飘拂。

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美好，因为离万圣节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我正看着天上的云彩，结果玛尼·罗森把足球向我的肚子踢来。

我捂着肚子，觉得痛不欲生。鸭子·本顿和另外两个孩子从我的背上跳过，把我推倒在泥地里。

我根本就不在意。

事实上，我笑了起来。

因为我知道，我只需要再忍耐一天就行了。

我试图教他们如何传球。当我沿着边线奔跑时，安德鲁·福斯特伸出他的脚，结果我被绊倒了，整个身体一直飞到了自行车架旁。当我跌倒的时候，下巴被一个车把撞了一下，眼前真的出现了星星。

但是我不在意。

我爬起来，脸上还带着微笑。

因为我知道一个秘密，一个邪恶的秘密，而这些小孩子们不知道。我知道在万圣节的夜晚，我将得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四点钟的时候，我结束了训练。我当时已经虚弱得连哨子也吹不响了，只有一条腿能够走路，而且我身上大概有二十多处伤痕和瘀青，我的衣服像被污泥浸泡过一样。

这是一次典型的与可怕的小肥猪们一起进行的训练。

但是我在意吗？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把他们集合起来，围着我站成一圈。他们还在相互推挤，撕扯头发，并互相叫着一些可怕的外号。我告诉过你——他们是一群没心没肺的怪物。

我抬起手臂让他们安静下来。“让我们明天举行一个特别的小肥猪万圣节聚会。”我建议道。

“太棒了！”他们欢呼起来。

“在训练结束后，我们穿上万圣节装束，”我继续说，“全队人都参加。然后我们一起去玩‘不给糖就闹’的游戏。由我带领你们。”

“太棒了！”他们再次欢呼。

“请你们的家长把你们送去。”我对他们说，“这会是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将在老木匠府邸前集合。”

鸦雀无声。这一次他们没有欢呼。

“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集合？”安德鲁问。

“那栋老房子不是在闹鬼吗？”玛尼也轻声问道。

“那个地方有点怪。”鸭子补充说。

我眯着眼睛，挑衅地看着他们。“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害怕吧？是不是？”我问道。

还是鸦雀无声。他们相互交换着紧张的眼神。

“怎么样？你们不会这么没用，连在那儿跟我集合都不敢吗？”我问他们。

“绝对不会！”玛尼坚持地说。

“绝对不会！我们才不怕那栋愚蠢的老房子呢！”

他们大家都开始告诉我，他们有多么勇敢。他们还说保证会到那里跟我集合。

“我曾经见过一个鬼，”约翰尼·麦尔斯吹牛说，“它就在我家车库后面。我大叫一声‘嘘’，结果它就飘走了。”

这些孩子是怪物，但是他们都有很好的想像力。

其他孩子开始取笑约翰尼。他坚持说自己的故事是真的，坚持说自己见了鬼。结果他们把他推倒在地上，让他的外套沾满了污泥。

“嘿，史蒂夫——万圣节你要装扮成什么人？”玛尼问道。

“对呀。你的装束是什么？”安德鲁也问道。

“他要变成一堆有毒的垃圾！”有人开玩笑说。

“不对，他要变成一个芭蕾舞女！”又有人宣布。

他们全都开始起哄和嘲笑。

继续笑吧，小家伙们，我想。现在好好地多笑笑。因为等你们在万圣节的时候看见我，就只有我会笑了。

“呃……我会变成一个流浪汉，”我对他们说，“你们会认出我来的。我会穿上一件破旧的西

装外套，而且我的脸会变得脏兮兮的。我会打扮成一个无业游民的模样。”

“你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我忠诚队伍中的一员大叫道。

他们笑得更厉害，起哄得也更厉害了，同时也更变本加厉地相互推挤，撕扯头发，在地板上摔跤。

幸运的是，他们的家长和保姆及时出现，把他们带回家去了。我带着微笑欢送他们，一个邪恶的微笑。

接着我抓起背包，急忙赶回家，几乎是一路跑回去的。我渴望着再看一眼我的面具。

当我跑过查克家门口的时候，他探出头来说：“嘿，史蒂夫……怎么啦？”

“没什么！”我回答他，“回头再说，哥儿们！”

我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我不想跟查克待在一起。我需要回去看看那个面具。我需要提醒自己，那个东西有多酷，有多可怕。

我冲进家门，然后直接跑上楼回我的房间，三步并作两步。



我穿过长长的过道，打开自己的房门，把书包扔到床上，然后赶快走到房间另一边衣橱的位置，

迫不及待地打开放袜子的抽屉。

“啊？”

我往抽屉里面看去，双手颤抖，掀开几双叠起来的袜子。

面具不见了。



# 第十四章

“不！”

我开始疯狂地搜索抽屉，把袜子扔得满地都是。

没有面具，它不见了。

乱七八糟的袜子在房间里翻来飞去，我的心情也七上八下。

然后我突然记起来，是我把面具挪了地方。在早上上学前，我担心妈妈会洗衣服，会打开我放袜子的抽屉，而发现面具。

所以我把它藏到了壁橱里靠墙的一面，就在我卷起来的睡袋后面。

我舒了一口气，全身放松下来。我迅速地捡起所有的袜子，把它们塞回到抽屉里，然后打开壁橱的门，把面具从最顶上那层拿出来。

史蒂夫，你一定要镇定下来，我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一个万圣节面具罢了。不许你再像这样吓唬自己了。

有时责怪自己，给自己点建议有好处。

我开始稍微平静下来了。我梳了梳面具上一缕一缕的黄头发，并摸了摸那张脸上凹凸不平的疤痕。

它那棕色的嘴唇又在对我微笑。我用手指穿过蛀牙上的洞，然后捏了捏藏在耳朵里的蜘蛛。

“真酷！”我大声宣布。

我简直无法忍受离万圣节还有一天的等待。我必须向某人炫耀炫耀。

不行，我必须用它吓吓某人。

查克的脸马上浮现在我脑海里，我的老朋友查克是最好的受害者。我知道他肯定在家，我几分钟前还在那儿看见过他。

哇，他会不会大吃一惊？我对自己说。查克还以为我从商店的地下室逃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得到呢。等我溜进他的房间，戴上这个恶心的面具偷偷接近他，他一定会晕倒的！

我瞟了一眼时钟，离晚饭时间还有一小时。妈妈和爸爸还没回家。

太好了，就这么干！我决定了。

“嘿——嘿——嘿——”我练习着老头的干笑声，“嘿——嘿——嘿——”这是我能发出的最可怕、最邪恶的干笑声。

然后我双手抓住面具上布满皱纹的脖子，站到镜子前面，把面具高举过头顶。

接着把它用力往下拉。

它轻松地顺着我的头发滑下来。当我的脸接触到面具时，可以感觉出它的柔软和热度。

我把它往下拉到我的耳朵处，再到脸颊处。

一直往下拉。

直到我感到面具的顶端接触到我的头发，我旋转了一下面具的方向，使自己能通过狭窄的眼洞看见外面。

接着我放下双手，朝镜子的方向再跨近一步，看看自己的模样。

真热。

我突然觉得太热了。

橡胶面具紧紧地贴着我的脸颊和额头。

更加热了。

“哎！”我喊了起来，感觉自己的脸开始燃

烧。

太热了……

简直不能呼吸。

“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 第十五章

我能感觉到面具的表皮紧绷在我脸上。

我的脸颊在燃烧。一股酸臭味向我的鼻孔袭来，让我窒息。

我无法呼吸，想用嘴深吸一口气，但是面具太紧了，什么也呼吸不到。

我用手抓住面具的耳朵。面具的外表皮感觉很正常，但是在里面，我快要燃烧起来了！

我试着想把面具扒下来，但是它纹丝不动，火热的橡胶皮粘在我的脸上。

我呻吟着，腐臭的味道再次排山倒海地袭来。

我更加用力地想把面具扒下来，结果它还是没

有丝毫移动。

我迫切需要呼吸。

我抓住一把头发使劲向上扯，又把双手放在下巴下，用力往上推。

“噢。”我的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我突然觉得好累，好虚弱。

太虚弱了。

每一次呼吸都要经历一番挣扎。我弯下腰，身体开始战栗。

我觉得自己很虚弱，也很老。

真的很老。

这就是一个老头的感觉吗?

镇定点，史蒂夫，我责备自己。这只不过是个橡胶面具，只不过有点太紧了，仅此而已。

它粘在你脸上。只要你把它拿掉，就没事了。

镇定点，数到十，然后在镜子前研究这个面具。从底端着手，你就能把它拿掉。绝对没问题。

我数到十，然后往镜子方向迈一步。

当我看见自己的影像，几乎要喊出来。这个面具太酷了！太逼真了，也太恶心了。

当我用眼睛盯着它的时候，整张脸似乎活了起

来。棕色的嘴唇在对我微笑。当我移动自己的嘴唇时，面具的嘴唇似乎也在动。大鼻孔里的那些绿色黏液在颤抖。那些蜘蛛仿佛也在乱糟糟的黄色头发里爬进爬出。

这只不过是个面具罢了。一个逼真的面具。我对自己说。

我开始镇定下来。

但是几声干笑从我嗓子里冒出来："嘿——嘿——嘿——"

那不是我的笑声！

那也不是我的嗓音！而是一个老头发出的干笑声。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发出这么奇怪的声音呢？

我紧闭自己的嘴唇，不想再发出同样的声音。

"嘿——嘿——嘿——"

又是几声可怕的干笑！那是种尖厉的嗓音，更像一只老乌鸦发出的叫声，而不是笑声。

我收紧自己的下颌，咬住自己的牙齿，屏住呼吸，不让自己再发出干笑声。

"嘿——嘿——嘿——"

那不是我发出来的！

是谁发出来的干笑声呢？

那些尖厉的干笑声是从哪儿来的?

我盯着镜子里的老脸，突然感到一阵恐惧。

接着我觉得有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腿。



# 第十六章

我倒抽了一口气，然后向四周张望。

透过面具上狭窄的眼洞望去。

我马上发现在我腿上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一排牙齿。

狗的牙齿。

“小火花——是你！”我喊道，但是我发出来的声音却是一声干号。

小火花向后退去。

我清了清嗓子，再试一次。“别害怕，小火花……是我呀。”我的声音！听起来更像一阵干咳。

那声音仿佛是我爷爷发出的！

我有一张老头的脸——更有一副老头的嗓音。

而且我觉得很疲惫，非常虚弱和疲惫。

当我把手伸过去摸小火花的时候，手臂仿佛有几千斤重，根本抬不起来。当我弯下腰时，膝盖发出断裂的响声。

小狗看着我，把头歪到一边。它的短秃尾巴猛烈地摇晃起来。

“别害怕，小火花，”我嘶哑的声音说，“我只不过是在试这个面具罢了。很吓人，对吧？”

我低下头，试图把小火花抱起来。

但是当我的身体向前倾的时候，却发现小狗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小火花发出一声尖厉的哀嚎，从我的手中跳出，飞奔到房间的另一端，用尽全部力气狂吠起来。叫声中充满了恐惧。

“小火花，是我！”我喊道，“我知道我听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但是这还是我——史蒂夫！”

我想追上它，但是我的腿一点劲也没有，膝盖也不愿意弯曲。

我试了三次才从地板上站起来。我的头很疼，而且上气不接下气，根本无法追赶小火花。

无论如何都太迟了。我可以听见它没命地狂吠着，已经到了楼下。

“太奇怪了。”我嘀咕道，捶了捶发酸的背，步履蹒跚地回到镜子前。小火花以前也见过其他面具，但它知道是我。这次为什么它那么害怕？是因为我奇怪的嗓音吗？

那个面具是如何改变我的嗓音的呢？而且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大概有一百一十岁了呢？

至少，我的脸不再感觉火烧火燎了。但是面具的表皮依然紧紧贴在我的脸上，我几乎不能移动我的嘴唇。

我必须把这个东西取下来，我决定。查克必须要等到万圣节的夜晚才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我双手在脖子上摸索，希望能够找到面具的底端。我的脖子摸起来凹凸不平，满是皱纹，皮肤也很干。

面具的底端在哪里？

我的身体向壁橱门上的镜子凑过去，并眯起眼睛看镜子里的影像。我又把眼睛睁得很大，仔细查看面具的脖子部分。

皱巴巴的皮肤上布满棕色的斑纹。

但是底端在哪儿呢？哪里才是面具底端——我自己的脖子开始显现的地方呢？

我的手颤巍巍地在喉咙部位上下摸索。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我的手在脖子上缓慢而又仔细地移动着。

一次又一次。

最后，我的双手垂下来，同时发出了一声疲惫和恐惧的叹息。

这个面具根本就没有底端。在面具和我的脖子之间，我摸不到任何分界线。

面具上布满皱纹，满是斑痕的皮肤变成了我的皮肤。

“不！不！”我用老头的嗓音大声哀号。我必须把这个东西取下来！肯定有办法的！

我捏着面具的脸颊，用尽全力往外拉。

“噢！”我的脸感到剧烈的疼痛。

我又开始拉扯头发。结果头皮马上感到一阵剧痛。我像疯了一样拉扯、拍打、抓挠甚至撕扯这个面具。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每个动作、每一次拍打和拉扯都让我的皮肤生疼，每一次接触都让我受到伤害，就像那是我自己的皮肤一样。

“眼洞！”我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把手伸向眼洞，也许我可以把手指伸进眼洞里，并把面具扯下来。

我的手在眼睛周围四处摸索，颤抖的手指不停地寻找着、摩擦着。

没有眼洞，根本就没有什么眼洞。

满是褶子和疤痕的皮肤在我身上融合了，成为了我的皮肤。

而这个丑陋、恶心的面具成为了我的脸！

我看起来像一个可怕的、蜘蛛滋生的、老朽不堪的男人。而且我的感觉就像我看起来一样老，一样奇怪！

我恐惧得说不出话来。我朝镜子方向倒去，丑陋而又凹凸不平的额头压在玻璃上。

我闭上眼睛。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像一首忧伤的歌曲，在我脑海里不断回响。

接着我听见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妈妈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史蒂夫，你在家吗？史蒂夫？"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断在脑海里重复。

"史蒂夫？"妈妈喊道，"下楼来。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不！我想，一边费力地咽下一口唾沫，结果干枯的喉咙发出不舒服的咕噜声。不！我不能下去！我不能！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样子！

"哦，算了！"妈妈喊道，"我上来了！"



# 第十七章

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我惊慌失措地想要冲到门口，结果几乎摔了一跤，因为我的老腿很僵硬，太僵硬了，根本就走不快。

我步履蹒跚地走到门口，在妈妈刚好上到二楼的时候把门关上了。然后我用身体抵着门，手按住上下起伏的胸口，想要喘一口气。

快点想。快点决定要说什么。

我不能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我不能让她看见这个面具。她会问我一大堆问题。而且我不能让她发现这个面具把我改变成什么样子了。

几秒钟以后，妈妈轻轻地敲响了我的房门："史蒂夫，你在里面吗？你在干什么？"

"呃……没什么，妈妈。"

"那么好吧，我能进去吗？我给你带了样东西。"

"现在不行。"我嘶哑地说。

千万不要打开房门！我默默地企求着，千万不要进我的房间！

"史蒂夫，你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妈妈问道，"你的声音怎么了？"

"呃……"快想，史蒂夫，快想。

"呃……我喉咙疼，妈妈。喉咙好像发炎了。"

"让我看看你。你生病了吗？"我向门看去，发现门把正在转动。

"不！"我尖叫道，用背抵住门。

"你没生病？"

"我的意思是说，是的。"我用嘶哑、虚弱的老头声音回答道，"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妈妈。我想在床上躺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再下楼，行吗？"

我盯着门把，仔细地听着她在门外的呼吸声。"史蒂夫，我买了你喜欢的黑白饼干——你的最爱。你要尝一块吗？也许它会让你感觉好点。"

我的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叫。那些饼干是我的最爱，一面有巧克力糖衣，另一面有香草糖衣。“也许要等会儿。”我呻吟道。

“但是我专门绕了两里路去买回来给你的。”妈妈说。

“等会儿再说吧，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说的是实话。我的脑袋发涨，全身疼痛。我觉得自己很虚弱，几乎站不起来。

“开饭的时候我会叫你的。”妈妈说。我听见她回到楼下。然后我步履艰难地走到床边，把我这把老骨头丢到床上。

“现在该怎么办？”我问自己，我用手摸了摸自己凹凸不平的脸颊，“我怎样才能把这个东西弄下来呢？”

我闭上疲惫不堪、仿佛在燃烧的眼睛，努力地想。几分钟后，白佳丽的脸庞浮现在我脑海里。

“对了！”我用嘶哑的声音叫起来，“白佳丽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帮助我的人。”

上个万圣节，白佳丽戴过从相同商店买回来的面具。也许在她身上也发生过相同的事情。也许她的面具也曾附在她脸上，把她整个人都改变了。

但后来她还是把面具取下来了，她应该知道我该如何把我的面具取下来。

电话在房间的另一端，就在桌子上的电脑旁。一般来说，我只需要三秒钟时间就可以到达那里。但是现在我花了三分钟时间不停地哼唧和扭动身体，才让自己的老骨头站起来。然后又花了五分钟时间，才把自己拖到房间另一端。

等我一屁股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时，已经筋疲力尽。我使出全身上下仅剩的一点力气抬起手，在电话上按下白佳丽的号码。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对自己说。白佳丽一定得帮我。她一定知道如何把这个面具取下来。

电话铃响了三声后，白佳丽的爸爸接了电话："喂？"

"喂……呃……请找白佳丽接电话。"我结结巴巴地说。

一阵沉默。然后对方问："你是谁？"考德威先生听起来很困惑。

"是我。"我回答，"白佳丽在家吗？"

"你是她的老师吗？"他问道。

"不。我是史蒂夫。我……"

"对不起，先生。我听不大清楚。你能大声点说吗？你找我女儿干什么？也许我能帮你……"

"不……我……"

我听见考德威先生轻轻对他屋子里的另外一些

人说："是一个老头，想找白佳丽。我几乎听不清他说什么。他不愿意说自己是谁。"

他拿起电话："你是她的老师吗，先生？你是怎么认识我女儿的？"

"她是我的朋友。"我嘶哑地说。

我听见他又转身面向房间里的其他人，也许是白佳丽的妈妈。他用手捂住了话筒，但是我还是能听见他说："我想是个疯子。有人在搞恶作剧。"

他重新拿起话筒："对不起，先生。我的女儿不能接电话。"他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里，用满是蜘蛛的耳朵听着电话那边传来的忙音。

现在怎么办？我问自己。

现在怎么办？



# 第十八章

我一定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爸爸用力地敲打我的房门，把我惊醒了。“史蒂夫，吃饭了！”他的叫声传进来。

我马上坐了起来，由于是趴在桌子上睡着的，我感到腰酸背痛。我捏了捏布满皱纹的脖子，想让上面僵硬的肌肉放松一下。

“史蒂夫，你下不下来吃晚饭？”爸爸问道。

“我……我不是很饿。”我支吾地说，“我想打个盹，爸爸。我想我可能病了。”

“嘿，别在万圣节的前一天晚上生病呀，”他

回答，“你不想错过‘不给糖就闹’的好戏吧。”

“我……我会好的。”我用嘶哑的嗓音结结巴巴地说，“如果我今晚睡个好觉，就会恢复的。”

恢复才怪呢！

我会变成一百五十岁的老头，但是我会没事的。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们等会儿端些汤什么的上来给你。”爸爸在门外说。接着他就下楼了。

我盯着电话。应不应该再给白佳丽打个电话呢？

不，我决定。她也不会相信这是我的，她会像她爸爸那样把电话挂上。

我挠了挠耳朵，感觉到蜘蛛在它周围爬来爬去。我又摸了摸前额上那道连肉都翻出来的口子，那里软乎乎、湿漉漉的，甚至可以摸到隐约看得见的头骨。

“唉！”我又叹了口气。

我必须要开动脑筋，我对自己说。我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取下来。

但是我觉得非常疲惫，非常想睡。

我步履蹒跚地走到床边，把自己摔到床上。几秒钟以后，我就进入了梦乡。

我醒来的时候，明媚的阳光透过卧室的窗户射进来。

我眨了眨眼，不敢相信眼前出现的早晨明亮的阳光。这已经到第二天早上了，万圣节的早上。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高兴的日子，一个我满心期待的日子，但是现在……

我双手伸出来，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滑溜溜的。

我的脸颊摸起来滑溜溜的，又软又滑。

我又捏了捏自己的耳朵。是小耳朵，我原来的耳朵，没有蜘蛛！

我把手再往上抬，去抓我的头发，结果摸到自己原来的头发，而不是一缕一缕打结的老头头发。

我还有点拿不准，于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头上几乎要露出头骨的那道口子。

没有了！

“我又变回我自己了！”我大声喊道，接着欢呼起来。

没有老头面具，没有老头的声音，没有老头的身体。

以前全是一场梦，一场可怕的噩梦。



阳光使我的眼睛不停地眨，我快乐地看着自己房间的四周。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喊道。

进入商店里漆黑的地下室，在装面具的箱子里翻来翻去，披斗篷的男人，老头面具，偷偷地带回家并试着戴上它。

面具附在我的皮肤上，拒绝被取下来。

一切都是梦！

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而现在都结束了。

我简直太高兴了！这肯定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想在房间里跳来跳去，或者高兴地狂舞起来。

但是我的眼睛睁开了，而我也真的醒来了……



# 第十九章

……我真的醒来了。

而且发现自己刚才是在做梦，梦里以为一切都是一场梦！

我捏了捏自己的脸，结果发现自己还是又老又丑。我又抠了抠鼻子，鼻孔里还是塞着黏糊糊的绿东西。

我刚才梦见面具不存在了。

我刚才梦见自己的脸变成原来的模样，还有自己的嗓音和身体。

结果一切都是一场梦，一场美好的梦。

现在我真的清醒了，也真的有大麻烦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梳了梳头上乱糟糟的黄头发。“我必须告诉爸爸和妈妈，”我决定，“我再也不能这个样子过下去了。”

我睡觉前连衣服都没脱。我摇摇晃晃地拖着这把老骨头走到门边，把门打开，结果看见门外贴着张纸条。

亲爱的史蒂夫：

希望你感觉好点了。妈妈和我今早要到你海伦阿姨那儿去一趟。为了避免堵车，我们提早出发了。晚上我们会及时赶回来帮助你打扮成流浪汉的。

爱你的

爸爸

还要打扮成流浪汉？

今年没这个必要了。再说了，既然现在我至少都一百五十岁了，去玩“不给糖就闹”的游戏恐怕是年纪太大了点。

手里揉搓着这张纸条，我煞费周章地往楼下厨房走去，一路上紧紧抓住栏杆，慢腾腾地一步步移动。我突然特别想吃一大碗热腾腾的燕麦粥，再喝一杯热牛奶。

“噢，不！”我嘶哑地叫起来。我已经开始有老头的想法了。

我为自己准备了橙汁和玉米麦片作为早餐，并把它们摆在桌子上，坐下来开始吃。当我那皮肉松弛、布满褐斑的手抓着装果汁的玻璃杯时，感觉很奇怪。而且用仅剩下的那颗长钩牙嚼玉米麦片，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该怎么办？”我痛苦地呻吟着。

然后，我突然有答案了。

我决定先实行我的计划，去吓唬那帮一年级的小孩子。为什么我不去好好报复报复那群讨厌的孩子呢？在足球场上他们可是每天都给我找麻烦。

是的！我决定了。等爸爸和妈妈回到家，我直接穿着这身老头的装束迎接他们。他们不会知道这不是打扮出来的，他们会觉得这个打扮真的很酷。

然后，我就去那栋可怕的老木匠府邸跟孩子们会面。我会把那群一年级学生吓得夺路而逃的！

然后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去找白佳丽。要找到她并不难。“不给糖就闹”的游戏结束后，她会在自己家里举行一个万圣节聚会。

我将找到白佳丽，逼她告诉我这个秘密。我将让她告诉我，如何取下这个可怕的面具。

然后我将会非常高兴。

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挣扎着吞咽下我的玉米麦片，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了不起的计划。

可惜一切并没照我计划的那样进行。



# 第二十章

当爸爸和妈妈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步履艰难地走到楼下迎接他们。看到我那丑陋且满是伤痕的脸，他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妈妈当场把手中的袋子掉到了地上，下巴几乎跌到了膝盖上。

爸爸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开始大笑。“史蒂夫，这真是最棒的万圣节装扮！”他宣称，“你从哪儿弄回来的？”

“这太恶心了。”妈妈说，“噢，我无法忍受头顶上那道口子，还有你牙齿上那个可怕的洞。”

爸爸围着我转了好几圈，欣赏着我的新形象。

我穿上了打满补丁的黑西装，就是我打扮成流浪汉的那一件。我还在壁橱里发现了一根爷爷的拐杖，现在我必须得靠它了。

“太棒了！”爸爸一边说，一边抓着我的肩膀摇晃着。

“我在聚会用品店里买了这个面具。”我嘶哑地说，这差不多是事实。

爸爸和妈妈交换了一下眼神。“老头的声音装得很不错。”妈妈说，“你是不是一直在练习？”

“是的，练了一天了。”我回答。

“你觉得好点了吗？”爸爸问，“你不舒服，所以今早我们没打搅你。你妈妈和我必须提早离开……”

“我觉得好多了。”我谎称。其实我的腿在发抖，全身都是冷汗。

由于觉得更虚弱了，我更得依靠那拐杖了。

“呀！你头发里是什么东西？”妈妈大叫起来。

“蜘蛛。”我对她说。我还在发抖。我能感觉到它们在我的头发和耳朵里爬来爬去。

“它们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妈妈一边说，一边抬手捂住脸，她摇了摇头，“你肯定不想当个流浪汉了吗？这个面具戴起来一定很热，也很不舒

服。”

如果她真的知道有多不舒服就好了！

“让他去吧，”爸爸责怪她，“他看起来棒极了。今晚他会吓坏这条街上的所有人的。”

希望如此，我想。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该出发了。

“是呀，他现在就吓坏我了！”妈妈大声说道，她闭上眼睛，“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史蒂夫，你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这么丑的东西呢？”

“我倒觉得很有趣。”爸爸对她说，他用手戳了戳我的大长牙，“这个面具真是棒极了，它是橡胶的吗？”

“是的，我想。”我用颤抖的声音小声说。

妈妈脸上做出一个恶心的表情：“你打算与查克一起去要糖吗？”

我打了个哈欠，突然觉得很想睡觉。“我答应我的足球队与他们会面。”我嘶哑地说，“然后我要去白佳丽家。”

“好吧，别太晚回家。”妈妈说，“如果那个面具戴起来太热了，就把它取下来一会儿，好吗？”



这正是我无法实现的愿望呀！我伤心地想。

“等会儿见。”我说。我拄着拐杖，把自己的

身体拖到门口。

爸妈在笑我走路的可笑样子。

我可笑不出来。我想哭。

只有一件事情阻止我告诉他们真相。只有一件事情阻止我告诉爸爸和妈妈，我被这个面具附体了，而且它把我变成了一个虚弱的老家伙。

那就是复仇。

我几乎能看见足球队员们脸上惊吓的表情，而且能听见他们四处逃窜时惊慌失措的喊叫声。

这让我恢复了好心情，并让我能坚持下去。

我抓着门把，努力想要把门打开。

“史蒂夫，等一等！”爸爸大叫起来，“我的相机。等一等，我想给你照张相。”他马上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去找相机了。

“你装糖的袋子！”妈妈也叫道，“你忘记带你的糖袋了。”她开始翻箱倒柜地在壁橱里寻找，直到她找到那个正反面都印着小南瓜的购物袋。

我知道自己无法同时拿稳拐杖和购物袋。但是我还是从她手上接了过来。我决定，等我出了门，就把袋子扔掉。我不打算玩要糖的游戏了。我知道，现在如果要我从某个人家的车道走到他们家门口，大概需要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

爸爸跑回到客厅里。“说茄子！”他说，并举

起了他的小相机。

我试着抬起蚯蚓般的嘴角，努力地微笑着。

爸爸按了一下相机快门，接着又按了三次。

闪光灯几乎把我弄瞎了。我道了声“再见”，就直接走出门去，那白光跟着我走进夜色中，我几乎被门槛给绊倒。

我一把抓住扶手，等我剧烈跳动的心脏平静下来。我眼中的那团白光逐渐消退了，我开始慢腾腾地走下车道。

那是一个看得见星星的寒冷夜晚，完全没有风。光秃秃的大树静静地矗立在附近，仿佛一座座雕像。

我一瘸一拐地走在人行道上，向老木匠府邸进发。天上看不见月亮，但是街道比平常显得更亮。大多数房子周围都布置着彩灯，欢迎讨糖果的孩子们的到来。

我把购物袋塞进隔壁人家车道尽头的垃圾箱里，然后继续在街上走着，我的拐杖敲打着地面。

我的背又开始疼了，我的老腿也开始颤抖起来。我拄着拐杖，大口地喘气。

每走完半条街，我就要停下来，靠着路灯休息一会儿。幸运的是，老木匠府邸就在下一条街上。

路上我看到两个小女孩在她们爸爸的陪伴下，

急急忙忙地走过人行道。一个女孩戴着彩色的蝴蝶翅膀，另一个则化着浓妆，头上戴着一顶金皇冠，还穿着长长的漂亮连衣裙。

“噢，他可真难看。”当她们走近的时候，蝴蝶女孩轻轻地对她的朋友说。

“呀！”我听见打扮成公主的女孩回答，“看他鼻子里那些绿绿的东西。”

我的身体向她们倾斜过去，张嘴粗声粗气地说：“滚开！”

两个小女孩同时发出惊恐的叫声，飞快地跑开了。她们的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尾随她们而去。

“嘿——嘿——嘿——”邪恶的干笑声从我的嘴里飘了出来。

看到她们受到惊吓的脸，给了我一种新的能量。拄着拐杖，我一路走了下去。

几分钟以后，老木匠府邸出现在我眼前。巨大的老房子矗立在那里，空旷而黑暗。石头砌成的塔楼直冲紫色的夜空，如同一座城堡的高塔一样。

在房子周围长满了杂草，一个路灯下，我的足球队员们正挤作一团。我的小肥猪们。我的一年级学生。

我的受害者。

他们都穿着不同的服装。我看见了超能巡警和忍者神龟，木乃伊和大怪兽，两个鬼魂，一个美女，还有一个野兽。

但是我还是能认出他们。我能认出他们，因为他们正在相互推挤，抢对方的糖袋子，大喊大叫，打打闹闹。

我的身体靠着拐杖，从半条街以外看着他们。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全身都在发抖。

就是现在，我的重要时刻。

“好吧，小家伙们！”我轻轻地对自己说，“好戏开场了！”



# 第二十一章

我一边兴奋地发抖，一边走到他们面前。我站在灯光下，蚯蚓般的嘴唇上扬起邪恶的微笑。

我一个一个地盯着他们，让他们有机会看到我恐怖的脸庞，也让他们有机会看见那些在我头发里爬动的蜘蛛、我牙齿上的洞，以及前额伤口里隐约可见的头骨。

他们慢慢安静下来。我能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们突如其来的恐惧。

我准备张开口，发出一声恐怖的怒吼，让他们落荒而逃，回去找他们的妈妈哭诉。

但是穿着白色新娘服的玛尼·罗森在我出声之

前走到了我面前。“需要帮忙吗，先生？”她问。

“您迷路了吗？”其中一个超能巡警问道。

“您需要指路吗？”

“需要我们帮助送您去什么地方吗？”

不，不！

这不对头，这与我计划的不一样——这不是我预想中的情况！

玛尼牵起我的手：“您要去哪儿，先生？我们护送您。在这样一个夜晚走在陌生的街上，是有点儿可怕。”

其他人也拥了过来，都想帮帮忙。

他们都想帮助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

“不！”我抗议地大叫起来，“我是老木匠府邸的鬼魂！你们践踏了我的草坪，我要来报复你们！”

我本来是要大声尖叫，但是我的声音听起来虚弱得像蚊子。我想他们根本没听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必须要吓唬他们，我对自己说，我必须要这么做！

我把双手举在空中，做出好像要扼死他们的样子。

我的拐杖从手中飞了出去。我失去平衡，踉跄

着向后摔去。

“噢！”我一屁股坐在人行道上，发出一声呻吟。

他们都叫了起来，不过不是因为恐惧，他们叫喊是因为他们在为我担心。

十几双援手伸到我面前，要把我拉起来。

“你还好吗？这是你的拐杖。”我听出鸭子·本顿的尖嗓音。

我听见同情的嘀咕声。“可怜的老人。”有人低声说。

“您受伤了吗？”

“我们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不！不！不！不！不！

他们没有被吓倒，他们根本一丁点儿都不害怕。

我拄起拐杖，突然觉得非常疲惫。太疲惫了，几乎抬不起头来。

放弃吓唬他们的主意吧，史蒂夫，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在自己完全崩溃之前到达白佳丽的家。你必须找到白佳丽，问她如何取下面具，如何找回你原来的面孔和力量。

玛尼依然牵着我颤抖的双手。“您要去哪儿？”她问。她那满是雀斑的脸挂着担心的表情。

“呃……你知道白佳丽·考德威的家在哪儿吗？”我虚弱而又嘶哑地问道。

“就在下一条街上，在街对面。我认识她弟弟。”我听见安德鲁·福斯特说。

“我们送你到那儿。”玛尼提议。

她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一个小木乃伊走上来，搀着我另一只胳膊。他们开始陪着我慢慢地走在人行道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苦涩地想着。他们本应该被吓得落荒而逃的！他们现在本应该又喊又叫的。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正在护送我。

我叹了口气。最让我难过的是，我觉得太累太虚弱了，没有他们的帮忙，我可能都走不到白佳丽的家。

他们牵着我走到她家的车道。然后我向他们道谢，并告诉他们我能走完剩下的路。

我看着他们一窝蜂地跑去讨糖去了。“我想史蒂夫不会来了。”鸭子说。

“他这个胆小鬼，可能根本就不敢在万圣节的夜晚走出家门！”玛尼开玩笑地说。

他们都笑了起来。



我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拐杖上，转身向白佳丽家里走去。所有的彩灯都亮着。但是透过窗户我看

不见任何人。

我想，她可能还没玩完讨糖的游戏回到家来。

我听见聊天的声音，一阵脚步声从车道尽头传来。

我费劲地转过身，看见白佳丽和她的朋友萨博丽娜匆忙地跨过草坪，向房子走过来。

我认出白佳丽的鸭子装束。她每年都穿它，除了去年万圣节她戴的是那个可怕的面具。

萨博丽娜打扮成某种女超人的模样。她穿着银色的紧身裤，披着银色的斗篷。她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银色的面具，但是我能认出她那长长的黑发。

“白佳丽！”我拼命呼喊，但是只发出一声结结巴巴的低语。

她和萨博丽娜继续兴奋地聊着天，匆匆忙忙地跨过草坪。

“白佳丽，等一等！”我喊道。

半路上，她们转过身来。她们看见我了。

太好了！

“白佳丽！”我呼喊着。

她把鸭子面具取下来，朝车道走了几步，然后斜眼盯着我：“你是谁？”

“是我！”我虚弱地喊着，“我……”

“你是那个昨晚给我打过电话的人吗？”她冷

冷地说。

“啊……是的。”我支吾着说，“你看，我需要……”

“既然这样，别缠着我！”白佳丽喊道，“你跟着我干什么？别缠着我，要不我叫我爸爸出来啦！”

“但是……但是……但是……”我无助地咕哝着。

两个女孩转身飞快地跑回房子里。

留下我独自站在车道上。

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留下我面对自己的厄运。



# 第二十二章

我发出痛苦的哀号："白佳丽，是我！是我！史蒂夫！"我哭喊着，"史蒂夫·博斯韦尔！"

她听见我的话了吗？

是的。

她和萨博丽娜走在石头小道上，正要踏进门廊。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她们俩同时转过身来。

"我是史蒂夫！我是史蒂夫！"我重复道。我的喉咙因为刚才的哭喊隐隐发痛。

"史蒂夫？"白佳丽死死地盯着我，下巴几乎掉到了地上。

"那是个面具吗？"萨博丽娜问道，紧紧地站

在白佳丽身旁。

“是的，是个面具。”我嘶哑地说。

“噢，真恶心！”萨博丽娜说，她取下自己的银色面具，想要看清楚些，“那些东西是蜘蛛吗？”

“我需要帮助。”我坦白说，“这个面具……”

“你去了聚会用品店！”白佳丽喊道，她的鸭子面具掉在了地上，她双手捂住脸，“哦，不！不！史蒂夫，我警告过你！”

“是的。我就是在那儿拿到这东西的。”我指着自己丑恶的脸，“我没有听你的。我不知道会……”

“史蒂夫，我告诉过你别去那儿。”白佳丽说，她的表情依然是很恐惧的样子，双手也依然捂着脸颊。

“现在这个面具取不下来了。”我叫道，“它附着在我脸上，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而且它……它把我变成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一个虚弱无力的老头。”

白佳丽悲伤地摇了摇头。她盯着我丑陋的脸，但是没有说一句话。

“你必须帮我。”我哀求道，“你必须帮我把这个面具取下来。”



白佳丽发出一声惊恐的叹息：“史蒂夫……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



# 第二十三章

我一把抓住她的鸭子羽毛。“你必须帮我，白佳丽。”我求她，“为什么你不帮我呢？”

“我想帮助你，”她解释道，“但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但是去年万圣节你从相同的商店里买了一个面具，”我抗议道，“你就把面具取下来了。你从它的控制下逃脱出来了，不是吗？”

“它无法取下来。”白佳丽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取下来。”

越过她的肩膀，我看见三个小孩子穿着不同的服装走到隔壁房子前。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我看

见她把一些糖果放进三个袋子里。

我痛苦地想，别的孩子正享受着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却没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快乐起来了。

“进屋去吧，”白佳丽建议道，“外边太冷。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我努力跟随她们沿着她家车道走去，但是我的腿像一摊烂泥，摇摇晃晃。白佳丽和萨博丽娜几乎是把我抬进白佳丽家的，她们把我放在客厅的绿皮沙发上。

在房间另一边的桌子上，一个被雕刻成杰克小丑的南瓜灯咧嘴对我笑着。就连这个小丑的牙齿也比我多！

白佳丽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萨博丽娜则坐在沙发旁边的靠背椅的边上。她弯下身子，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讨糖袋。她怎么能在这种时候还记挂着糖果呢？

我转身对着白佳丽，嘶哑地说：“我怎样才能把这个面具取下来？”

白佳丽咬着自己的下嘴唇。她抬眼看了看我，表情严肃。“这不是个面具。”她轻轻地说。

“再说一遍！”我喊道。

“这不是个面具，”她解释道，“这真的是一张人脸，一张活生生的脸。你见过那个披斗篷的男人吗？”

我点点头。

“他是一个奇怪的科学家，我想，这些脸是他做出来的，在他的实验室里。”

“他……他做出来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白佳丽严肃地点点头：“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脸。那个披斗篷的人本来是想把它们做得好看点的。但是不知什么地方出错了，它们都变得很丑陋。跟你现在戴的这个一样丑。”

“但是，白佳丽……”我开始说。

她抬手止住了我：“那个披斗篷的人把这些脸叫做没人爱的东西。没有人要它们，因为它们太丑了。它们都是些没人爱的东西。它们是活的，而且它们会附着在任何靠近它们的人脸上。”

“但是我怎么样才能把它取下来呢？”我不耐烦地喊道，抬起手，扯了扯自己满是褶子和疤痕的老脸，“我不能一辈子都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呀。我该怎么办？”

白佳丽跳起来，开始在我和萨博丽娜面前走来走去。萨博丽娜打开一包巧克力，一边开始吃起来，一边看着白佳丽在那儿走来走去。

“去年万圣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白佳丽说，“我选了一个真的很丑的面具。那个面具太吓人了，它附着在我的头上，接着就把我变成了一个恶魔。”

“那么你怎么办了呢？”我喊道，再次拄起拐杖。

“我回到那个聚会用品店，找到了那个披斗篷的男人。他告诉我，只有一种办法能把面具取下来。只有爱的象征才能做到。”

“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完全没明白她在说什么。

“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爱的象征。”白佳丽继续说，“开始时，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突然记起来妈妈为我做的一样东西。”

“是什么？”我急切地问道，“那东西是什么？”

“就是那颗假头。”萨博丽娜插嘴说，她的嘴巴里塞满了巧克力。

“我妈妈为我雕刻了一个头像。”白佳丽说，“它看起来就像我。你看到过的。妈妈非常爱我，所以雕刻了它。它是一个爱的象征。”

白佳丽挨着我坐下来：“我把妈妈雕刻的头像

放在没人爱的人脸上。结果没人爱的脸消失了。丑陋的脸马上脱落了下来。”

“太好了！”我高兴地大喊，“把它拿出来。快去！”

“啊？”白佳丽疑惑地看着我。

“把那颗假头拿出来吧，”我哀求道，“我必须把这个东西弄下来！”

白佳丽摇了摇头：“你还没明白，史蒂夫。你不能使用我的那个爱的象征，它只对我发挥作用。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

“但是也许这套理论对史蒂夫的面具不起作用。”萨博丽娜打断我们，“也许每个面具都是不一样的。”

“饶了我吧，萨博丽娜。”我生气地说，“它肯定有用！你还不明白吗？这一定有用！”

“你必须找到自己的爱的象征。”白佳丽重复道，“你能想到一个吗，史蒂夫？”

我回头看着她，努力地想着。

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爱的象征……爱的象征……

没有。我想不到任何东西，没有一件东西符合要求。

接着，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主意。



# 第二十四章

我用手使劲拄着拐杖，试着让自己从沙发上站起来。但是我那摇摇晃晃的胳膊使我失去了平衡，我又摔回到沙发上。

“你得帮助我回家。”我对白佳丽说，“我想到一个爱的象征了。它就在我家。”

“好吧，我们走！”她回答说。

“但是等会儿要来的那些孩子们怎么办？”萨博丽娜问道，吞下一口巧克力，“咱们的聚会怎么办？”

“你留下来接待他们。”白佳丽对她说，“如果史蒂夫真的在自己家找到一个爱的象征，而且那

个东西也起作用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它会起作用的，”我说，“我知道它肯定会的。”

但是我还是双手合十，暗暗祈求。结果这让我更加难从沙发上爬起来了。

白佳丽看到了我的挣扎，她握住我的双手，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呀！在你耳朵里动来动去的东西是什么？”她大叫道，做出恶心的表情。

“蜘蛛。”我小声回答。

她吞了一口唾沫：“我真的很希望你找得到能起作用的东西。”

“我也是。”我一边嘀咕，一边让她引我到门口。

白佳丽转身回到客厅。“别在我们不在的时候把所有巧克力都吃了。”她对萨博丽娜喊道。

“这只不过是我吃的第二块！”萨博丽娜嘴巴塞得满满地抗议。

我们走到夜空下。有些穿着万圣节装束的小孩走到车道上来，全都背着鼓鼓囊囊的讨糖袋。“嘿，白佳丽，你要去哪儿？”一个女孩问道。

“我在做好事！”白佳丽回答，“等会儿见！”她回到我身边，“我不敢相信你居然没听我的，史蒂夫，你看上去真的很恶心。”

“我甚至无法把鼻子里的绿东西擦掉！”我气呼呼地说。

她扶着我的肩膀，带着我回我家。我们穿过街道，来到我住的那条街。我听见在街角的那栋房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和音乐声——又是一个万圣节聚会。

当我们经过那栋房子，我被一个移动的影子绊了一下。白佳丽在我摔倒之前及时抓住了我。“怎么回事？”我叫道。

接着我看到一个东西无声无息地跑到街对面，是一只黑猫。

我笑起来。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能苦笑。

来吧，小猫。我惨兮兮地想，放开脚步来我面前挡路吧。反正我也不能比现在更倒霉了，不是吗？

穿过一排高大的常青灌木丛，我家的房子出现在视野里。透过灌木丛，我可以看见我家楼下几乎所有的灯都亮着。

“你的父母在家吗？”白佳丽问道，并帮助我穿过草坪。

我点点头：“是的，他们在家。”

“他们知道这个……呃……”

“不。”我回答，“他们以为这只是在万圣节

戴的面具呢。”

当我们走到门廊的时候，我能听见小火花在门里大声地叫着。我打开门，那只小狗发出兴奋的叫声，向我跳过来。

它的爪子落在我腰上，狠狠地把我向后推去。我倒在墙上。

“坐下，小火花！马上给我坐下！”我用老头嘶哑的嗓音命令它。

我知道小火花只是很高兴见到我。但是我已经太虚弱了，完全承受不了它平常的欢迎方式。

“坐下，小家伙！马上！”

白佳丽终于把狗从我身上扒开，让我能够站起来。然后她抱起小火花，直到我的身体恢复平衡。

“史蒂夫，是你吗？”我听见妈妈的声音从书房传来，“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妈妈走到客厅。她已经换上晚上在家穿的灰色法兰绒便装，而且头上的金发布满了发卷。

“哦，你好，白佳丽！”妈妈惊讶地叫道，“我以为没有外人会来了，我……”

“没关系，妈妈。”我嘶哑地说，“我们只待一分钟就走。我们是回来拿东西的。”

“你喜欢史蒂夫的扮相吗？”妈妈问白佳丽，“这是不是你见过的最可怕的面具？”

“你的意思是说，他戴了面具？”白佳丽开玩笑说。她和妈妈都笑起来。

小火花在闻我的鞋子。

“你们回来拿什么？”妈妈问我。

“那些黑白饼干。”我急切地说，“你知道的，那些你昨天买给我的饼干。”

那些饼干就是爱的象征。

妈妈告诉我，她绕了两里路专门买给我的。她知道那是我最最喜欢吃的饼干，而且她为了我绕道去买它们，就是因为她爱我。

所以那些饼干是最完美的爱的象征。

我等不及地要吃一块。只要吃一口，我知道我就能把这个可怕的面具给取下来了。

妈妈非常吃惊。她眯起眼睛，研究着我：“你只是回来取那些饼干？为什么？你那些讨回来的糖果呢？”

“呃……那个……”我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我的脑子停止了转动，我没办法想出一个好理由。

“他就是特想吃那饼干。”白佳丽插嘴说，“他告诉我，他整晚都在想着那些饼干。”

“对呀，我特想吃那饼干。”我重复道，“糖根本就没法比，妈妈。那些饼干是最好吃的东西。”

“我也喜欢吃。”白佳丽补充道，“所以我跟史蒂夫一起回来。我们想把那些饼干拿到我的万圣节聚会上去。”

妈妈啧啧了几声。“真糟糕。”她说。

“啊？”我喊道，觉得自己的心跳停了一下，“什么意思？怎么啦？”

妈妈摇了摇头。“那些饼干没有了，”她轻轻地回答，“今早小狗发现了那个盒子，把它打开了。对不起，孩子们。小火花把饼干全吃光了。”



# 第二十五章

妈妈的话让我的脊背一阵发凉。我发出一声虚弱的呻吟，接着看小火花。

小狗回应我的目光，并开始摇它的秃尾巴，好像对自己很满意的样子！

“你毁了我的一生，小火花！”我觉得自己就想这样喊出来，“你这只贪婪的小狗！难道你就不能给我留一块饼干吗？现在我是万劫不复了，永远要与这张恶心、恐怖的老脸生活在一起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小火花跟我一样喜欢吃黑白饼干。

小火花还在摇它的尾巴，并且跑到我身边，用

它那毛茸茸的黑身体摩擦着我的腿。它想让我拍拍它。

你别指望了，我想。我才不会拍你呢，你这个强盗。

我听见爸爸在书房里叫妈妈。“玩得开心点，孩子们。”妈妈说。她对白佳丽和我挥了挥手，然后跑去看爸爸需要什么。

玩得开心点，孩子们？

我永远也不会再开心了，我意识到。

我觉得自己虚弱而又沮丧，回头对白佳丽轻声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快一点，抱起小火花。”她低声回答，双手指着小狗。

“啊？干吗？我永远也不想再碰这条狗了！”我凄惨地说。

小狗气喘吁吁的，舌头垂到了地板上，它的身体又在我的脚踝上擦了擦。

“把它抱起来！”白佳丽坚持说。

“为什么？”

“小火花是你的爱的象征！”白佳丽说，“你看它，史蒂夫，看看这条狗有多爱你。”

“它太爱我了，结果把我所有的饼干都吃光了！”我埋怨着说。

白佳丽对我皱了皱眉："忘了那些饼干吧。抱着这条狗。小火花是你爱的象征。把它抱起来，紧紧地抱着它。我打赌这个面具会从你脸上掉下来的。"

"我想值得一试。"我轻声说。我开始去抱那条小黑狗。弯腰的时候我的背嘎吱作响，膝盖也像要裂开一样。

一定要成功！我默默地祈求着。一定要起作用啊！

我向小火花伸出手去，它跳过我的双手，飞奔到地毯的另一头。

"小火花，回来！小火花！"我喊道，依然弯着身子，双手伸出来。

小狗在客厅中间停下来，回过头来。

"回来，小火花！"我用老头颤抖的嗓音呼唤着，"回来，小家伙！回到史蒂夫这里来！"

它的秃尾巴又开始摇了起来。它盯着我，歪着头，没有移动。

"它在跟我玩游戏，"我对白佳丽说，"它想让我去追它。"

我跪在地上，伸出双手向小火花的方向移动："过来，小家伙！过来！我太老了，追不动你了！过来，小火花！"

让我吃惊的是，小狗发出一声欢快的叫声，从房间另一头跑回来，跳进我的怀里。

“把它抱得紧紧的，史蒂夫。”白佳丽急叫道，“把它抱紧点。会有用的。我知道肯定会有用的！”

小狗抱起来非常重，我虚弱和疼痛的胳膊几乎承受不起。但是我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抱得非常紧。

用我最大的力气把它抱得紧紧的。

抱了它很久，很久。

结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 第二十六章

大约一分钟后，小狗厌倦了被挤压的感觉。它从我臂弯里跳出去，在地毯上打了个滚，然后消失在书房里。

我用双手扯了扯面具。

但是我知道我在白费劲儿。我没有觉得任何不同，什么事情也没改变，可恶的面具还是紧紧地附在我脸上。

白佳丽温柔地把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对不起，”她轻声说，“看来每个面具都不一样吧。”

“你的意思是，我需要其他东西才能把它取下来，是吗？”我摇了摇那颗苍老、满是蜘蛛的头，

悲伤地说。

白佳丽点点头："是的，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我发出无助的哀号。"我死定了！"我叫道，"我都无法从地上爬起来。"

白佳丽把双手放在我肩膀下，把我扶起来。我拄着拐杖，找好平衡。

接着我有了一个主意。

"那个披斗篷的人，"我嘶哑地说，"他应该知道我该怎么办。"

"对呀！"白佳丽的眼睛亮起来，"你是对的，史蒂夫。去年万圣节就是他帮助了我。如果我们回到聚会用品店，我想他会帮助你的。"

她把我往门口拖去。但是我迟疑了。"有一个小问题。"我对她说。

她回过头来看着我："问题？"

"是的。"我回答，"我忘记告诉你了，聚会用品店关张了。他们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我们还是向那里走去。好吧，准确地说，我不是走过去的。我是一瘸一拐地把自己挪过去的，而且每一秒钟都觉得更虚弱无力。白佳丽几乎要扛着我走。

街道上空空的，一排路灯发出暗淡的光。所有房子里的灯光都熄灭了。已经很晚了，所有玩讨糖游戏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两条狗跟着我们一直到街道的尽头，是两条大德国黑贝。也许它们以为我们会与它们分享万圣节糖果。当然，我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万圣节糖果。

“走开，”我对它们咆哮，“我不喜欢狗了，狗一点用也没有！”

让我吃惊的是，它们似乎听懂了。它们转身大步跑过漆黑的草坪，消失在房子的一角上。

几分钟后，我们经过一排小商店，到达聚会用品店的前门。那里黑黢黢的，东西全都搬空了。

“停业。”我低声说。

白佳丽使劲敲了敲前门。我透过脏兮兮的橱窗，越过蓝色的阴影向里望去。还是老样子，没有人在里面。

“开门！我们需要帮助！”白佳丽大声喊着。她双手握拳，重重地敲打着木门。

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人走动。

一阵冷风吹过街道，我抖了一下，试着把丑陋的脑袋缩起来。“我们走吧。”我嘀咕着，沮丧极了。

这回死定了。

白佳丽不愿意放弃，她继续用双拳捶打着大门。

我离开橱窗前，盯着商店旁边的胡同。“喂，等一等。”我对她喊道，“到这边来。”

我把自己拖到胡同里，白佳丽跟着我，她揉了揉指关节。我想她刚才捶门捶得太用劲了，手一定很疼。

我能从人行道上就看见活板门是关着的，但是我还是带着白佳丽走进胡同，我们在活板门旁边停了下来。

“这是聚会用品店地下室的门，”我解释说，“所有的面具什么的都在这下面。”

“如果我们可以下去的话，”白佳丽轻声说，“也许就能找到救你的方法。”

“也许。”我也轻声回答。

白佳丽弯下腰，抓住活板门的金属把手，使劲往上拉。

那扇门纹丝不动。

“我想门锁起来了。”她呻吟着说。

“再试一试，”我急切地说，“它关得很紧，非常难打开。”

她再次弯下腰，双手抓住活板门的把手，使劲往上拉。

这一次门打开了，显现出通往地下室的水泥楼梯。

“过来，快一点，史蒂夫。”白佳丽拉着我的胳膊。

我最后的希望，我想着。我最后的希望。

我颤巍巍地跟着她进入到一片黑黢黢中。



# 第二十七章

在走进地下室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挤作一团。街灯昏暗的光线从开着的活板门外射进来。

房间那边，传来我以前听见过的连续的水滴声。大纸箱都还在那儿，还是我和查克离开前的样子，其中的三四个甚至还开着。

“好吧，我们进来了。”白佳丽嘀咕着，她的话音显得很空洞，在地下室的石头墙上轻轻地回响，她的眼睛向房间四周看去，最后停在了我身上，“现在该怎么办？”

我耸了耸肩：“翻翻纸箱，也许……”

我走到离我最近的箱子前，在里面翻来翻去。

“所有的面具都在这个箱子里。”我对她说，随手拿起一个长着硬毛的怪兽面具。

“恶心，”白佳丽呻吟道，“把它放下。我们可不需要别的面具了。”

我把面具放回纸箱里。当它落在其他面具上时，发出噗的一声。“我不知道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我说，“不过也许我们能找到点什么……”

“快来看这边！”白佳丽喊道。她把另一个箱子打开，拿起一件套头衫。那件衣服背后有一条又长又尖的尾巴。

“那是什么？”我问道，越过两个纸箱来到她面前。

“万圣节服装。”她回答，并弯腰从箱子里取出另外一件，一条毛茸茸的紧身裤，上面印着美洲豹的花纹，“这个箱子里全是万圣节服装。”

“了不起！”我抱怨地说，“但那又能帮到我什么忙呢？”

我叹了口气：“没有东西可以救我。”

白佳丽似乎没听见我说什么，她弯腰探到箱子里，又拿出来一套。她把衣服举在自己面前，一套发亮的黑色西装，非常漂亮，像一套燕尾服。



我看了一眼，脸上开始有刺痛的感觉。

“把它放下来，”我阴沉沉地说，“我们需要

找……”

“噢，恶心！”白佳丽喊道，“这套西装……爬满了蜘蛛！”

“啊？”我气喘吁吁地说，脸上觉得更疼了。我听见耳朵里响起巨大的嗡嗡声，刺痛感变成很痒的感觉。

“嘿，我敢打赌这套衣服与你的面具是一套！”白佳丽说，她把那套衣服拿到我面前，“看到没有？蜘蛛配蜘蛛！”

我挠了挠痒得要命的脸颊，那里很快又变得疼起来，我更加用力地挠。

“把它从我身边拿开！它让我发痒！”我叫道。

白佳丽不理我的哀求。她把发亮的黑西装摆在我面前，就在我又痒又热的脸下面。

“看到没有？你有头上的部分，这是身子的部分。”她边说，边把衣服拎起来在我身上比量着，欣赏着它。

“把它拿开！”我尖叫道，“我的脸，在燃烧！噢！”

我疯狂地拍打自己的脸颊、额头和下巴。

“啊啊啊！”我咆哮起来，“我觉得很难受！我这是怎么了？”



# 第二十八章

“我的脸在燃烧！”我尖叫道，“啊啊！怎么回事？”

我抓着脸颊，企图平息灼热的痛感。

当我紧抓自己的脸颊时，那张脸开始在我手中活动起来。

我觉得它开始上升，一直向上，再向上。

我把手向外扯，老头的脸从我的头上脱落下来了。它被取下来，飘忽在我头顶。

凉凉的空气打在我脸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新鲜的空气。

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在我头上盘旋了一会儿，

然后直接飞到白佳丽手里发亮的黑西服上。

那张脸降落在西服的衣领上。

白佳丽发出一声惊叫，那件西装上衣的袖子开始舞动起来，西装裤子也开始跳动，整套西服不停地抽搐，仿佛要挣脱什么一样。

白佳丽赶快松手，跳到我身边。

丑陋的老脸微笑起来，西装裤子弯下去了，老头仿佛在表演节目，手舞足蹈。

接着它转身离开我们。头依然附在衣领上，它的裤腿跪在地上，拖着腿向楼梯走去。

白佳丽和我全都惊呼起来，看着老头爬上楼梯，消失在活板门外。

我们站在那儿，两眼圆睁，嘴巴大张，盯着楼梯尽头的出口，静静地盯着，很久没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接着我们突然开始笑起来。

我们笑倒在对方身上，直到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比平常笑得更大声，更用力。因为我在用自己原来的嗓音笑，还有我原来的面目，真实的面孔。

老头的脸找到了它的身体，就逃走了。

而现在我又是我了！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万圣节！我以前从来没

有因为什么事情变得正常了而这么高兴过。

白佳丽和我一路兴高采烈地跑回家，用我们最大的嗓音唱着歌。一边唱，一边围着对方打转，在街道中央跳着舞，大摇大摆地往回走着。

我们俩都高兴坏了！

我们离我家大概只有半条街的路程了，突然一个东西从树篱后面跳出来。

它张开大嘴吼叫起来，嘴里的牙齿稀稀拉拉。

白佳丽和我抓住对方，疯狂地尖叫起来。

从路灯下看，那个东西的皮肤是亮紫色的。它有一双愤怒的红眼睛，一嘴烂牙，一条肥肥的褐色蚯蚓从它的脸颊穿过。

“啊？”我盯着那张脸上来回晃动的蚯蚓，盯着那张可怕的紫色脸孔。

我认出来了。

“查克！”我叫道。

他从面具后面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我吓着你们了！”他咆哮着，“我把你们俩都吓着了！你们应该看看自己脸上的表情！”

“查克！”

“我一直等在这里，等着吓吓你。”他粗声粗气地说。在他说话的时候，那条蚯蚓一直在他脸颊上晃动。

“我跑出商店的地下室时，你没有看见我拿走了这个面具，”他继续说，“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我想要好好吓吓你。”

“你把我吓死了！”白佳丽承认道，然后开玩笑似的推了他一把，说，“现在把面具取下来，咱们都去我家吧。”

“呃……我有个问题。”查克低声回答说。

“问题？”

查克点点头：“我没法把这个面具取下来。你们俩能帮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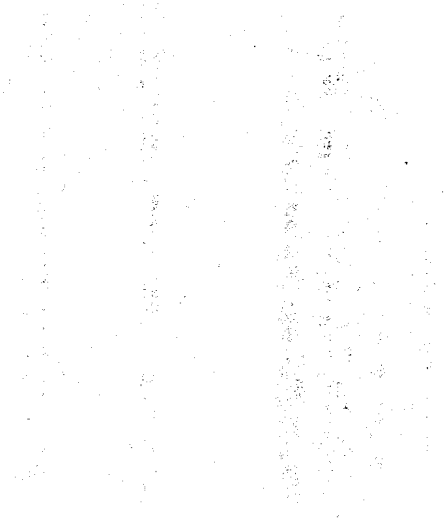
鸡皮疙瘩预告

# 风干骷髅头

（精彩片段）




翻译：莫竹芩　校译：尼　娜





# 第二章

我在盯着一个头。

一个人头，皱巴巴的，像皮革一样坚韧，和足球一般大。

苍白干瘪的嘴唇往里缩着，像在嘲笑人。脖子用粗粗的黑线密密匝匝地缝好了。那双眼睛，凝固了的黑眼睛，直盯着我。

一个风干骷髅头，真正的风干骷髅头。

我目瞪口呆，大惑不解，怎么会在自家门口看见它。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看见那手持骷髅头的女子。

她长得很高，年龄和我妈妈差不多，可能稍大

一点。一头剪短的黑发，夹杂着些许灰色。她穿了一件很长的雨衣，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虽然天气又温暖又晴朗。

她朝我笑。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它们藏在大大的深色太阳镜后面了。

她一手拎着骷髅头厚厚的黑发，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帆布小提箱。

“你是马克吗？”她问我。她的声音软软的，好像电视广告上的什么人。

“呃……我是。”我一边盯着风干骷髅头，一边回答。我见过的所有照片上的都没有这么难看的，干瘪成这个样子的。

“但愿我拿的这东西没有吓着你，”这女人微笑着说，“我太急于交给你了，所以从包里拿了出来。”

“呃……给我的？”我问，眼光依旧寸步不离它。那骷髅头用玻璃似的黑眼睛盯着我，看起来不大像人眼，倒更像泰迪熊的眼睛。

“是你贝娜姨妈送给你的，”她说，“作为礼物。”

她把骷髅头递给我，但我没接。一整天，我都在游戏里面收集风干骷髅头，可我不敢保证，我想摸这一个。

“马克，是谁啊？”我妈妈走到我身后，“哦，你好。”

“你好，”那个女人愉快地回答，“贝娜写过信说我要来吗？我叫卡罗琳·霍林斯。和她一起工作的，在岛上。”

“哦，我的天哪，”妈妈失声叫道，“贝娜的信一定搞丢了。请进，请进。”她把我拉到身后，好让卡罗琳进门。

“看看她带给我什么？妈妈！”我指向在卡罗琳手中摇摆的绿色小骷髅头。

“呀！”妈妈大叫一声，一只手伸向脸颊，“那不是真的，对吗？”

“当然是真的，”我大声说，“贝娜姨妈不会送我假货的，是吧？”

卡罗琳踱进起居室，放下小提箱。我深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想摸一摸风干骷髅头。

还没等我拿起来，杰西卡一阵风似的冲进来，从卡罗琳手中把它夺走了。

“嗨——”我嚷嚷着去追她。

她飞快地跑了，傻笑着，红头发在脑后乱飞。骷髅头就握在她两只手里。

突然，她停下来。

笑容凝固了。她恐惧地俯视这个骷髅头。

“它咬我！”杰西卡大叫道，“它咬我！”

我倒吸一口气。妈妈紧抓住我的肩膀。



# 第三章

杰西卡开始笑。

她的愚蠢玩笑！

她把骷髅头在两手间丢来丢去，一边冲我咧嘴笑："你真蠢，马克。什么都信。"

"把我的头还我！"我恼羞成怒，在起居室冲来冲去想抓住她。

她把骷髅头丢到一边，正被我一把抓住。

"嘿！你把它抓坏了！"我厉声叫她。

是她干的。我把骷髅头放到眼皮底下，细细检查。杰西卡在它右耳垂上刮了一道长长的白痕。

"杰西卡——求求你啦，"妈妈交叉双臂，压

低声音请求她，妈妈每次火气上来，都是这样子，“规矩点，我们有客人。”

杰西卡也交叉双臂，绷着脸扭头看妈妈。

妈妈转向卡罗琳：“我姐姐贝娜怎么样？”

卡罗琳摘下太阳镜，塞进雨衣口袋。她有一双银灰色的眼睛。不戴深色的眼镜，略显老，看得见几百条细细密密的鱼尾纹。

“贝娜很好，”她说，“辛勤工作，非常勤奋。有时一连几天消失在丛林里。”

卡罗琳叹口气，开始解雨衣纽扣。“你肯定知道，贝娜把工作当生命看。”她接着说，“每时每刻都在探索巴拉多拉的丛林。她本想来看你们，可又离不开那个岛。这才派我来了。”

“哦，很高兴见到你啊，卡罗琳，”妈妈热情洋溢地说，“很抱歉不知道你要来。不过贝娜的所有朋友，我们都再欢迎不过。”

她接过卡罗琳的雨衣。卡罗琳身穿卡其布裤子和卡其布短袖衬衫，一套丛林探险的行头。

“请坐！”妈妈招呼着，“给你来点什么呢？”

“一杯咖啡好了。”卡罗琳说，一边跟着妈妈走向厨房，中途她又停下来，冲我微笑，说，“喜欢你的礼物吗？”

我低头凝视手中皱巴巴、皮子一样的骷髅头，

“太棒了！”我叫道。

那天夜里入睡前，我把骷髅头摆在衣柜上面。我把它厚厚的黑发往后梳理整齐。前额是暗绿色的，皱得像堆腌菜。玻璃球似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瞪着。

卡罗琳告诉我，这骷髅头超过一百岁了。我靠着衣柜，盯着它。真难相信，它曾经属于一个真人。

好恶心。

这家伙是怎么掉了脑袋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是谁决定把它风干的？风干之后，又是谁存着它？

真希望贝娜姨妈就在这儿，她能替我揭开谜团。

卡罗琳在大厅楼下的客房里睡。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起居室，大谈贝娜姨妈。卡罗琳描述了贝娜姨妈在丛林里的工作，还有她在巴拉多拉发现的奇异玩意儿。

我的贝娜姨妈是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她在巴拉多拉一待就快十年了，研究丛林里的动物，还有植物。



我喜欢听卡罗琳讲故事。仿佛我的《丛林之王》电脑游戏变成真的了一样。

杰西卡老要玩我的风干骷髅头。可我不想让她玩，她已经把耳朵划伤了。

“这不是玩具，是个人头。”我警告妹妹。

“我拿两个酷西球换。”杰西卡提条件道。

她疯了吗？

我会拿这样的无价之宝换区区两个酷西球？

有时我真替杰西卡担心。

十点钟，妈妈让我回房间。“卡罗琳和我有点事要谈。”她说。我道过晚安，自己走上楼梯。

我把风干骷髅头放到衣柜上，换上睡衣。熄灯时，骷髅头的黑眼睛似乎闪过一丝光亮。

我爬上床，盖上被子。透过窗户，银轮如洗。晴朗的月夜，骷髅头清晰可见，沐浴月光，在衣柜顶上直盯着我。

它脸上的嘲笑的样子多么骇人啊，我不寒而栗地想。为什么它凝固在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情中？

我自问：如果有人把你的脑袋风干，马克，你还能笑得出来吗？

我盯着丑陋的小骷髅头，渐渐入睡。

我沉入睡乡，连个梦都没做。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可到了半夜，我被吓人的耳语声唤醒：

“马克……马克……”

鸿文院落预告

# 草坪矮人精

（精彩片段）



翻译：王伟强　校译：汤　木



# 第六章

爸爸匆忙向站在院子角落的一群大眼睛的石膏鹿走去，我们跟着他。

鹿大概有四英尺高，白色的斑点布满了它们红棕色的身体。

特像真的，也特没劲。

他对着鹿思索了几秒钟，突然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

两个蹲在草坪中央的矮人。

“哈哈，这是些什么啊？”爸爸笑着喃喃自语。只见他两眼发亮，蹲下身细细观察矮人。

安德森太太拍起手来。“杰弗里，你对草坪装

饰物有着独特的眼光！”她大叫着，“我知道你会欣赏这些矮人的！它们是在欧洲雕刻的，非常精良的工艺品。”

我注视着矮人。它们看上去有点像老头，有三英尺高，非常敦实，犀利的红眼睛，耳朵又大又尖。

它们的嘴巴弯曲上翘，野性地傻笑着。脑袋上长着乱蓬蓬的棕色头发。

每个矮人都穿着鲜艳的绿色短袖衬衫，打着棕色的绑腿，戴一顶橘红色尖顶帽。粗粗的腰上还都紧紧地束着一根黑腰带。

“它们棒极了！”爸爸接着说，“哦，孩子们，它们是不是很棒？”

“它们不错，爸。”我说。

“不错？”敏迪叫了起来，“它们太恐怖了！它们这么粗野！它们看上去太……太邪门了。我讨厌它们！”

“嘿，你说得对，敏迪，”我说，“它们的确很粗野，就像你一样！”

“乔，你是最大的……”敏迪跳了起来，但爸爸打断了她。

“我们买了！”他叫着。

“爸……不！”敏迪嚷着，“它们怪吓人的！

买一只鹿吧，或者再买一只火鹤。但不要这些丑陋的老矮人。瞧那糟糕的颜色，那邪恶的笑容。它们让人毛骨悚然！”

“哦，敏迪，别傻啦。它们很完美！”爸爸大声说，“它们会给咱们带来很多快乐。咱们可以在万圣节时把它们扮成鬼，在圣诞节把它们扮成圣诞老人。它们看上去就像圣诞老人的小精灵。”

爸爸拿出了信用卡。他和安德森太太开始朝粉红色房子走去，去完成这桩买卖。“我一会儿回来。”他大声说道。

“咱家的所有草坪装饰物中，这些矮人是最难看的，”敏迪转向我咕哝道，“它们实在太丢人了。我再也不会带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家里了。”

接着，她噔噔噔地向人行道走去。

我的视线无法从这些矮人身上移开。它们是有点难看，即便它们在微笑，它们的笑脸后面也有些不友好的东西。它们神情呆滞的红眼睛流露出冷漠。

“哦！敏迪！快看！”我叫道，“有一个矮人动了！”

敏迪慢慢地朝我转过身来。

我的手腕被那只壮实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扭动手腕，想挣脱它。

“放开！”我尖叫着，“放开我！敏迪……快点！”

“我……我来了！”她叫道。



# 鸡皮疙瘩 Goosebumps™ 系列丛书

金桃子译丛

死亡之屋 ● 远离地下室
噩梦营之旅 ● 邻屋幽灵
古墓毒咒 ● 魔镜隐身记
魔血 ● 倒霉相机
木偶惊魂 ● 追妖女孩
魔鬼面具 ● 小心许愿
钢琴杀手 ● 湿地狼人
你吓不着我 ● 恐怖乐园
蜜蜂恐惧症 ● 魔血重现
木偶惊魂II ● 礼堂幽灵

深海奇遇 ● 稻草人夜行
毛孩复原记 ● 海岸游魂
魄散恐怖塔 ● 蚯蚓复仇记
古墓毒咒II ● 厄运精怪
漫画王国历险记 ● 孤魂野狗
魔血III ● 命运之钟
惊魂街惊魂记 ● 魔鬼面具II
风干骷髅头 ● 草坪矮人精
无头幽灵 ● 木偶惊魂III
果冻营地之谜 ● 帕萨迪纳雪怪


总策划：陶　子(金桃子)　李元君　白　冰　黄集伟
责任编辑：余　人　李朝晖　汤　木(金桃子)
美术编辑：郭树坤　卢　强
校译：金桃子出版公司编辑部
译文总校译：陶　宁(金桃子)

ISBN 7-80679-422-0

9 787806 794227 >

Golden Peach Publishing 金桃子

ISBN 7-80679-422-0/I·110　定价：16.00元